

新中華叢書

國際問題彙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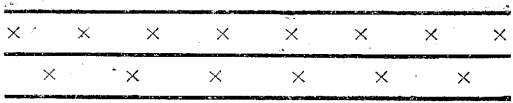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的  
各國  
情勢



新中華雜誌社編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國際問題彙刊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各國情勢

新中華雜誌社編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15208

中華書局印行

1655474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各國情勢

## 目次

(頁數)

一 戰後的英國 宦鄉……………一

二 戰後的美國 盧文迪……………二一

三 戰後的蘇聯 吳清友……………四一

四 戰後的法蘭西 張明養……………六九

五 戰後的德國 宦鄉……………八六

六 戰後的義大利 胡今……………一〇五

七 戰後的東歐諸國 邵冲……………一一七

八 戰後的日本 金學成……………一四一

九 戰後的殖民地解放運動 石嘯冲……………一五六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各國情勢

## 戰後的英國

宦鄉

### 一 二次大戰的後果與工黨政策

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這六個年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英國的影響是異常深刻而鉅大的。爲了打勝這場戰爭，英國支付了四十七萬軍民的生命，三百四十二億鎊（約合一千四百億美元）的直接間接軍事費用，和近四百萬幢的房屋（其中十分之一完全毀損，其餘需要大修）。同時，由於全力支持作戰的緣故，英國政府不得不接收大批民用工廠改作軍需供應之用，甚至停止許多民用工廠的生產，把機器、勞力、原料和運輸力轉移到戰爭的用途上去；結果使得英國在戰爭終了時，輸出貿易減少到不及戰前的三分之一，商船不及戰前四分之三，而國家也由債權人的地位墮落到債務人的地位。

英國的國際地位也因本身實力的削弱而降低；至少她再不能稱爲「列強之雄」了。在大陸上，蘇聯勢力的伸延到柏林以東，使得英國對歐陸的傳統地位不能不大事修正。在世界範圍以內，英國處處落在美國之後——她的海軍僅及美國的三分之一，商船五分之一，航空更是瞠乎其後。美國有着比英國多而廉的原料，其商品成本亦低於英國，傾銷競爭的優勢是握在美國手裏；而英國則不僅原料缺乏，而且機器全部陳舊，生產效率微到極點，現在連滿足本國最低限度的消費都無法達到，更說不上輸出製成品到

世界市場上去競銷。過去數百年來，倫敦一直是世界金融的清算中心，英鎊一直是支配世界經濟的貨幣，因而英國可以憑藉其雄厚的資本和生產力，以記帳的方式出售自己的貨品，以輸出資本的形式輸出自己的貨品；而在這次戰爭當中，則紐約業已代替了倫敦，金元代替了英鎊，連英國本身都得靠美國的三十七億美元貸款過日子，那裏還有能力作賒帳賣貨？又那裏能有閒錢來作資本輸出？何況美國的世界銀行網在戰爭中有飛躍的發展，而英國的銀行網在日漸緊縮，海外投資耗用殆盡；美國有各種國際經濟機構在手可以自由運用，而英國則不能不仰美國的鼻息！從這些地方看，第二次大戰的確把英國削弱多了；在政治上英國的地位次於美蘇兩個「世界超等強國」，而在經濟上英國尤其要向美國低頭。

隨着國內國際情況的變遷，英國人的思想也在起着極重要的變動。在英國，正如在歐洲大陸乃至全世界一樣，一般人民是整個地向左走了。「我們決不是為製造百萬富翁而作戰，」成了全歐陸，也是全英國人民間最流行的口語和最熱烈的呼號。這種要求是這樣地強有力，使得戰時的英國聯合政府不能不積極鼓吹，表示願意在戰後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保障他們的社會安全，完成所謂「經濟民主」。也是這種強有力的要求，纔使得工黨能够在戰後的第一次大選中獲得光輝的勝利。

以上三種情勢，可說是戰爭所帶給英國的鉅大變遷。但是，戰爭雖然削弱了英國，却並沒把她削弱到一蹶不振的程度，有些地方甚至還帶給英國一些便宜。戰爭雖然把英國人民思想帶向左走，却並沒有澈底摧毀英國或民主的傳統習慣。就第一點來說，首先，英國誠然受到了轟炸的損失，但戰爭究竟不是在英國本土，而是在歐洲大陸上進行的，這就使得英國的恢復工作比較其他歐陸各國容易得多。其次，英國在這次戰爭中，得到了許多新的勢力範圍圈：在東非，她佔領了所有義大利的殖民地；在中東，她

趁法國軟弱的時候，增強了自己的力量。再次，在戰爭結束之後，英國幫助荷蘭接收太平洋上的荷屬殖民地，又在非洲照顧比利時的殖民地，這樣使得英荷比三大殖民帝國在事實上聯成一氣。復次，她的軍事力量雖然不足以進攻，但還可以作有效的自守，以軍事爲後盾，她在政治上還能把握住每個她所認爲利害攸關的國家的反動階級，並加以有力控制。又次，英鎊集團仍然很完整，英國的支配力仍然很強，集團各國被凍結在倫敦的英鎊和外幣存款，迄今仍未解凍，甚至美國想打進印度去都還不可能。最後，除加拿大較與美國接近外，澳紐兩大自治領雖然因自己工業的發展而逐漸顯露出對英國離心的傾向，但她們同時對美國也并無好感，甚而還對美國的新式帝國主義企圖，心懷疑懼。英國看準了這一點，所以還可用政治的讓步（如共同國會、絕對自治的給予等），來換取他們的親英疏美，加強英國與自治領及屬地之間的紐帶。一句話總結起來就是說，英國還有力量控制住她的廣大帝國以及政治經濟勢力圈內各國，外加荷比的亞非殖民地。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怪乎英國名政論家K·赫契生氏在「Rival Porters」一書中說道：『英國只有承認暫時受了重傷，但絕對否認這個傷是不治死症。她深切相信，自己還擁有極爲雄厚的本錢，可以渡過目前危機，逐漸恢復舊觀；她必將盡力重建她的作爲世界政治經濟中心之一的地位，她更有自信必能達成這個目標。』這段話說明，英國有最大決心重整其經濟生活，恢復并超過戰前水準，以便奪回其已經失去了的國際地位。

就第二點來說，英國人民要求經濟民主的情緒雖然很高，但是英國的中等階級在這次戰爭中並沒有受到嚴厲打擊，地位仍然相當穩定。在這個條件下，英國還能保存其完成不流血革命的傳統理論，暴力革命的思想在工人階級中始終未曾成熟。尤其英國統治階級的聰明，每每使它能抓住人民大眾的要求，

事先主動提出一些讓步或改革，來緩和人民的戰鬥意志。譬如，在這次戰爭中，聯合政府就曾採取許多行動，如增加工資、實行高率累進所得稅、提出戰後提高各級人民生活水準的諾言等等，使得一般人民真的相信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可以協議的方式達成的。工黨這次的當選，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許多原來投保守黨的票的人，改投工黨的票。這一大半固然可說是象徵着一般人民思想的向左，另一小半也未嘗不是證明英國統治階級有計劃地改推工黨上台，表示對人民要求實行社會主義的讓步，以便保證不流血的、溫和的、緩進的社會改革的實行。

再就更遠些的地方看，英國統治階級的這種讓步，不僅是迫於國內人民的要求，而且還另有其國際的意義。在戰爭末期，英國的無數統治階級代言人——包括著名的史末資將軍在內——已經就很清楚坦白地替戰後新世界勾劃一個遠景來了。他們指出，戰後的英國將在兩個不同的思想體系之間，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是共產主義的。他們也指出，戰後的歐亞兩大陸，恐怕都會成爲共產主義政黨可能得勢的世界，沒有一個大陸國家能有效地阻止住這個潮流的行進。他們更指出，如果英國繼續由一個保守的政黨執政，結果必將使英國與西歐脫節；在那種情形之下，西歐的共產黨就一定成功，而英國只好成爲美國的附庸。所以，他們指出，只有英國在政體上採用中間路線，既非資本主義的，也非共產主義的，而是溫和的社會主義的，纔能在兩大對立思想體系之間站住，同時拉住西歐人民的革命情緒，不使走向共產主義的極端。英國的統治階級認爲，只有成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政權，纔可與西歐各國的社會主義力量結成一條陣綫，匯成一道中間派的洪流，作爲美蘇兩大勢力之間的緩衝或橋樑；附帶地纔可把英國的「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之一的地位」恢復過來。說得明白些就是，英國企圖領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力



量，與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體系共存，成一個鼎足三分的形勢。

根據這些分析，我們可以說，戰後英國工黨政府的任務，主要地是兩個。其一，迅速完成社會、經濟、政治的不流血革命，力求早日恢復其作為世界領導強國之一的基本實力。其二，迅速完成對外政策的革命，力求適應戰後世界的新形勢，并使英國真能領導一個第三種力量，在兩大勢力之間佔一舉足輕重的地位。

## 二 工黨的本質與政策

英國工黨政府如何完成這兩個任務呢？在工黨執政的十八個月當中，他們有了些什麼樣的成績呢？在答覆這些問題之先，我們應該先研究一下工黨的本質，因為政策是決定於本質的。

英國工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自最初成立之時起，按其階級成份來說，便『不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工人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第一次大戰之後，由於許多自由黨人的加入，工黨性質更發生了鉅大變化。大體上，現在英國的工黨包括工會、消費合作運動、費邊主義運動、智識份子和官僚；是一個很鬆懈複雜的組合。他們的理論深受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影響，比較重視自由博愛甚於平等。他們的綱領一面標榜社會主義，一面揭櫫社會改良，反對革命。他們的中心思想是：『社會主義的動力不是鬥爭，而是依想像的智慧和道德的觀念，來排斥鬥爭』（麥唐納：社會主義）。工黨所高唱的「和平革命」曾經蒙蔽了相當數量的勞工羣衆，獲得了他們的擁護；一九二〇年時工黨擁有黨員四百三十八萬人，為其全盛時期。但由於後來四次執政期中，工黨內閣無一次不在行動與政策上背叛工人

階級的利益，背叛自己所宣佈的政綱和諾言，勞工大眾遂逐漸消失了對它的幻想而離開了它，使其力量逐漸削弱。因之，由一九二〇起到一九四五年七月選舉時為止，二十五年中，工黨黨員不僅沒有增加，相反地却減少到三百二十八萬九千人；它所獲得的選票也從未超過選民總數百分之三十。

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的選舉中，工黨忽然獲得了選民總票數的百分之五十（計工黨、獨立工黨、共產黨共得一千二百二十六萬票，——其中工黨獨得一千一百九十九萬票；保守黨及自由黨共得一千二百一十萬票）。據 Graham Hutton 在去年八月號大西洋雜誌和 C. Hartur Gratton 在去年五月號 *Harpers* 雜誌的分析，工黨這次的勝利是由於「一千三百二十九萬人投票的結果；在這麼多投票人中，除掉三分之一是工黨黨員外，其餘三分之二都是「新興中小階級」如政府機關及商店雇員、中小地主、中等有產者，以至相當可觀的一羣上中階級人士」。至於當選的工黨議員中，工會出身者由百分之五十降到不及百分之二十，知識份子出身者升至百分之三十五；政府閣員則仍由艾德禮、克利浦斯、貝文、莫利遜等老工黨首領居於首要地位。

工黨的勝利既然是建築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它自然不能不在內外施政各方面，特別顧到那些新投票者的意見與感情，而更加嚴格地執行其所謂漸進改良的主義與政策了。

十八個月來工黨領導機關所執行的政策，對內仍是堅持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即一直維持着的反對英共并不與其他進步政黨合作。英共自一九二一年創立時起即採取聯合工黨和要求參加工黨的政策，希望藉此來團結并統一工人階級的力量。爲了這，英共曾十二次向工黨提出要求加入或聯合，但均受了工黨領導機構的拒絕。去年六月蓬尼茅斯的工黨大會中，最後一次討論工共聯合的問題，大會以四比一的大多數

通過決議案，永不與共黨合作。在表決這個決議案的時候，大部份的工會——尤其力量最雄厚的煤礦及鋼鐵兩工會——代表都是投贊成容共的票。領導工黨的中央機構第一次與真正的工人領袖發生了裂痕。這種裂痕，最近因工黨政府的未能真正顧到工人的利益，改善工人的生活（實際工資在工黨執政後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十八，利潤比工資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并任意決定輸入外國勞力，不公平分配政府席次（以非工會領袖擔任燃料與動力部的副大臣），而更見擴大。目前有種種徵候，指示職工大會與工黨本身的日益尖銳的衝突，說不定還會招致分道揚鑣的可能性。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十八個月來工黨政府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是承襲了保守黨的衣鉢，在對蘇政策上跟着美國亦步亦趨，在歐洲政策上一再追求西歐集團，在殖民地政策上仍然堅持帝國主義政策；而其法西斯、掩護國際反動的表现，較諸保守黨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行動，引起了職工大會的極大反感，而有去年十月中白拉敦大會中二百萬票對七千萬票反對整個政府外交國策的決議案的通過。當時艾德禮首相曾親往鎮壓，并痛責職工大會中的電氣職工會受了共產黨的煽惑，結果仍然阻止不了工人的通過譴責案。這是英國有組織工人第一次反對工黨外交政策的堅決而明瞭的行動，大大地增加了智識份子議員們的勇氣，因為他們也長久反對貝文外交，只是苦於不能明目張胆地說出來而已。工會決議案鼓勵了他們，於是出工黨中間派的 Crossman 議員發動，邀集了三四十個向來居於中間派地位的國會次等秘書和其他議員，與環繞着齊力亞克斯的左翼議員聯合在一起，發動了有名的所謂「反叛事件」。這半年來，雖經艾德禮、莫利遜等用種種威脅利誘的手段來分化壓迫，結果並沒有救平這次「反叛」，反而更加增加了「反叛」的數量。目前有種種徵候，指向工黨智識份子間的日益尖銳的衝突；如果今後工黨外交政策仍然無所改

變，則勢將引起工黨智識份子議員間激烈的分裂。

至於工黨的上層領導份子之間，則大概可分為左、右、中三派。右派以艾德禮、莫利遜、貝文等為代表；中派以克利浦斯為代表；左派以辛威爾為代表。拉斯基教授原來也可算是左派，但最近已轉向中間路綫了。很顯然的，上層領導機構中，右派佔絕對優勢。今天工黨下層的進步力量雖正在生長，但還不能改變右派在黨內的統治地位，因為這些右派領袖有好些是過去的職工大會領袖出身，迄今仍能對英國工人發生相當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已經在一天一天動搖了。

我們在上面指出了工黨的本質，和其政策所引起的內部分化。由這些分析，可知英國工黨內的進步力量雖然很蓬勃，然而却一時不能强大到足以領導工黨的地位。在進步力量能控制工黨、改變工黨本質之前，工黨的現行內外政策是不容易有很根本的修正的。

### 三 所謂混合經濟制度

工黨政府完成所謂「政治、經濟、社會的不流血革命」的方法，就是他們所非常自詡的所謂「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制度。

依據工黨的理論，這種混合制度有幾個特點。第一、在原則上，計劃經濟與政治自由同時併存，決不因經濟上實行計劃的關係，就剝奪人民的私有財產權以及其他建基在私有財產制度上的各種政治權利。第二、在生產目的上，力求不用私人競爭的手段，而改用國有國營或國家監督民營的手段，來達到提高生產效率至於美國水準。第三、在分配目的上，以漸進的、民主的、非暴力的手段，逐步逐步地使政

府獲得對全國經濟的所有權乃至控制權，以便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最高階段。第四、在方法上，採取所謂「選擇的」方法，不預備控制或掌握一切的國民經濟部門，而只選擇一些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國民經濟部門，按部就班地一個一個分別加以控制或掌有；這些被選擇歸於國有國營的工業也許只能佔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百分之二十，其餘的百分之八十也許仍然由私人經營，可是就這百分之二十的基本工業的國有化，就能對全盤國民經濟發生決定支配性的影響。第五、在手段上，以政府收買為主，同時，凡經收歸國有的產業，應給予工人以相當的參加管理的權利。

基於這五個基本特點，工黨政府的「計劃經濟政策」分成三個方面來執行：其一是工業，其二是勞力，其三是金融。現在分述如左。

(一)工業 工黨的國會領袖莫利遜氏曾把有資格被收歸國有的工業分成三類：一類是自然的(如水力電)，一類是與公用有關的(如煤及運輸業)，還有一類是基本的重工業(如鋼鐵)；所有這三種，在莫氏的意見都是應當被收歸國有的。實際上，在工黨十八個月的執政期間，英國的全國工業被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所謂收歸國有的時機業已完全成熟甚至是過份成熟的基本工業；第二類是所謂國有時機尚未成熟、暫時須由國家嚴密監督的大工業；第三類是成績良好、無須國家干涉的小工商業。工黨政府的辦法就是先把第一類已經成熟或超過成熟的工業一個一個地先後分別收歸國有。

這一類的必須立即開始收歸國有的工業，根據工黨的計劃，為煤、鋼鐵、電、煤氣、內地運輸、民用航空、電訊(正在研究中的還有石油)、原子能。現在把已經國會通過成為法案及正在國會討論中的幾種工業分述如下：

煤礦工業在英國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煤產日見降低，設備日見窳敗，工人日見減少，每屆政府都感覺到難以應付。大家認為，要增加煤產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澈底改装技術設備，一是提高鑛工待遇，鼓勵工人掘煤。但是這兩點都是鑛主們所不願也無力做到的。這恰恰符合了工黨國有化計劃的第一項。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所通過的煤礦國有法中，規定國家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起獲得全國煤礦的所有權；鑛主方面幾乎沒有一點反對的聲音。現在鑛主所噴有煩言的，只是政府究竟應該貼補多少作收買費的問題。

鋼鐵 二十年來，英國的鋼鐵生產全由鋼鐵托拉斯所統制，所以設備既壞，效率又低，全靠在國內外通過托拉斯的價格，生產分配來維持銷路。工黨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曾宣佈擬將鋼鐵事業全部收歸國有，遭遇到鋼鐵托拉斯的激烈反對。同年八月二十日，供應部部長纔改變計劃，宣佈政府決定收買一部份最基本的鋼鐵業——如鑛的採冶、煉鋼及其他重工業；這個法案還在準備階段，但仍飽受鋼鐵托拉斯的抨擊，它們主張由鋼鐵業自己設法籌集六億七千二百萬美元的資金，自行改良設備，提高生產，絕對不願交給國家。現在這個半收買法案似在擱置中，政府暫時只好指定一個管制委員會來監督托拉斯的改良計劃、管制價格、原料供應以及生產品分配等事宜。

民航 民航國有法案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通過國會，絲毫未受阻撓，但飛機製造事業却未收歸國有。

內地運輸 這個法案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出國會，其中建議產生一個運輸局，收買并管理一切鐵路、運河、港埠、公路等業。大受各方面保守黨、自由黨輿論的攻擊，迄今仍未能通過。

其他 除上述這四種外，其餘的國有計劃一概未能製成法案提出，因為早在前年（一九四五）十一月莫利遜向國會宣佈工黨國有計劃包括電氣、煤氣等以後，立即引起了保守派輿論的一致攻擊，使得工黨政府不敢再提了。至於原子能的研究，此刻尚屬於軍事祕密的範圍，當然是由國家獨佔，無須提出法案。

所謂第二類的『收歸國有時機尚未成熟，但暫時仍應由國家嚴密監督』的工業，是指棉紡織業、機器、衣着、皮革等十五種輕工業。對於這些，工黨政府只就每一部門指派一個小組，由政府、資方及勞方各派代表若干人組成，負責檢討各業的現狀，并提出各種改進生產、經營方法及勞資關係的建議。

在這十五種輕工業中，最重要的是棉紡織業。因為棉織品在英國的輸出貿易中佔極重要地位；而二十年來，英國的棉織業由於機械落伍（僅有百分之五的自動紡織機，而美國的却有百分之九十五），成本高昂的原因，致生產衰落，輸出減少。現在工黨政府以增加輸出為第一要務，所以對棉紡織業的振興特別注意。依據該業小組的建議（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國會提出），該業需要二億七千萬美元的資金來擴充并改良設備，并應組織一個「中央推銷公司」和「國營購棉公司」來專門負責計劃原料供應與產品裝銷的問題。同年十二月三日，貿易部大臣克利浦斯爵士代表政府允諾由政府供給所需資金總額的四分之一，但以合併若干廠家經營為條件。這合併經營一點頗為一些廠商所反對，迄今尚無協議。

除掉國有國營和國家監督私人經營這兩種方式的工業之外，其餘的工商業完全由私人經營，政府決不加以干涉。工黨的理論家常說：『既然煤、煤氣、電力、鋼鐵、運價乃至資本，都由政府來供應，來統制，則任何一種私人企業要不受政府計劃的影響和決定，那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表面上政府

是只管制幾種工業，實際却是統制了整個的國民經濟。

工黨政府在工業計劃方面還有一種管制，就是所謂「工業平衡分配計劃」，其目的在不使工業集中在一個或幾個區域，而平衡分配在全國。爲了實施這一點，貿易部下面特設有若干委員會專門負責代廠家選擇設廠地點，並給予新辦廠家以種種便利和協助。

(二)勞力 英國的勞力問題是相當嚴重尖銳的。在戰爭結束時，全國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力都在直接間接爲軍事而服務，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力是在製造輸出品，百分之八弱的人力在維持國內生產設備。戰爭結束之後，人力復員便成了一個大問題，尤其因爲英國亟需大量擴展輸出以增強國力，遂使人力復員更其緊迫。工黨政府特設一個機構專主其事；一年半來，復員順利進行，在一九四六年尾，四百二十五萬男女已從軍事方面解職，紛紛轉入民用工廠及家庭中。但是人力缺乏的煤荒仍未能完全解除，尤以煤礦工業及紡織業爲甚。所以，如何增加人力，如何使人力分配適得其所，如何使人力能夠用來擴大英國的輸出貿易，是工黨政府今天所亟需解決的課題。

在人力問題上，工黨政府受到幾個政策的不利影響。首先是軍隊的數量還保留着一百五十萬人，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是男女工資的不平等，使得大批女工脫離了工廠。再次是實際工資的太低引起了相當可觀的罷工風潮（去年一月到十一月，罷工糾紛共達二千零九十九件，參加罷工工人達五十一萬一千人），使工作力受到損失。這三點如不能有所改善，則英國的人力恐慌是很難迅速解決的。

(三)金融 工黨政府管制金融的目的，據說有兩個：一是爲新建工業及改良舊工業而有計劃地籌措資金；二是預防經濟恐慌的可能降臨以免英國經濟受到威脅。



計劃金融的第一個步驟是英格蘭銀行的國有。法案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通過，其中規定政府以四倍於原有股份的錢把全部股權歸國有，并付以二十年利息（照百分之三的利率計算）；又規定它有權指導其他公私銀行的業務，等於把它過去所具有的支配其他銀行的潛力，加以合法化；至於這種支配權的實際運用，則法案規定「必須在緊急狀態下始能爲之。」

計劃金融的第二個步驟，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所通過的「借款管制與擔保法案」，規定對財政部有權使用與戰時相同的各種權力來籌款，作工業貸款及維持充分就業之用。法案并規定設立一個國家投資委員會來作爲財政部關於投資事宜的諮詢機構；同時，戰時設立的資本籌募委員會和公共事業借款委員會仍應繼續存在。

除此之外，工黨政府還特設有兩個機構：一個名稱叫做「工業投資有限公司」，專門幫助大型工業的發展，資本總額爲一億美元，貸款權力爲四億美元；另一個名叫「工商業投資有限公司」，專門幫助小型工商業發展，資本總額爲六千萬美元，貸款能力爲一億二千萬元。

這許多計劃機構合起來，政府當然就有權操縱全國的資本市場，管制全國金融了。

以上所述，便是英國所謂混合經濟制度的全貌。由這，我們可以看出，工黨政府所正在實行的，只是把一些最落後的、資本家們不願意繼續經營的工業收歸國有國營，并且還給予資本家以令人驚愕的優厚補償金，而并不改變國民財富與國民收入的現存分配情形。這樣的辦法并沒能動搖到獨佔資本的基本地位，反而可說是幫助獨佔資本，爲它們的利益而服役。這只能說是國家干涉（幫助）私人經濟，根本不能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自然是不會達成社會主義的最後目標的了。

由這些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出，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看的經濟制度，在它本身的性質上，在它的本結構上，都無形中設立了一個限界，是一種經濟制度與另一種經濟制度的分水嶺。本質上實行某種社會的經濟制度的國家，不能同時又採行他種社會制度。以私人企業為中心的經濟制度，即使我們已明白理解它那自由競爭的毛病，但却顯然無法依樣採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計劃經濟。工黨今天這些依統制程序所施行的各種經濟方式，很顯然地與蘇聯的計劃經濟是有着基本上本質上的區別的，那根本不能算是什麼計劃經濟。

#### 四 經濟復員及其問題

在「社會主義的試驗」上，如前段所述，是失敗的。但工黨政府當前最主要的任務，還不在社會主義的試驗，而在經濟復員和國際收支的平衡。在改革社會經濟制度這一點上，工黨雖然失敗了；但在經濟復員上，工黨政府却獲得了顯著的成就。今天工黨政府地位之還能鞏固，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裏。

根據英國白皮書的報告，由戰時生產恢復到平時生產的工作，在一九四六年底，大體上可說已告完成，各種工業生產率除少數項目外，大都也已逐漸恢復戰前水準。計：煤氣超過一九三八年產量百分之三十；電力百分之七十；火車運量百分之二十五；農業機械百分之二百；建築材料僅及戰前產量三分之一；棉紗低百分之三十；最重要的是煤產仍較戰前低百分之二十，這對未來的經濟復員工作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過，無論怎樣，生產的基礎是已經奠定——確實奠定了。

戰時消費仍然在繼續中，由於物資缺乏的關係，英國人民仍然不能不維持戰時的配給制度。以食糧

而論，除魚類和水菓的供應比較進步外，其餘的供應與戰時相同；以衣着而論，供應量僅及戰前四分之三；至於比較屬於奢侈品的享受（如電影、口紅等），則仍然很缺乏。一般地講來，英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在過去一年中並沒有較戰時改善。

爲什麼生產增加而消費仍然保持戰時狀態呢？這就牽涉到英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如所週知，在這次大戰之前，英國每年的入超平均約爲四億英鎊，但它每年的海運收入約有一億英鎊，每年海外投資的收入約有二億英鎊，每年保險費及手續費等收入也約有五六千萬鎊；所以每年實際的國際收支逆差約只四千萬鎊左右。戰後的情形不同了。戰爭期間，英國動用了海外存金及投資的大半（估計達十一億鎊之鉅）；戰後向美國借款四十億美元，向加拿大借款二十億美元；再加上航運收入的減少，出口貿易的大大降低，使得英國的對外貿易處於一種極不利的狀態中。據英國白皮書的估計，戰爭結束時英國的輸出貿易所得，只够償付戰前輸入總量的四分之一。所以，趕緊增加輸出，來償付輸入物資，就成了當前的急務。輸出越增加得多，輸入也就可以增加得多。在量出爲入的情形下，政府認爲必須使英國的輸出貿易總額增加到戰前一九三七——三八總額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然後英國在輸入方面纔能恢復一九三七——三八的數量。在這一點未曾辦到之前，人民只好束緊褲帶，抑制慾望，繼續過苦日子。

十八個月來，英國的輸出貿易有長足進展。到一九四六年最末一季，其數字已達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百一十一強，而輸入則只有同年的百分之七十二強。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原來估計一九四六年英國貿易逆差可能達到七億五千萬鎊的可怕數字的，但年度終了結算下來，只虧空了四億五千萬鎊。這筆虧空數字大部是靠著美加兩國貸款中支付償還——計在過去一年半當中，英國在美國借款中支用了六

億美元（合一億五千萬鎊），在加拿大借款中支用了五億四千萬美元（合一億三千萬鎊）。

爲了改善英國人民的生活，至少限度要取消配給或增加配給量。工黨政府計劃在未來的兩年之中，努力設法恢復一九三八年的輸入水準。其一九四七年的輸入計劃，擬輸入十四億五千萬鎊的物資（計糧食及農產品七億餘，工業原料及設備五億餘，機械及設備六千萬，石油產品五千五百萬，煙草五千萬，消費品三千五百萬鎊），約當一九三八年數字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一九四八年再完全恢復到一九三八年水準。

爲了要達成這個輸入計劃，工黨政府認爲必須把一九四七年度的輸出數字提高到一九三八的百分之一百四十，纔能勉強償付輸入的費用；萬一再有不足之數，方可由美加借款中償付。但工黨政府希望一九四七年度無論如何只以動用三億五千萬鎊爲限。因爲美加借款總數只剩下九億五千五百萬鎊了，工黨政府願意靠這一筆錢來幫助英國恢復國際收支的平衡，而絕對不願意到不得已時再去繼續借。

兩年之內恢復一九三八年生活水準！這是工黨政府的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鍵。因爲還有兩年就是一九四九年，離英國的大選期愈益逼近了。如果工黨執政四年有餘而仍然不能解決英國人民的生活，那工黨的政治生命就完結了。所以，工黨勢須竭盡全力以求上述目標的實現。

但擺在工黨前面的却有四個重大難題，必須一個一個好好解決，纔能造成上面的目標。

第一是煤與動力的問題。英國的輸出品多半是工業製品。如果要增加這一類物資的輸出，就必須先充裕煤與動力的供應。但一九四六年的數字告訴我們，煤的生產量只有一億八千九百萬噸，較之一九三八年的數字仍少百分之十八。一九四七年的煤產，無論如何非達到兩億噸的數字不可，否則便不能應付

工業動力的需要。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說，煤是工黨政府生死存亡的決定因素。這一點，也許就可以說明，為什麼工黨政府一上台就這樣重視煤礦國營的緣故。煤礦國營如果還不能增產，那不僅是工黨所謂「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而且也是工黨經濟復員的失敗，工黨是經不起這樣嚴重的雙重失敗的。

今天工黨增加煤產的辦法，分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如限制用電、用煤等，在今年年初的煤荒中已經嚴厲執行了。積極方面着重在調整合併、改組煤礦機構，和增加勞工、提高每人每日產量這兩點。事實上，積極措施比消極措施更重要。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進而考慮第二個難題，即勞力的問題。

第二、勞力的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勞力不足的問題；二是勞力分配的問題；三是勞動者的情緒問題。根據比較確實的估計，要實行一九四七年計劃，英國的勞動力還缺少一百二十萬人。加以從今年四月一日起，強迫教育學齡提高了一年（從十四歲到十五歲），這將使今後的勞動缺乏情形更見尖銳。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一是由於英國政府硬要維持強大的海外駐軍，擔負她國力上所無法無力擔負的國際義務；二是由於男女工資不平等，致使女工大批離廠；三是如前所述的，工黨政府不能真正顧念工人生活，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使人民不願作工。至於勞力分配及勞動者的情緒問題，在煤礦工業中表現得最清楚。其主要的原由，完全是由於煤礦工作既辛苦，工資又微薄的緣故。工黨政府最近答應煤礦工人「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的要求，都準備特別給予煤礦工人以優厚待遇，也許能吸引一些工人參加掘煤工作，並提高工人的工作情緒，從而增加個別生產量。

第三、對美國的問題。英國輸入貿易的百分之四十二是由西半球來的，但西半球只佔英國輸出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一。英國對東半球各國的貿易纔是出超，然而東半球諸國又多半沒有現金，也沒有美鈔

來償付英國。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只有兩條路好走：一條是增加對西半球的輸出使貿易逆差趨於平衡；一條是限制由西半球的輸入，減少入超。這兩者都證明非統制國際貿易不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外匯統制法案的提出，就是這種統制貿易的先聲。而這，與美國所提倡的貿易自由主義是絕對衝突的。此外，在對西半球乃至全世界範圍的市場競爭上，美國都是英國最大的死敵。爲了對付美國的可怕競爭，英國勢不能保留其帝國特惠制度。而這，又與英美借款協定的條文是不相容的。所以，英美之間在這一點上，將來一定還有許多爭執；爭執的結果將影響到英國擴展輸出貿易計劃的實行。

第四、不必要的國際義務問題。英國的財政收支迄今無法平衡，原因就在工黨政府硬要擔負其國力所不勝負不能負擔的國際義務，硬要維持帝國主義政策屯大軍於海外。按去年預算的租稅收入共爲三十三億英鎊，而海陸空軍的預算竟共達十七億英鎊，佔租稅收入之半，佔全部財政支出三分之一。但這尙只是一個預算數字，實際支出却超過遠甚。僅海外駐軍給養一項，去年即達三億鎊（僅希臘及巴勒斯坦駐軍即耗用一億七千萬鎊），超過一九三八——三九年度的平時英國軍費支出（二億五千萬鎊）。一方面英國的國際逆差較戰前約增三倍，而在另一方面軍費支出又約較戰前增加十倍！這個矛盾如不解決，英國的經濟是不能好轉的。

## 五 步入歧途的外交政策

如本文第一段所指出，戰後英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乃至地理上，都是站在美國帝國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中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因此，在外交上，工黨政府最初的主觀企圖是想以自己爲中心

樹立一個第三勢力，與美蘇形成鼎足三分的形勢。

可是，在事實上，這十八個月來工黨政府的所作所爲，無論在那一方面說，都沒有採取這一條路線，反而處處變成美國的附庸。綜合分析十八個月來的工黨外交政策，可說完全以反蘇爲骨幹，一方面企圖建立反蘇的思想體系，另一方面則企圖扶植世界的反動勢力來包圍蘇聯。

先從建立反蘇思想體系說起。過去十八個月中，英國工黨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們，曾訪問歐洲許多國家，和各國社會黨的領導機關建立直接聯系，特別注重對於法國義大利和德國的社會黨。工黨首腦部的目標，消極的在於煽動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分裂，并鼓吹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締結同盟；積極的要努力造成一個國際的中心機關，用溫和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理論，在國際勞動階級運動的內部來激動分裂的活動。

爲了這些目的，過去兩年中間，已在英國舉行過四次會議，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也曾列席。又在比利時京城舉行過所謂「自由主義者會議」，發表過擁護自由主義的宣言。都是爲了建立反蘇的理論體系。而自去年六月蓬尼茅斯英國工黨全國大會之後，工黨執行委員會就公開變成在國際勞動階級運動內部從事分裂活動的中心領導機關。爲代替第二國際而成立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就擔負着聯絡指導各國社會民主黨活動的任務。工黨中一向比較開明的人物如拉斯基教授，都爲這建立所謂「社會主義體系」而空前努力着。

在目前這個亟需動員全世界勞動人民力量來反對新興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的時候，工黨都發動一個分化勞動階級團結，阻止民主勢力進步的運動，這是由於工黨的本質有以使之，我們無須引爲驚奇。

在實際政策上，工黨政府一年半來所走的路，完全是在繼續着并擴大着邱吉爾所主張的親美反蘇以及反一切民主運動的政策。『英美軍事同盟的成立，以及對武裝士希的共同諒解，已將聯合國機構變成反蘇的政治武器。在波蘭及其他鄰近蘇聯的國家中，英國政府不斷地打擊進步運動，支持反動統治。在希臘，英國駐軍積極援助專制政府，謀殺民主份子，鎮壓工會運動，實際上以刺刀和金錢來建立支持一個法西斯政權。在西班牙，英國對於一切反法西斯運動，都加以冷酷的漠視，甚至加以無情的壓迫。在埃及、巴勒斯坦以及整個中東，英國更變本加厲，危害了自由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在印度尼西亞以及印度，英國的軍隊完全是用來恢復帝國主義的。特別在德國佔領區，由於恐懼社會主義的成長，英國寧願與美國合作，而處處排斥蘇聯。』（斯匹桑納工黨支部對工黨外交政策譴責宣言）『所有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都不是英國人民所主張，和上屆大選時工黨所號召的政策也是背道而馳的。』

由上面的敘述，可知英國在外交上正跟着美國繼續走着傳統的帝國主義路綫。目前工黨內部反貝文外交的浪潮正風起雲湧，其詳細情形，國內論者已多；這裏因為篇幅的關係，不擬贅述了。



## 戰後的美國

盧文迪

在上一世界大戰期內，美國國勢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上次大戰挽回美國戰爭前夕的產業頹運，使之轉入繁榮和擴張，並且使它由債務國一躍而為債權國——戰前為美國債權人的歐洲列強，到戰事結束後，反都向美國欠債。由於美國產業上和金融上在上一大戰後都成為最強大的國家，世界金融市場的中心，也由倫敦移至紐約。在政治的方面，上次大戰前，美國是不問東半球的事，並且事實上也沒有顧問；至戰事結束後，美國雖曾一度表示其參加世界政治的積極趣味，此即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中提出著名的「十四項」和發起國際聯盟等等；但美國的這種態度未能制勝英、法諸國，甚至其自身也未能參加其所發起的國際聯盟，而有重返孤立主義的顯著趨向。但美國在上一大戰後世界的發言地位和實際力量，則無疑是遠比戰前大大地增強了。

上次大戰對美國國勢發展的影響雖大，但遠比不上這一次大戰。在這一次大戰中，首先，美國不論在未參戰前或參戰後，都是盟國的兵工廠和軍需工廠，它不僅供應自己的軍隊，並且大量供應同盟各國前方和後方以必要的物資；因此，它的產業飛躍地發展了。其次，美國在戰時除供應各盟國以物資以外，還組織了遍佈全球的運輸網，如果這運輸網可以看作當時的世界動脈的話，那末，美國的觸鬚可說已經伸張到世界各地了。第三，在上一大戰中，美國所出的兵力不多，而且也只在歐洲參加作戰；而在這

一次大戰中，美國所動員的兵員達一千餘萬，幾乎參加所有的戰場作戰，並且在若干戰場——尤其在太平洋上——美國武力是起着決定的作用的。因為這種種的關係，美國今日在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力量，遠非上次戰後的情形所可比擬。

如下的情形更增加了美國在今日世界上的強大地位，這就是在上次大戰中，歐洲諸國雖然受到創傷，但並不如此次大戰之甚，並且那時在遠東崛起了日本，與美國爭雄於遠東。此次大戰後，日、德、義三國都是戰敗國，不必說，即英、法等國所受的戰爭的禍害，也十倍、百倍於上次大戰。一方面是其他強國國勢的大為削弱，另一方面則是美國的飛躍的增強，這在相互的對比上，自然大大地增強了美國的世界地位；何況事實上各國現在幾無一不求助於美國呢？現在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比上次戰後起初誕生之時，來得百倍堅強而膨大，可與美國抗衡；但蘇聯也是受戰事殘酷破壞的國家。

美國本身力量既如此膨大，其在世界的地位又如此增強，美國的一舉一動對於戰後世界影響自然極大；不論其國內經濟、政治諸種問題的發展，或其在國際間的經濟、外交政策的執行，都足以左右人類福祉與世界和平。美國有擔負起促進世界和平和普遍繁榮的力量，它是不是果能擔負起這個責任呢？它是不是會相反地引世界再入於戰亂和不幸呢？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要了解這個問題，就得對第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國內經濟、政治以及其對外關係的狀況和動向，加以研討。

## 二

美國產業在此次大戰期內的发展，可於下列數字中見之：

(一)以一九三五——三九年美國的生產指數爲一〇〇，則一九四四年的工業生產指數爲二三八，即在第二次大戰時期，美國工業生產增加了二倍又三分之一強（見瓦爾加：「美英經濟關係」）。

(二)美國生產工具的生產（包括軍火），在上述時期內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五十二，即增加三倍半（見同上）。

(三)根據美國戰時勞工局的統計，美國工人的生產能力，在戰時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即「一九四〇年時四個工人一天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時三個工人就能做完。」這不消說是由生產技術和設備的改進。

(四)美國農業生產的一般指數，增加雖不如工業之高，但亦自一九三五——三九年之一〇〇，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一三二〇（見瓦爾加：「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趨勢」）。

(五)由於工農生產事業的擴大，以及由於因此而達到的國民的充分就業，戰時美國國民的收入亦大增，計自一九四一年的九七、〇〇〇百萬美元，一九四四年增至一六一、〇〇〇百萬美元（見“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一九四五年二月）。

這就是此次大戰期內美國經濟擴張的實際狀況。美國在戰時膨大了的生產力，於勝利後一年餘內，並未遭遇到萎縮，直至最近，它還是在繼續擴大中，不過程度不如戰時之速。

戰時美國產業的擴張，是由於戰爭的恩賜，這是用不到說的。戰事結束以後，但因爲有如下諸種因素的存，美國仍能繼續其繁榮。這些就是：

第一、美國國民在戰時有大量剩餘購買力的儲蓄，這個儲蓄，據瓦爾加的估計，至少達五百億至

八百億美元；戰爭結束以後，他們就以這儲蓄下來的購買力，購買戰時被禁止或被限制的商品，如汽車、冰箱、各種電氣用具、傢具、住屋等等。

第二、戰事雖結束，但並不就是一切兵員都即時復員，因此仍有一段期間美國產業還須為軍隊而生產。

第三、受大戰殘酷破壞的國家很多，這些國家戰後都需要美國的援助以謀救濟和復興等等。

上述諸種維持美國戰後繼續繁榮的因素，不消說都是暫時的，換言之，國民的購買力的儲蓄終將用罄（實際上現在已因物價上漲而大打折扣，下詳），軍隊終須復員，受戰爭創傷的國家也終必逐漸恢復。到這時候，美國經濟繁榮的維持，就要看美國一般國民的購買力是否也如生產力一樣增大了二倍半。如其沒有，那末美國不能以別的方法或由擴大對外輸出以謀解決生產力過份膨大的問題呢？這是戰後美國經濟上的最最基本的問題。

如果希望增加國民的購買力，由此而消除或緩和美國戰時膨大的生產力與消費間的矛盾，那就要看美國工人及一般國民的收入是否在增大或減小。據美國商務部發表的統計，一九四六年前八個月美國各級人民所得與一九四五年前八個月所得的比較如下（單位十萬美元）：

	工資及薪金	利息及股息	業主收入、地租及租用稅	政府之補助及救濟金	其他	總數
一九四六	六,三〇〇	八,三六	三,一三〇	七,五二	七,三三六	一〇五,六五五
一九四五	壹,七三三	七,三九九	一六,六一〇	六,四四	五,一〇五	一〇六,六四一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  
的百分比變化

減10%

增4%

增3%

增6%

增5%

減0.5%

由上表可知美國資本家的收入一年內增加了百分之十三至十四，而工資及薪給則降低了百分之十。美國勞工統計局認上列的數字並不正確，以為工資降低實有百分之二十三，如再加上因物價上漲而計算工人購買力的實際損失，則一九四六年的實際工資要比一九四五年減百分之三〇。換言之，美國一般國民的購買力是大大減少了。

與工人工資的降低成反比，美國資本家的利潤的增大，十分可驚。據商務部的統計，在此次大戰期內，美國各公司的純利達四百七十二億美元。工人工資的收入是用來購買生活必需品的，資本家的利潤則不同，他們決計不會（也無法）把這偌大的數目化用了，換言之，這純利無疑大部份是用來投資於擴大再生產的。戰後美國的投資率，據估計，每年仍達三百三十億，這數字超過於一九四一年。在戰時，美國生產的擴大不會成什麼問題，反而為戰爭所必需；但戰後的情形則不同，戰場上的需要既沒有了，其國民的購買力又如上述那樣降低了，這自然只會造成生產過剩，促成經濟恐慌。因此，很多經濟學者認為，美國不久將來必將再度陷於經濟恐慌。

### 三

美國戰後經濟上另一重要發展，是獨占資本的擴張。

(一) 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美國的公司數目減少了二百萬家。據另

一資料，美國在一九三九年時，二百五十家最大企業所擁有的生產設備，占全國百分之六十五；到戰時，這二百五十家企業已擁有全國公私資金所有新設備的百分之七十九。美國商務部更指明：在一九三九年時，美國百分之九十的工廠，其所僱工人均在五百人以下，只有百分之一在五百名以上，但這百分之一工廠所僱工人在產業工人總數中却占百分之四十八。到一九四四年，僱工五百名以上的工廠增至百分之二，其所僱工人在工人總數中所占的百分比亦增至六十二。同時，僱工一萬名以上的大企業的工人總數，在一九三九年占全國產業工人總數百分之十三，至一九四四年，這個百分比已增至百分之三十一。

(二)美國二百家頭等公司的股東不到七萬五千人，即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〇·六，其中一萬人所擁有的股票占股票全數百分之二十五。這二百家頭等公司在戰時所獲得的軍需工業設備，幾等於戰前七萬七千家企業所有的設備，並且就其所控制的工業設備言，幾占全國的三分之二。這二百多家公司中，資本在十億美元以上的有四十三家，合計資金達一千餘億美元。二百多家中的一百零六家，是受八大金融集團的控制，這就是：摩根第一全國銀行(Morgan-First National)、梅隆(Mellon)、洛克菲勒(Rockefeller)、杜邦(DuPont)、克里扶蘭系(Cleveland Group)、庫恩的洛埃勃集團(Kuhn-Loeb Bloc)、芝加哥集團(Chicago Group)和波士頓集團(Boston Group)。並且這八大集團的掌握者，還互為股東或董事，並由此而結成「最高組織」，此即「美國製造業協會」和「美國商會」。

由此可見美國資本集中的進行，在戰時如何迅速而驚人；現在，少數獨佔資本實際上掌握了美國經濟的命脈。至於美國獨占資本在戰時所以獲得如此驚人發展的原因，是在於戰時物資需要（自然包括軍需物資）的鉅大和迫切，把以前限制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市場不足的情形，完全改變了。自一九四〇年

至一九四四年，美國十萬家公司接受政府的軍需定單，達一千七百〇三億之鉅；在此鉅額定單中，百分之六七·二是一百家大公司所接受。這偌大的定單，非和平時期一般市場所能及。

這樣驚人的獨佔資本的發展，對於戰後美國的影響自然很大：除了美國社會的階級分化比以前更加明顯以外，同時更增強了獨佔資本家們的政治力量。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他們（獨佔資本家）不只要支配我們的經濟結構，而且要支配我們的政治結構」了。

#### 四

由上文第二節的說明，我們知道戰後美國的經濟，因戰時生產力的過份膨大與戰後一般國民購買力的萎縮，生產與消費間矛盾十分嚴重，有即將陷於恐慌的可能。由第三節的說明，又知道美國目前獨佔資本是空前的擴張，獨佔資本家們不但支配美國的經濟，而且要支配美國的政治。因生產與消費間的嚴重矛盾而引起經濟恐慌，在資本主義國家已屢次發生，在美國也並不新奇。為應付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曾提出其著名的「新政」（“New Deal”），並且也的確收到使危機緩和的效果。現在有遠見、有腕力的羅斯福已死，獨佔資本的政治力量又比以前如此增強，繼起的杜魯門既欠缺對抗的能力，遂不得不向獨佔資本家們屈服，反而成爲他們利益的維護者。美國內政上的這一個重大的轉變，表現在「新政」精神的被擯棄，也表現在過去支持「新政」的人物的先後被排斥離開政府；更重要的，是戰後美國政府的各項措施，處處以獨佔資本的利益爲依歸，朝向推進或擴大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的方向走；這影響美國自身的命運，也關係世界的前途。這其間最明顯的，是關於物價問題和工

潮問題的處置。

先說物價問題。美國物價管制始於一九四二年四月物價管制局的設置。自歐戰發生後，美國物價已不斷上漲，管制開始以後，則上漲的趨勢大為緩和。這於安定國民生活有重大的意義，對於獨佔的工商業集團，不消說有損而無益。因此，戰事結束以後，獨佔資本家們即多方對物價管制加以破壞，希冀把他們因復員所受的損失轉嫁到一般國民的身上。

反對物價管制最烈的，是全美製造業協會、全美不動產商協會、全美零售商協會等，他們不惜以鉅資通過全國報紙、廣播，製造輿論，壓迫政府。他們說物價管制徒然製成黑市，妨礙生產發展。國會裏的共和黨議員（自然也有例外），尤其是此種理論的主張者。前年四月間衆院通過「物價管制延長法案」時，即同時以保障利潤為理由，允許提高製造品價格。七月初及十二月底，關於肉類及糧食品的政府補助金停止，這二類商品的價格，即被允許自由上漲；國會並通過法案，許由工業家組織工業顧問委員會，以決定各項物價管制之是否繼續或取銷。去年六月二十九日，參院亦通過此法案，當時杜魯門總統雖予以否認，並提出新法案，但國會不予討論。六月三十日，物價管制局屆滿法定期限而撤銷，新法案又未能及時成立，物價管制於是無形停止。至十一月九日，杜魯門乃發表聲明取消物價管制。自六月三日起一星期內，據統計，三十五種主要物品的價格，由一二·二八（以一九三六年為基期）上漲至一三三·七五，房租及若干種物品價格，上漲達二三倍；以後更不斷上漲，至本年三月間，又比一九四六年平均漲上百分之四八·七。

因物價上漲而蒙受不利的，自然以工人以及賴薪給以維持生計的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國工人



因政府管制物價有效並採取高工資政策，激於愛國心，曾經自動宣言放棄罷工權。翌年一月，全國戰時勞工署成立，與物價管制局合作，穩定物價保障勞工利益。當時工業組織大會(C.I.O.)的鋼鐵工人，因其所得工資不能與生活費指數平衡，要求提高，勞工署即許其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五。這造成了政府與工人相當協調的局面。

現在美國政府既受控制於獨佔資本，此種情形自亦不復再有，工人為自身利益計，自亦要與資本家發生爭議。這爭議隨時間之推移，首先演成局部罷工，終至釀成大規模的同盟罷工。自戰爭結束以來，迄無寧日，罷工人數動輒數十萬。據統計，美國一九四五年參加罷工工人共達三百五十萬；一九四六年除十二月份外，共計四百五十萬人參加罷工。

美國政府於處理罷工事件時，總是站在資本家這一邊，一九四五年九月，美政府會召集一次勞資會議，但無結果。十二月三日，杜魯門向國會咨文，主張對任何工潮，政府得派遣「事實調查組」，以決定是否應增加工資，在調查工作未完成前，工人應有三十天「靜候期間」；但此辦法為資本家所拒絕，亦未為勞工所接受。去年一月二十日杜魯門又咨文國會，但國會却以另一辦法代替杜魯門原案，限制工人的罷工權。五月二十五日國會修正通過杜魯門之阻止罷工緊急法令，規定：(一)總統於接管工廠礦場發生罷工時，得宣佈緊急狀態的存在；(二)總統得規定一復工期限；(三)廠方及工會不得拒絕合作，否則得課以罰鍰或一年以下的徒刑；(四)法院得發表訓諭，實行政府令飭復工之命令。

政府對工人的行動既迭加阻撓，而且越來越兇，工人對於美國政治的現狀自然也跟着越來越不滿意，目前美國工人對於杜魯門自然已無其昔日對羅斯福的友善，無疑已成爲美國現有政治的一支反對力

量。

此外，也由於美國政治的右傾，由於杜魯門根據羅斯福精神所提出的復興計劃（杜魯門曾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向國會提出咨文，其主要內容是：以擴大公共工程保證充分就業和容納退伍士兵，由增加工資和繼續物價管制求避免戰後國民購買力的萎縮）被國會推翻，戰後美國失業人數激增。據統計，美國在戰爭最後一個月，失業人數不過八十三萬，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增至一百九十五萬人，外加二百萬左右的復員退伍士兵，目前的失業人數至少在四百萬以上；而且照一般情勢看來，失業人數不會減少，只會增加。

總之，目前美國固然是極度繁榮，但因爲美國政治已顯著地爲獨佔資本所控制，擯棄了羅斯福的方針，本已十分嚴重的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於是益見尖銳，繁榮的背後實在潛伏着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並且在政治上加甚了工人階級的不滿。

## 五

戰爭除了使獨佔資本抬頭以外，同時也使美國軍人的政治力量大爲增強。

美國是一個傳統厭惡軍人政治的國家，事實上也沒有一個時期，美國政治是受軍人左右的，並且大軍事計劃美國也不曾有過。美國除上次大戰時期以外，不曾實行過征兵制度。在此次大戰以前，美國可說只有海軍沒有陸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即歐洲戰事爆發以前，美國陸軍包括正規軍保安隊在內，現役總數不過十七萬四千人；海軍自上次大戰以後，雖已是與世界最強大的英國海軍並駕齊驅，但當時的原

則是“Second to none”（即不弱於任何一國），其主要任務在防衛夏威夷、菲律賓、巴拿馬運河以及應付日本；換言之，即幾乎完全是活動於太平洋。這是因為當時——尤其是第一次大戰以前，第一、美國並沒有想把它的向外擴展的希望寄託在軍事上，恰恰相反，它是以之寄託在其經濟侵蝕的基礎之上；第二，西半球又沒有一個國家足以威脅美國的安全。

在安全上，現在美國雖然在實際也無須擴充軍備，但因為生產力的過份膨大和國內經濟危機的嚴重，以及獨佔資本家的向外擴展的強烈要求，今日美國已不復如以前那樣和善了；並且事實上獨佔資本也是在希望由軍備擴張以保證其「超額利潤」。戰時形成並抬頭了的軍人集團，得獨佔資本的鼓勵，自然是趾高氣揚了。

美國自此次大戰結束以後，除了復員一部分軍隊以外，立即着手其和平時代武力的建設，據柏德森稱，將保有五百萬的強大正規軍和後備軍，其中一百萬是正規軍。美國的軍人和政府，不顧人民的反對，還想維持征兵制度。目前美國所最看重的，不是陸軍而是海軍和空軍。

海軍：上次大戰後的“Second to none”原則，已為“Two Powers Standard”或“Three Powers Standard”原則所代替。戰時美國海軍事實上已經擴大到了上述的標準，戰事結束後，美國僅僅淘汰了若干衰老的艦隻，同時則仍繼續完成其正在建造中的各種軍艦。另一方面，美國現正努力於所謂「世界基地網」的建立，這基地，在太平洋上被指定為經常性作戰基地的有十三個，有限性作戰基地的十個，空軍基地五個；在大西洋上被指定為經常性作戰基地的有六個，供應基地六個，空軍前衛基地十八個。至無線電台，在大西洋上達二百二十八個，太平洋上達二五八個。這樣，兩洋都入了美國的羅網以內，美

國的「防禦綫」已被任意擴展到了離其本土一萬二千海里以外了。

空軍：美國現有航空母艦能够一次裝運五千架以上的飛機，並且其中可以包括雙馬達的遠程轟炸機，由這一點已可窺見在海軍輔助下的美國空軍力量是如何地強大了。上述一百萬美國正規軍中，包括空軍四十萬，地面部隊僅三十萬，這也顯示着美國現在是如何地注重空軍。此外，美國現正推行一種改革，使空軍指揮系統獨立。

於軍備擴展以外，美國軍國主義拾頭的另一面，是其軍人的直接地有力地參與政治並且左右政治。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列舉如下的幾件事，便足以說明：

一、美國現在有所謂聯合參謀本部 (Joint Chief Staff) 的設置，由海陸軍上將組成。這樣的一個戰時機構，在現在和平時期却被賦以非常的權力，據說他們在決定政策時得拒絕國會的調查，甚至可以不許非軍人的海陸軍部長的顧問。這樣，軍人在政治上便獲得了特殊的權威。

二、國防部業已於本年一月間設置。國防部的目的是統一海陸空軍，使指揮一元化，而其實際的作用，如美國爭取和平委員會所指摘：『這樣一個部門的形成，結果將成爲政府的核心，其他部門則成爲其附屬而已，我們的政府將事實上成爲一個軍人政府。』

於上述二個最顯著的事實以外，其實，美國軍人自戰時以來，即逐漸滲透於內政外交各部門：李海上將是總統的參謀總長不必說；國務院裏除國務卿馬歇爾外，還有不少軍人；美國駐外使節如史密斯、寇克 (A. G. Kirk)、興士 (F. Hines)、荷爾柯姆 (T. Holcomb) 也都是軍人；白拉特萊 (O. Brady)、赫歇爾 (L. B. Hershey)、佛雷鳴 (P. B. Fleming) 等人，也都以軍人的身份在政府中占有要職。至於麥克阿塞

等駐外將領在其佔領區內的自主限度的寬闊，那更是衆所週知的。美國軍人一方面時時在把他們自己形成一個特殊的集團，在得寸進尺地攫取政治支配權，其駐外的將領，又往往特別注意其「自主性」的發展，這內外呼應的結果，是不難想像的。至於駐外將領們是不是會如印度英國駐軍以及日本的關東軍那樣，現在雖不能遽下斷言，但無論如何已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因爲軍人政治的抬頭和軍國主義趨向的形式，戰後美國預算亦已一反戰前的情形，軍費所占比率竟達三分之一（一九四七年的三百七十五億預算中，國防費達一百十五億）。杜魯門總統在其向八十屆國會說明這龐大預算時，且說：『軍事預算若削減，即將削弱吾人之國際地位。』

## 六

一國的對外政策，固然也受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但主要的是決定於其國內情勢或要求。如上文所述，美國國內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十分尖銳而嚴重，並且獨佔資本影響下的美國政治，已放棄羅斯福所定下來的路綫，爲了保證資本家的「超額利潤」，甚至不惜推進這個矛盾。因此，美國對外自也不能不有強烈的擴展要求了。軍國主義傾向在美國抬頭，與上述情形，實不過一件事的兩方面，此即美國國內經濟政治狀況所造成的對外擴展的強烈要求，已使美國無法復如以前那樣，完全寄託其向外擴展的希望於經濟的侵蝕，轉而企圖以軍事爲先鋒打開世界各地門戶並控制全世界了。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可看作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並且也使美國的對外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孤立主義」在第二次大戰後的美國不消說已完全是過去的名辭，今日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龐大，

史無前例，因此，相應地，其向外擴展的強烈慾望，亦超過於歷史上任何殖民帝國以上——現在美國決不再以全盤支配中南美洲為滿足，也不僅企圖支配戰敗諸國及弱小民族的國家，並且要想完全打開英帝國的門戶，甚至擊破蘇聯的「鐵幕」。一句話，美國是在企圖支配全世界，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是想實現其所謂「世界門羅主義」。

美國國內產業的膨大如此，必須有和平而繁榮世界方足以維持其國內的繁榮和安定，這是很自然的；而民主主義在世界各地的繁榮滋長和法西斯殘餘的澈底肅清，尤其是世界繁榮與和平的必要條件。因此，戰後美國的對外政策，照理應該與其他盟國協力扶植各地民主勢力，使之有力量進行各項革新和建設，藉以使各國在經濟上獲得寬闊的發展限度而日趨繁榮。但獨佔資本支配下的美國，和其在國內問題上一樣，擯棄了羅斯福所安排下的這個方針，而專以擴展其自身的支配權為務，因而一方面不免以他國的利益為犧牲，另一方面亦不免為自身力量擴展的便利計，反而對於各國落後的、法西斯的殘餘力量予以扶持。這一來，首先是羅斯福在戰時所倡導的各種世界機構，被利用作為其伸展世界霸權的工具了。

美國企圖利用聯合國機構以作為其控制所有盟國乃至全世界的武器而未能如願以償，是彰明昭著的。對於其他國際經濟機構，美國是希望由此以建立所謂「美元中心主義」。一九四四年的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決定設立國際貨幣基金及國際復興建設銀行，這無疑是有穩定各國幣制和防止各國金融混亂的用意，但防止各國匯兌傾銷和樹立美元中心的作用，尤其不可輕意看過；會議規定基金在開始運用前，各國貨幣應以黃金或美元表示其價值並維持其安定，參加各國並不得任意變更其貨幣的平價，便是美國這一用意的明白表現。同時，美國且企圖通過國際貿易會議，以打破國際的關稅壁壘以及各

種貿易上的限制，使世界各地所有市場都容許美貨傾銷，這也就是美國政府所以幾次三番地強調的「自由貿易」的真意。

貸款政策是美國用來實現上述企圖的另一辦法。美國在租借法案項下給予各國的貸款，總數達四百四十億；除此以外，美國對外貸款，截至去年底止亦達八十五億之鉅，舉凡英、法、比、荷、捷、波、芬等歐洲各國以及拉丁美洲諸國，都是其貸款對象，就中對英貸款連去年的三十七億五千萬在內，共達四十六億餘元；最近美國又宣佈準備貸予土耳其和希臘五億元。據推測，今後十年內美國對外貸款可能達二百億。一切戰後的美國貸款，都具有強烈的政治要求，即一方面通過這資本輸出的方式以增進其商品輸出，打開各國門戶，由此而造成其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網。另一方面，則乘貸款國的經濟上的危殆，以貸款迫其在政治上聽從於它，或如 *Harold Kiss* 在其「金元外交之展望」一文中所說：『凡我們信任的國家都可以得到好處，凡願意同我們往來的國家都可以得到借款，凡對我們的目標和權益感到動搖懷疑的國家都受到鼓勵，凡我們所懼怕的國家都得不到幫助。』

美國樹立世界霸權所用的第三個手法，是在推行民主主義的美名下加強其對戰敗國家和弱小民族國家的政治、軍事的控制，並且大致上是利用並支持這些國家內部的舊勢力——包括封建殘餘、軍閥甚至法西斯分子在內——以為其控制的工具。戰敗的日本，自投降以來，可說一直都在美國的單獨支配之下，培育民主分子的力量和根除封建的、軍閥的社會經濟因素，雖被一再宣言為其管制日本的方針，但事實上則並未如此；麥帥所批准的日本的土地改革仍然是「地主有其田」，寡頭財閥的資產仍受到保護，甚至應被當作戰犯的若干人物仍被留存在日本政府之中。美國對朝鮮南部亦復如此；德國美軍占領區的

情形也大同小異。美國對華政策的實際內容，是我們所親身體驗到的，無待分說；其對歐洲的貸款與干涉的政治目的，也大致不出如下的二途：或則是援助當權舊勢力維持其現有的地位；或則鼓勵在野的舊勢力奪取政權。杜魯門最近援助希、土的宣示，把這一點更表現得明顯。

## 七

不論戰後美國的國勢如何強大，其世界支配權的建樹，也不是毫無困難的。社會主義的蘇聯比戰前更加強大，其勢力掩有東歐全部，並亦有問鼎於中東、遠東的力量，首先是美國世界霸權的阻礙。其次，英國雖已不如戰前，然仍保持有不可輕侮的力量，其在歐洲，在中東，在遠東，都有悠久的經營歷史，尤其英國的屬地遍全球，這些屬地雖都有「離心」的傾向，但亦仍有「向心」的要求。因此美國欲樹立世界霸權，自亦非對英國加以打擊不可。所以戰後美國，除了在世界各地支持落後勢力以爲其在各地的工具，因而違背自己在戰時的諾言，並以各地進步的民主的力量爲敵以外，同時與華國和蘇聯間，都存在着極大的矛盾。

關於美國與蘇聯間的鬥爭，與上述美國在世界各地支持舊勢力以對付民主力量的鬥爭，有着血肉的關聯。第二次大戰以後，民主勢力的普遍長成遠在上次大戰以上，就地域言，所謂蘇聯「鐵幕」下的東歐諸國不必說，歐洲其他各國、中東、太平洋各地以及中國、日本等，民主勢力都比以前強大。就這勢力的構成因素言，在先進諸國，是以工人和中小資產者爲主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則以工農、中小資產者、民族資本家以及知識分子爲主體。前者要求賦民主政治以更豐富的内容，和經濟民主的實



現，因此，他們是反對獨佔資本的政治經濟的控制的；後者則要求國家的獨立自主，要求終止其國內封建半封建的統治，藉以求得政治經濟的現代化。他們的要求既如此，他們自然在精神上或多或少地同情蘇聯，並且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蘇聯精神上的鼓勵；他們既然是反獨佔資本的，反侵略的，反封建的，對於美國的向外擴張政策，自然竭力反抗。這樣，世界政治無形中分成了二個陣營，一方面是代表民主的，領導權屬蘇聯；另一方面代表反民主的，領導權屬美國。因此，美國爲了支持各地的反動勢力，固然非打起反蘇的旗幟不可；並且同時因爲美蘇二國所代表的是二個不同的趨向，二國在互爭世界政治的領導權，美國的反蘇自亦爲其爭取世界霸權的不可少的步驟。正因爲如此，所以美國用一切方法——金錢的力量、武裝的力量——支持反蘇國家，削弱蘇聯，並公開宣言共產主義的無論在何地蔓延都是以威脅美國安全了。

於爭取世界政治的領導權以外，美國的反蘇，自己也包含有奪取市場的強烈要求在內。凡蘇聯政治影響所及的地方或是強烈地實施民主改革和堅決地要求獨立自主的國家，雖和其他地方一樣目前也需要美貨的輸入，尤其是生產器材和復興建設所必需的各項物資的輸入，但究不如其他地方可以對美貨的傾銷毫無「門戶」，並且承認其所亟欲推行的「美元中心主義」。這不消說在美國看來，又是與其企圖在經濟上統治全世界的利益相背反的。

除蘇聯以外，美國心目中認爲最有礙其世界政治、經濟霸權的建樹的，是英國。作爲世界最大殖民帝國的英國，保有世界最優良而廣大的市場或殖民地，英國國勢雖已不如以前，其對屬地的支配控制的力量，雖然也已削弱，但它的傳統的地位尙未被根本動搖。因此，英國也就成爲美國樹立世界經濟、政

治支配權過程中所必欲摧毀或滲入的目標了。

美國打開英帝國門戶的最有力的舉動，是去年對英的三十七億五千萬貸款的條款。這條款一面結束了英國的外匯統制，並使那些一向受英國控制的埃及和印度等地，美貨可與英貨在同等地位上競爭，也逼着英國取消一切不利於美國商品的貿易限制，以至於使英國紳士不得不憤憤地悲歎自己的命運說：『英美貸款的結果，是英國全部接受美國的條件……英國長期戰爭以後，元氣大傷，非三五年不能恢復，英國已無猶豫餘地，一年內即將撤除各種經濟管制的條件，這好比一隻沒有修理好的船要被拖下水去』（前年十二月八日倫敦「經濟學者」）。還不僅此，舉凡東南歐、地中海、東阿拉伯、遠東、太平洋，美國都以「防止蘇聯擴張」的名義在實行「縮小英國」；這些地帶過去都是英美利害衝突之區，今日却都是美蘇的衝突地帶了。杜魯門總統最近宣稱準備對希、土兩國貸款，固然是對付蘇聯的，同時也是在「縮小英國」。

在軍事方面，英國也處處受着美國的沉重壓迫。英國用以維繫其遍於全球的屬地的海軍，早在上次大戰以後，便被迫降而與美國維持同等的力量。今日美國的海軍已二倍於英國，這自然影響大英帝國的前途。空軍方面，美國今日已超過英國數倍。至於基地，一九四〇年夏英國以其在加勒比海以及其他地方的基地向美國換了五十艘驅逐艦，是大家所知道的；現在，美國遍於全球的基地網已經建立，並且美國的基地往往與英國平行，或者橫斷着英國的基地。

在此次大戰結束的時候，英國很多人因為在戰時英國在經濟上處處求助於美國，而深以英國在經濟被「合併」於美國為慮；今天，美國且企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也「合併」英國了。這是英國所能容忍的

麼？一位英國「叛徒」議員說道：『我們不能同意美國對於自由貿易的解釋，他們藉此把其國內的失業問題轉嫁於國外，藉此統治全世界，危害其他國家，藉此把借款當作政治壓迫的工具。』另一位則說：『如果我們在白廳（英國官署）獲得一個世界，而又失之於白宮或華爾街，這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呢？』英國目前雖然正遇着歷史上最苦悶的時期，但它是在力謀恢復其「世界強國」的地位，所以美國的對外政策所引起的英美矛盾，必將有一天成爲至少並不弱於美蘇矛盾的。

## 八

照上文的說明，總括起來，就是戰後美國的產業比戰前是驚人地擴大了，獨佔資本的力量也跟着大地膨脹了，但因產業發達而蒙受利益的，不是美國一般國民而是獨佔資本家——前者因物價的高漲和實際工資的降低反而受到損失，後者則獲得了鉅大的「超額利潤」，並且在支配着美國全國的經濟和政治。這獨佔資本勢力的空前增強與戰時美國軍人集團的形成和軍人勢力的抬頭，使美國政治有了強烈的軍國主義的趨向，而在對外政策上，更充分表現了企圖用金元和武力以統治全世界的要求。在本文開頭，我曾經說過，因爲戰後美國如此強大，其一舉一動對於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福祉，都有重大的影響。美國的實際狀況既如此，如果照這趨勢一直發展下去，那末，美國對於世界和平和人類的共同福祉，非但難望其有所貢獻，而且必然地有所損害。戰後美國有領導世界的力量 and 地位，但却往相反的方向走，這是現代歷史上的最不幸的事件。

然則美國的這個趨向是不是在國內和國際間不會受到阻礙而能够長期地發展下去呢？我們的答復是

屬否定的一方面。

首先在美國國內，反對獨佔資本和軍人支配的力量，也在正比例地增長中，這不僅包括勞工，而且包括中小工商業人員以及一切傾向民主主義的分子在內。他們在羅斯福執政時代，看見過當時政府是如何地應付恐慌，保證人民就業；也在戰時飽受當時盟國所一再宣揚的民主主義的洗禮；知道現有的趨向的發展，在國內必致加速招致恐慌、失業和一切經濟政治的災害，對外亦唯有迅速地引起第三次大戰；而這些都是美國全國人民所最恐懼的。這一民主的力量，目前雖尚嫌不够强大，不足以遏止獨佔資本和軍人的狂妄，然其將隨美國內部經濟政治問題的嚴重化而增強，是一定的。

其次，在國際間，戰後殖民地的一切落後國家的民族意識的昂揚和民主要求的普遍，也遠超過於戰前。美國支持當地的反民主的統治愈甚，他們的反抗也愈烈。這是美國世界政策的第一個重大的障礙。美國「世界門羅主義」政策的推行，雖處處以「反蘇」為口號，在「反蘇」口號下，如上文所述，除包藏着企圖撲滅世界各地民主獨立的運動以外，也企圖縮小其他強國——尤其英國的目的在內，因此，獨佔資本支配下的美國的現行政策是否能够不激起世界各地普遍的仇視，尤其是否能够不致引起英國等殖民國家的對美的糾紛，是無法肯定的。美國現行政策的實際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在逼着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要他們作甘為美國附庸或仍保持其自身的獨立的選擇，這樣，美國實在已逐步走上了懸崖的邊緣。美國究竟是否向第三次大戰的深淵跳下呢？抑或還是勉強勒住馬頭呢？這要看經濟恐慌到來的時間和程度來決定。

# 戰後的蘇聯

吳清友

##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蘇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當第二戰場還未開闢的時候，蘇聯單獨地抵抗了英國除外的希特勒德國及其整個歐洲附庸國的進攻。蘇聯在這長達三千多公里的戰線上，『永遠是勇敢地 and 光輝地作戰着』（羅斯福），甚至於只懂得戰爭的邱吉爾在當時也絕口稱道：『從來沒有任何國家之政府，能在遭受如希特勒加諸蘇聯之殘酷創傷之後而仍能繼續生存者。蘇聯不僅能繼續生存，並在戰爭中求得恢復，且已予德國軍事機構以世界任何其他力量所無法造成之致命傷。』

戰爭時期，蘇聯所遭受損失，比任何一個同盟國都慘重得多。蘇聯被破壞的企業達三萬一千八百五十餘所，被破壞的集體農場達九萬八千個，被破壞的國營農場達一千八百七十六個，被破壞的機器拖拉機站達二千八百九十個。蘇聯有八十萬方公里的國土曾為德國及其聯盟所佔領，這雖僅佔蘇聯全部領土的十分之一，但却居住着三分之一的人口；而蹂躪的結果，是：蘇聯損失了半數煤礦，半數電力，五分之一的鐵礦以及幾乎半數的鋼鐵及機器製造業。

在戰爭期中，蘇聯被毀壞的大城市達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有六百萬座住宅和大廈也被法西斯野獸焚毀精光。蘇聯人死於斯大林格勒一役的，比之美國人死於這次戰爭中的還要多些；蘇聯人死於哈爾科夫一役的，比美國人在對日戰爭中所有的損失還要慘重。按照粗略的估計，蘇聯至少有七百萬士兵

及五、六百萬平民被德國及其聯盟所屠殺。物質損失的價值約值二千億美元（參看斯諾著：「蘇聯人」一文）。

根據蘇聯公佈的統計材料，從德國人蠻幹下解放出來的蘇維埃領土，有了可怕的景象：一切都受砲火的破壞——一切都被退却的、獸性的法西斯匪羣所消滅。一九四四年初，只在蘇俄被佔領的各省中，他們約破壞和消滅了五百個城市和工人居住區，一萬四千個鄉鎮和村落。同時在德國人最初進攻時期，法西斯主義者佔領了莫斯科省領土的百分之四十二。他們在這裏焚燒了二千二百八十個鄉鎮和村落以及許多城市，四萬七千二百四十六幢集體農民的房屋以及一萬二千幢以上城市的房屋；破壞並消滅了十六萬五千多件農具；毀損或完全破壞了良好的工業企業。只莫斯科省一部份被破壞的價值之正式估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全體大會提供的數字，就超過七十億盧布。除此之外，德國人所帶給蘇維埃公民的損失，超過一百五十億盧布。這一局部的實例，就觸目地描寫出蘇聯全國被戰爭所破壞的規模。至於難以計算的東西，還沒有列入這個數字中去。例如：被打死的、被弄成畸形的和被驅為德人奴隸的蘇聯居民，以及被德國法西斯主義所蓄意對他們造成的苦楚、困厄和受難。雖然蘇聯的損失是如此慘重，但它在戰爭中鍛鍊得更加堅強而結實了。蘇聯人民已集中其一切力量來治療由戰爭所受的創傷，重新開始和平創造的勞動，以求國家的復興與繁榮。無疑的，戰後蘇聯的困難是很多的，但過去的歷史業已昭示，蘇聯人民刻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難的。他們希望在短期間內恢復戰前的國民經濟發展水準並邁步前進，他們希望使生活比戰前過得更好些，他們希望世界有持久的和平，盟國有和諧的合作，以重建他們的家園。

## 二 戰後蘇聯工業的復興和發展

戰後蘇聯新五年計劃（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的基本任務之一，首先是高度地復興和發展工業，對於重工業特別注重；因為重工業是蘇聯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確保國家獨立，提高國防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技術基礎。

在戰前三次五年計劃及戰後新五年計劃時期中，下列統計材料，可以表示出蘇聯工業發展的趨勢（以十億盧布為單位）：

各種工業總產量（依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價格計算）

一九二八年	二一·七	一九四〇年	一三八·五
一九三二年	四三·三	一九五〇年	二〇五
一九三七年	九五·五		

第一次五年計劃（一九二九——三二年）蘇聯工業發展的總結：第一、重工業和機器製造業新部門的創立；第二、蘇聯在電力生產及石油和煤炭採掘方面提高到世界最高水準；第三、在東部創立煤、五金的新根據地，並在中央亞細亞和西部西伯利亞發展紡織業的新基礎。這一切使蘇聯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清算了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份。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蘇聯重工業產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七十。同時這也表明蘇聯已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了。第一次五年計劃是在四年又三

個月內完成的，其中工業綱領執行了百分之九四·四，而重工業則達百分之一〇九·八。全部工業品幾乎高出戰前水準三倍，比一九二八年多二倍。蘇聯重工業最重要部門之根本的改造，亦於是時竟其全功。農業、輕工業和運輸的重新裝備，因亦被實現了。

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三——三七年）蘇聯工業的技術改造在基本上已達到預期之目的。由嶄新的及完全改造過的製造廠所生產的工業品，到一九三七年，在全部工業品中佔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若干重要工業部門甚至達到百分之九十。例如電力生產、化學工業、黑色金屬冶煉以及機器製造就是如此。尤其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需要勞動較多的工業部門之進一步的機械化、自動化，它成爲蘇聯生產得以維持高速度和大規模的決定力量。當時蘇聯工業的電汽化在基本上也已達到了目標，大工業中勞動的電力裝備幾乎提高了一倍。

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工業綱領也被提前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完成，即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實現了預定的計劃。全部工業品的價值由一九三二年的四百三十三億盧布增至一九三七年的九百五十五億盧布，而原定計劃是九百二十億盧布。工業增長的每年平均速度原定爲百分之十六·五，而結果是超過，達百分之十七·一。全部工業品增加一倍又三，生產工具的生產增加一倍又四。這表明重工業比輕工業增加得更快。

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的主要成果，是機器製造業綱領完成了並超過了計劃。這使蘇聯的國防能力更加提高，經濟、技術的獨立性更加鞏固。隨着重工業的發展，農村經濟、鐵道運輸、輕工業，特別是食品工業的生產能力都擴充了。



蘇聯第三次五年計劃（一九三八——四二年）是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繼續，其目標在求蘇聯進一步的工業化和國民經濟進一步的提高。這個計劃被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對蘇聯的進攻而中斷了。但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為止的三年半中的成就，也很可觀。工業品的生產總量由九百五十五億盧布增至一千三百八十五億盧布。工業品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三。大工業品比一九一三年差不多增加十二倍。在三年中，生產工具的生產增加了一倍半多，機器製造業增加百分之七十五。

戰後新五年計劃（一九四六——五〇年）預定到結束時工業品的總產量達到二千零五十億盧布，其容量比一九四〇年的水準高出一倍半，比一九三七年的水準高出二倍，比一九三二年的水準差不多高出五倍。其中值得指出的，是消費品生產的速度比上次五年計劃較為提高，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改造作用將見加強，基本建設更加積極。為着迅速地恢復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蘇聯首先着手恢復冶煉業、燃料和電力的生產。在新五年計劃的頭兩年，蘇聯煤炭和電力將恢復戰前的生產水準，到新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煤炭的開採將超出戰前水準百分之五十一，電力的生產——百分之七十，黑色金屬——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五〇年蘇聯機器製造業將高出戰前水準兩倍，水泥——一倍又八，木料——一倍又六。其中對黑色金屬之恢復和發展，尤其特別的重視，因為這一工業部門是蘇聯工業化的基礎。如果冶煉工業沒有獲得應有的發展，則無論輕工業、運輸、燃料、電站或農村經濟都難站穩腳跟。蘇聯認為冶煉工業的增長，是全部工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基礎。蘇聯黑色金屬增長的趨勢，可舉下列統計材料作說明（以一百萬噸為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五〇年

生鐵	四·二	三·三	六·二	一五·〇	一九·五
銅	四·二	四·三	五·九	一八·三	二五·四
鋼條	三·五	三·四	四·四	一三·一	一七·八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到，帝俄時代，黑色金屬的生產是非常落後的。那時候，生鐵和鋼之鑄鑄為世界第五位，每一人口平均分到的生鐵比美國少十一倍，比德國和英國少八倍，比法國少四倍。一九一六年帝俄只有三十六座鼓風爐，國內時常發生金屬的恐慌。因此，黑色金屬製造業之發展，成為蘇聯五年計劃最重要的任務。它改造了蘇聯南部的冶煉業之外，在東部創立了新的煤炭——冶煉業根據地：利用烏拉爾的鐵苗以及西部西伯利亞的煤炭在烏格尼托高爾斯克和庫茲尼茨建設最大的冶煉業聯合廠。結果蘇聯東部黑色金屬發展的速度和比重，在全國同一工業部門中都增加了。新五年計劃預定到一九五〇年生鐵的鑄鑄增至一千九百五十萬噸，鋼——二千五百四十萬噸，即是說，比戰前的高出百分之三十五。至於有色金屬及稀有金屬的生產，到一九五〇年比一九四五年增加的倍數如下：

銅	一·六	鋅	二·六
鋁	二·〇	鉛	二·七
錳	二·七	鎢	四·四
鎳	一·九	鉬	二·一

根據新五年計劃，蘇聯動力燃料工業也將有進一步的發展。這從下舉統計材料中可以看出來（以一百萬噸為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五〇年
煤炭	二九·〇	三五·五	六四·四	一二八·〇	一六六·〇	二五〇·〇
石油	九·〇	一一·五	二一·四	六八·五	三一·〇	三五·四
泥煤	一·七	一·〇	一三·五	二二·八	三二·一	四四·三

帝俄時代對於俄國境內豐富的燃料資源利用得非常不充分，單以煤炭一項來說，俄國每一人口平均分到的比美國少二十六倍，比英國少三十一倍，比德國少十五倍，比法國少五倍。俄國燃料生產如此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技術的幼稚。在這種工業中幾乎完全採用手工勞動。同時燃料工業的分佈，也是非常不平衡；煤炭的開採，差不多完全集中在頓巴斯，而石油的開採則集中在巴庫。蘇聯時代則完全不同。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中，蘇聯燃料工業加以根本的改造。一九三七年蘇聯各種燃料的開採共達二萬四千萬噸，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二倍多，其中煤炭的開採增加四倍又四，石油——三倍又二，泥煤——十四倍。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機械化程度的提高。祇煤炭採掘機械化一項，在一九三七年已達百分之九十。其次是蘇聯東部各區石油工業之創立以及那裏煤炭開採的機械化比重，由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十二，增至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三；新石油區域的比重，由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二點五，增至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九點一。一九四〇年蘇聯煤炭的開採高出一九一三年水準五倍又六，煤油——三倍又四，泥煤——二十倍。根據新五年計劃，到一九五〇年，蘇聯煤炭的開採將增至二萬五千萬噸，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五十一；石油的開採——三千五百四十萬噸，超過戰前的水準；泥煤的開採——四千四百三十萬噸，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九。東部各區煤炭開採的比重，將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

六，增至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四十七；同一時期石油的開採從百分之十二，增至百分之三十六。

關於電力生產方面新五年計劃預定如下的規模（以十億瓩時為單位）：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二八年——五·〇，一九三二年——一三·五，一九三七年——三六·二，一九四〇年——四八·三，一九五〇年——八二·〇。遠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電力的總量，比一九三二年多二倍半，比一九二八年多七倍，比一九一三年幾乎多二十倍。這結果使蘇聯國民經濟的電氣化有進一步的提高，因之勞動的電力裝備，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也增加了二倍多。在第三次五年計劃的為首三年中（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的電力生產約增三分之一。蘇聯在這方面已躍居歐洲的第二位，世界的第三位。新五年計劃預定到一九五〇年電力生產增至八百二十億瓩時，比戰前水準增加兩倍。在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這一時期中，如果蘇聯的工業生產是增加一倍半，那末電力的生產則增加得更快些，計達一倍又七。在一九四〇年，蘇聯電力生產利用當地燃料計達三分之二，而到一九五〇年，將達到百分之八十。同時水力發電的比重，將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十點五，增至一九五〇年的十五點二。

機器製造業，是蘇聯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基本樑杆，是蘇聯國防能力增長以及維護全國技術、經濟獨立的物質基礎。在第一及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中，蘇聯把機器製造業從新創立起來。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四年中，蘇聯機器製造業計增長四倍，比一九一三年增長十倍。其中主要是拖拉機、汽車、車床以及現代農業機器生產新部門之建立和擴充。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蘇聯機器製造業比一九三二年差不多增加三倍。機器製造業在重工業中所佔的比重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六·八，增至一九三七年的

百分之二十五·五。在第三次五年計劃的三年中（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年），蘇聯機器製造業比一九一三年的水準高出五十倍。如果說這個時期中蘇聯工業品總產量只增加百分之四十四，那末機器製造業則增加百分之七十六。根據新五年計劃，蘇聯機器製造業比戰前將增加兩倍。關於設備品的生產，規定如下的規模：

## 冶煉業設備品

一〇二九（單位一千件）

## 蒸汽透平

二九〇六（單位一千瓩）

## 水力透平

一〇二二（單位一千瓩）

## 一百瓩以內的馬達

六二四（單位一千件）

## 一百瓩以上的馬達

九〇〇〇（單位一件）

## 切床

七四（單位一千件）

## 紡織機

二五〇〇〇（單位一件）

關於農業機器生產的數字如下（以一千件為單位）：計拖拉機一一二·〇，拖拉犁一一〇·〇，拖拉耕種機八二·三，拖拉播種機八三·三，複雜打穀機一八·三。

關於各種車輛生產的數字如下：幹線機關車二千二百具，幹線內燃機關車三百具，幹線電力機關車二百二十具，載貨車輛（雙軸的）十四萬六千輛，載客車輛二千六百輛，載貨汽車四十二萬八千輛，輕便汽車六萬五千六百輛，公共汽車六千四百輛。

除此之外，在新五年計劃時期內，冶煉業設備品的生產將達四十萬零五千噸，比戰前水準高出三倍

又七。到一九五〇年電力設備品的生產，將高出戰前水準二倍半；光學技術及電力測量儀器的生產將高出戰前水準七倍。

蘇聯的化學工業品一九三七年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三倍，比一九一三年增加十五倍多，其中以窒素、人造纖維、人造橡膠、合金工業的發展最爲顯著。根據新五年計劃，到一九五〇年蘇聯化學品的生產比戰前水準將高出一倍半。關於化學肥料方面，到一九五〇年比戰前水準，計磷礦增加二倍，窒素一倍又八，鉀礦一倍又三，人造橡膠二倍。

關於木料及建築材料方面，到一九五〇年，輸出的木料將達二萬八千方呎，鋸木——三千九百萬立方呎，水泥——一千零五十萬噸。到一九四八年製紙工業將達到戰前的水準，到一九五〇年將高出戰前水準百分之六十五。

關於消費品的生產，根據新五年計劃，規定如下的規模：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五〇年
棉織品	二六九四	三四四八	四六八六（單位一百萬呎）
毛織品	八八·七	一〇八·三	一五九·四（單位同上）
皮鞋	八六·九	一八二·九	二四〇（單位一百萬雙）
襪	二〇八	四〇九	五八〇（單位同上）
肉類	四八三	八一二	一三〇〇（單位一千噸）
動物脂肪	七二	一八五	二七五（同上）

植物油	四一〇	四九五	八八〇(同上)
魚類	一三三三	一六一〇	二二〇〇(同上)
糖	八二八	二四二一	二四〇〇(同上)
酒精	三六·五	七六·七	一〇〇·八(單位一百萬加侖)
肥皂	三五七	四九五	八七〇(單位一千噸)

從上表可以看到，戰後蘇聯消費品的生產有大量的增加，同時在價格方面也一再的降低，藉以改進並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

儘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是蘇聯新五年計劃的重要任務之一。到一九五〇年，它將高出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六。每一工人的技術裝備，將高出戰前水準一倍半。因此，到一九五〇年，工業品的成本比一九四五年將降低百分之十七，這些節省的成本，首先用以增加工人的工資。

一九四六年是蘇聯實行戰後新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根據蘇聯國家計劃中央統計處的報告，工業生產計劃已由政府各部完成的百分比如下：

黑色冶金部百分之九十九·五，有色金屬冶煉部百分之九十九，東部煤炭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五，西部煤炭工業部百分之九十七，南部和西部石油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三，電力站部百分之九十九·七，東部石油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五，交通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三，化學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五，重機器製造工業部百分之一〇五，農業機器製造工業部百分之七十七，運輸機械製造工業部百分之八十一，機器製造與工具工業部百分之九十一。民用品的生產，比一九四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

一九四七年是蘇聯實行戰後新五年計劃的第二年。根據蘇聯部長會議批准的今年蘇聯國民經濟復員和發展的方案，規定各基本工業的生產，應比一九四六年提高的數字如下，計：

生鐵百分之二十一；鋼百分之十九；展壓五金百分之二十一，包括鐵軌百分之四十四；精鋼百分之十七；鉛百分之三十二；煤百分之十六；石油百分之十八；汽油百分之三十四；電力百分之十六；幹線機關車百分之一八八；鐵道貨車（雙軸的）百分之一零八；汽車百分之五十七；鐵工業裝置百分之六十六；蒸汽渦輪百分之二四二；巨型水力渦輪百分之三三二；小型水力渦輪百分之三十三；五金割切車床百分之二十三；農業機器百分之一七八；拖拉機百分之一八七；收割聯合機百分之五百二十；棉織品百分之四十二；毛織品百分之三十；皮鞋及皮靴百分之四十二；肉類百分之十七；動物脂肪百分之十二；植物油百分之十七；魚類百分之三十三；糖百分之一百九十四。各種工業品的生產成本比一九四六年減低百分之五，主要建設的投資總額達五百億盧布。

### 三 戰後蘇聯農業的復興和發展

在幾次五年計劃中，蘇聯不僅已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而且就以農業來說，其規模之龐大和技術之精良，亦世罕其匹。蘇聯農業集體化之完成，使農村經濟廣泛地工業化了。在帝俄時代，全俄農戶只擁有七百八十萬件鋤和銹，二百二十萬件木犁，四百二十萬件鐵鏟，一千七百七十萬件木耙。但一九三八年蘇聯已有五十萬具拖拉機，二十萬輛載貨汽車以及十五萬多具刈打聯合機。在帝俄時代每一公頃農場所分到的機器價值平均只合六個盧布，而一九三八年則達五十八個盧布；一九三八年蘇聯機器、拖拉機



站有六千三百五十八所，那裏集中全國拖拉機及刈打聯合機百分之八十，替集體農場耕地百分之九十以上服務。

由於農業技術改造之完成、進步的農學技術之應用、農業幹部之增長以及社會主義大農業技術的掌握，創立了蘇聯農業生產飛快發展的前提。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蘇聯農業總產量由一九三二年的一三一億盧布增至一九三七年的二〇一億盧布，即增加一倍半。戰後新五年計劃，蘇聯農業的中心任務是儘量提高農產品的收穫率並增加其總收穫量。到一九五〇年農作物的總產量，將高出戰前百分之二十七。茲將歷年蘇聯農作物增長及其預定計劃列表如下（以一百萬噸為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五〇年
穀物	八〇·一	一一八·八	一二七·〇
糖蔗	一一·〇	二一·〇	二六·〇
原棉	〇·七	二·七	三·一
苧麻纖維	〇·三	〇·六	三·八
向日葵	〇·七	三·三	三·七

穀物經濟是蘇聯農業各部門之復興和發展的基礎。一九五〇年穀物的收穫總量將高出一九一三年水準一倍半，高出一九四〇年水準百分之七。屆時每一公頃的穀物收穫率將達十二辛特尼（每一辛特尼約合五十公斤），而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的九·一辛特尼，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的七·三辛特尼。礦物肥料將達到一千七百萬噸，而第二次五年計劃時的八百七十萬噸。水田面積將達到六十五萬六千

公頃，旱田面積將達到六十一萬五十公頃。

關於畜牧方面，根據新五年計劃，到一九五〇年馬匹比一九四五年將增百分之四十六，牛——百分之三十六，羊和山羊——百分之七十五，豬——三倍。至於集體農場的牲畜數量則規定如下的規模：

牛	一九四〇年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〇年對一九四〇年的百分比
	二〇·一	二五·九	一二九
羊及山羊	四一·九	六八·一	一六二
豬	八·二	一一·一	一三五

在牧畜方面規定儘量提高牲畜的品種。每一頭母牛的擠乳量比一九四五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六十七，每一隻羊的剪毛量增加百分之三十。

自然，蘇聯農業之復興和進步的發展，首先有賴於物質技術基礎之增長。根據新五年計劃，在這方面規定如下的規模：

第二次五年計劃	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
拖拉機	五二二
農業機器	一·九
	四·五（以十億盧布為單位）

到新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農業工作機械化的百分數如下：

春耕的耕墾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五〇年
	六七	七一	八五

田的開耕墾	八二	九〇
穀物的播種	四八	七〇
用聯合機收穫的穀物	三四	四三
		五八

於農業機械化外，還規定在新五年計劃時期內，所有拖拉機站、國營農場以及七萬所集體農場都要加以電氣化。因此一九五〇年蘇聯農業的電力消耗可以增至三十五億瓩，一九四六年建立的農村電力站達二千五百所，八百二十所拖拉機站和集體農場都已獲得電力的充分供應。

一九四六年是蘇聯實行新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在農業方面因許多地區發生大旱災，蘇聯政府用糧食、種籽和飼料等對受災地區加以救濟，並且設法節約麵包以及其他糧食的消費。至於沒有受到旱災影響的各地區中，農作物的收穫都已增加。例如在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穀物的收穫在一九四六年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一倍半。同時蘇聯在棉田的復興和發展方面，也已顯出初步的成就。不過由於大旱災，穀物、胡蘿蔔和向日葵的總收穫，顯然比一九四五年減少。

一九四七年蘇聯部長會議批准的農業方案，是：確保農業收穫量的更加提高，在基本上要大大地增加拖拉機、農業機器、肥料與燃料之供應，改進機器與拖拉機站的工作，在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上更廣泛地採用現代的生產方法，並在基本上要清除違犯集體農場法規的現象。同時並規定在一九四七年全部農業耕地應增加一千萬公頃，蘇聯全境穀物收穫量應增加百分之二十六，馬增加到一千一百九十萬匹，牛——五千二百萬頭，羊及山羊——八千四百七十萬隻，豬——一千三百四十萬口。

#### 四 戰後蘇聯運輸的復興和發展

在蘇聯的運輸和交通方面，對於鐵道建設，特別重視。因為「蘇聯的面積，比世界上任何國家來得大。不列顛帝國，如果把它的自治領除外，是沒有蘇聯這樣大。所以蘇聯如果沒有一個佈置良好的鐵道網，把境內廣闊的各地聯成一體，那末，在生存上和發展上，勢將不堪設想。因此，蘇聯的鐵道運輸，對國家前途有極大的意義，就在於此。」

但帝俄時代，鐵道的建設是十分落後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俄每一方公里面積上，僅有鐵道十二公里，而在亞俄甚至僅有一公里。以人口來計算，每一萬個俄國人，平均只有五公里的鐵道，但每一萬個美國人却有四十多公里的鐵道，在阿根廷和加拿大，每一萬人民平均也有六十多公里的鐵道。

在五年計劃時期，蘇聯會把全國運輸加以根本的改造。鐵道的長度由一九一三年的五萬八千五百公里增至一九四〇年十萬零六千公里。在烏拉爾、西伯利亞以及中央亞細亞各區，鐵道建設尤有飛躍的進展；許多幹線已由單軌改成雙軌。行駛的能力和速度以及機關車與車輛也大大地增加了。在五年計劃期內，蘇聯鐵道的載重量差不多增加到兩倍。大型載貨車輛在車輛總數中的比重從百分之五點五增至百分之三十。鐵道貨運由一九一三年的六百五十七億噸哩，增至一九四〇年的四千一百五十億噸哩。

同時期內蘇聯水運也有極大的發展。內河航程由一九二九年的七萬四千公里增至一九四〇年的十萬零七千公里。內河及海洋的貨運由一九二九年的二百八十八億噸哩，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五百九十億噸哩。

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內，蘇聯計產汽車五萬七千輛，比五年計劃開始前增加三倍半。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內，蘇聯計產汽車五十五萬五千輛，比第一次五年計劃多十倍有奇。

在航空運輸方面，蘇聯也不落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突飛猛晉的民用航空隊，曾經運載了成千成萬的乘客和成千成萬噸的貨物及郵件，把莫斯科與一切加盟共和國及遼遠的省州聯繫起來。蘇聯的航空運輸在戰爭時起了卓越的作用。

當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秋季和冬季列寧格勒被圍時，蘇聯的航空運輸機把幾百噸糧食、武器和軍需品運送給被圍的城市。在十個星期最緊張的時期內，當飛機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的時候，航空運輸機曾經飛行了三千一百一十一次到被圍的城市上空，運送了四千三百二十五噸糧食和一千六百六十噸軍用品。

蘇聯的民用航空擁有新式的飛機，而且在戰爭結束後顯出了巨大的力量。一九四五年蘇聯航空運輸力比一九四〇年增大三倍。一九四六年繼續增加，計乘客的輸送增加五倍，而貨運則增加三倍。幾千公里最主要的飛航路線，都是定期的。此種正常的航線，計達三十條以上。戰前在蘇聯所建立的航空線網，它的長度計達十四萬三千公里，現在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正在增加着。由於蘇聯之轉向和平建設，在民用航空面前展開了新的遠景並且產生了新的任務。在戰時，蘇聯民用航空的活動，主要是供應前線的需要，而現在則除了運輸旅客和貨物之外，還須比戰時更大規模地供應許多經濟部門的需要。在一九四一——一九四四年的三年戰爭歲月中，蘇聯民航機參加了防瘡的工作，消滅了一百八十萬公頃地面上的蚊蟲，而在一九四五年則消滅了一百六十萬公頃地面上的蚊蟲。同時在一百萬公頃地面完成了消滅農業害

蟲的工作。蘇聯的航空工業現在顯然能够更加注意生產民用飛機，它們將更勝任愉快地載送旅客以及貨物運輸，特別是為經濟上的目的而服務。

蘇聯為着滿足對運輸有加無已的需要，在新五年計劃中，對於貨運的增加規定如下的規模（以十億噸哩為單位）：

鐵道貨運	一九四〇年	四一五・〇	一九五〇年	五三二・〇
內河貨運		三五・八		四九・三
海洋貨運		二三・一		五〇・九
汽車貨運		八・九		二五・三

從上表可以看到，一九五〇年蘇聯鐵道、內河、海洋及汽車的貨運，比戰前將高出百分之三十六。單鐵道貨運一項，即高出戰前百分之二十八。鐵道運輸每晝夜的平均貨運達十一萬五千輛，而一九四〇年則僅九萬八千輛。曾經淪陷的各區之鐵道貨運，在五年中將增加二倍又三。在新五年計劃中，電氣化的鐵道將達五萬三千公里，一九四〇年則為二千公里。裝有自動調節器的車輛之比重，在車輛總數中將達到百分之九十三，裝有自動聯結器的——百分之七十。同時期中，在五萬公里鐵道上將敷設新鐵軌。在新五年計劃中，車輛總數將有如下的增加：

第二次五年計劃

新五年計劃

機關車

五、九六〇座

七、五八五座

貨車

二五五、〇〇〇輛

四七二、五〇〇輛

同時可獲得四百五十萬噸新鐵軌以及一萬八千五百萬根枕木。此外還規定加速車輛的轉動，期使鐵道的平均貨運每晝夜增加三萬三千輛，比一九四五年幾增三分之二。新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鐵道裝卸貨物的機械化，將佔全部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五。貨運的距離，將從一九四五年的七百九十里減至一九五〇年的六百九十里。一九五〇年內河貨運將比戰前水準高出百分之三十八，或者比一九四五年多二倍又七。非自動船舶的利用比一九四〇年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內河自動船舶的能力將增三十萬匹馬力，非自動河船的載貨能力將增至三百萬噸。海洋貨運比戰前將增加二倍又二。全國汽車的總數比戰前增加兩倍。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新築的汽車道將達一萬一千五百公里。航空線將達十七萬五千公里。

一九四六年是蘇聯實行戰後新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在這一年中，蘇聯鐵道貨運總量繼續提高，並且進行着主要的建設計劃。一九四六年蘇聯運輸部門的載運量與一九四五年相比較，計貨運增加百分之十三，客運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不久以前蘇聯部長會議批准一九四七年運輸業和電氣交通業的方案如下：

運輸部將鐵道平均每天載運量比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十一。內河運輸部將貨運總數增加百分之二五。五，海洋運輸部將貨運總數增加百分之七。汽車運輸業貨運總數增加百分之二十三，民用航空業貨運總數增加百分之二十九。一九四七年鐵道運輸的投資達十億盧布。

綜上所述，第一次五年計劃，蘇聯中央的國民經濟方面的投資為三百九十億盧布，第二次五年計劃——一千零三十億盧布，第三次五年計劃——一千八百億盧布，戰後新五年計劃——二千五百億盧布。

從這裏可以看到蘇聯是決心「在最短期間內療癒敵人所加於它的創傷，達到戰前國民經濟發展的水準，使在最近將來能够超過這個水準，提高人民之物質福利以及蘇聯國家的軍事與經濟威力。」

### 五 戰後蘇聯人民物質文化生活之改進

首先拿國民收入來說，一九三三年蘇聯的國民收入為四百五十五億盧布，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比一九一三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六。國民經濟中職員和工人的數目從一九二八年的一千一百六十萬人，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二千二百九十萬人。國民經濟中工資的基金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四年中增加四倍，平均工資增加兩倍。社會保險基金從一九二八年的十億零五千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二年的四十一億二千萬盧布，差不多增加了三倍。一九三二年國營及合作社貿易的商品流轉高出一九二八年水準百分之七十五。公共食堂包括主要產業部門工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總結時，蘇聯國民經濟獲得十萬零八千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專家以及十七萬六千個受過中等教育的專家。普通學校的學生人數由一九二七——二八年的一千一百二十萬名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二千三百一十萬名。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中，蘇聯人民物質狀況改進的主要指標，就是：國民收入從一九三三年的四百八十五億盧布增至一九三八年的一千零五十億盧布。同時期工人和職員的數量由二千二百餘萬人增至二千八百萬人；工資基金由三百四十九億五千三百萬盧布增至九百六十四億二千五百萬盧布；產業工人每年的平均工資由一千五百一十三億盧布增至三千四百四十七億盧布；集體農場的貨幣收入，由五十六



億六千一百九十萬盧布增至一百四十一億八千零十萬盧布；國家按預算支出舉辦社會文化設施的款項，由五十八億三千九百九十萬盧布增至三百五十二億零二百五十萬盧布。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中（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蘇聯初級和中等學校學生的人數由二千一百三十萬人增至二千九百四十萬人，一九三七年高級學校的學生人數達五十五萬人。兩次五年計劃共訓練了一百五十萬名專家。一九三七年蘇聯智識份子的幹部計達九百六十萬人，連同其家屬在內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三——十四。

在第三次五年計劃為首三年中，蘇聯國民收入增加三百三十億盧布，即從一九三七年的九百六十三億盧布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一千二百八十三億盧布。同時工資基金增加一倍半。零售商品流轉由一千二百五十億盧布增至一千七百五十一億盧布。

在戰爭年份內，雖然直接的戰費支出佔蘇聯國家預算的一半多，但一九四四年蘇聯國家預算仍能劃出極大的資財以供社會文化的需要。為着這些目的，在一九四四年，根據蘇聯國家概算的統計材料，支出達五百一十五億盧布，這比一九四三年的三百七十七億盧布，計增百分之三五·八。自然，此種增長在某種程度上，是與戰爭的環境有關的。

戰後新五年計劃，蘇聯對人物質文化生活之改進，加以更大的注意。到一九五〇年，國民收入將增至一千七百七十億盧布，高出戰前水準百分之三十八。茲將新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各種文化設施列表如下：

一九四〇年

一九五〇年

比較的增加（百分比）

1. 國民收入	一一八	一七七·〇 (單位十億盧布)	一三八
2. 工人及職員的常年平均工資	四·一	六·〇 (單位一千盧布)	一四八
3. 工人及職員的工資基金	一六二	二五二·〇 (單位十億盧布)	一五六
4. 國營及合作社貿易的商品流轉	一七五·一	二七五·〇 (單位同上)	一二八
5. 國家對文化費用之支出	四一·四	一〇六·二 (單位同上)	二倍又六
6. 高級學校畢業生	六〇二·二	一四九·〇 (單位一千人)	一四六
7. 技術以及其他專科學校畢業生	二〇七·八	三一三·六 (單位同上)	一五一
8. 兒童園的兒童人數	一一〇一	二二六·〇 (單位同上)	二倍
9. 電影院	二八·〇	四六·七 (單位一千所)	一六七
10. 病床數目	七一〇	五九八·〇 (單位千張)	一三九
11. 幼稚園的位子	八五九	一二五·〇 (單位一千)	一四六

註：第(5)項文化費用之支出不包括住宅及公用建設在內。

從上表可以看到，在新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工人和職員每年平均增加一百二十五萬人。在五年中蘇聯學校將訓練出四百五十萬名青年熟練工人。到新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職業學校、鐵道學校以及工廠

、製造廠學校的畢業生將達一百二十萬人，而在戰時只有五十萬人。上述這些學校將由二千七百所增至六千所。訓練直接與生產有關的普通職業人材達五百四十萬人，農業工作人員——二百三十萬人。在五、六年中受技術訓練的將達一千三百九十萬名，其中六百萬名派到工業上去，三百七十萬名——運輸，一百二十萬名——建設。到一九五〇年工人工資每月將達五百盧布，高出一九四〇年水準百分之四十八。糧食品的市場基金比一九四〇年將增百分之二十三，工業品的市場基金——百分之三十六。

在新五年計劃時期內，文化設施的支出為一千零六十億盧布，比一九四〇年多二倍又六。初級學校，七年制學校以及中級學校的數目將增至十九萬三千所，即是達到戰前的水準，學生的人數將增至三千一百八十萬人；大學的人數將增至六十七萬四千人，一九四〇年為五十八萬五千人；中等專門學校的學生人數將增至一百二十八萬人，一九四〇年八十一萬九千人；兒童園的兒童人數將達二百二十六萬人，高出一九四〇年水準兩倍。療養院將容納二十五萬人，休養所——二十萬人，均指常設的床位而言。

在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蘇聯住宅建設的面積將達七千二百四十萬平方呎。由國家信用幫助，由人民自建的住宅面積將達一千二百萬平方呎。活動住宅將達四百二十萬平方呎。

一九四六年是蘇聯實行戰後文化建設的第一年。在這一年中，各種貿易增加百分之三十，建築住宅面積達六百萬平方呎，職工增加了三百萬人，科學研究院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十三，科學工作人員增加百分之二十四。

一九四七——四八年度學年，蘇聯初等學校及七年制中學將招收學生三千一百三十萬名；工人青年專門學校招收學生五十四萬名，鄉村青年專門學校招收學生五十四萬五千名，高等學校招收學生十八萬

二千三百名，高等學校畢業生九萬一千二百名，兒童之家招收學生六十五萬八千名，幼稚園招收學生一百四十九萬名。

蘇聯真正的文化革命是完成於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當時曾經實現了按照蘇聯各民族語文的普及初級義務教育，各級學校的學生、各種專家以及一般智識份子都如雨後春筍般增加起來。戰後時期，蘇聯文化將進一步繁榮起來。它的任務是在使每一人民都積極地參加全國復興的工作，並成爲自覺的新社會建設者。

## 六 戰後蘇聯外交的動向

戰後蘇聯的外交政策，與戰前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它還是以追求普遍和平、實現集體安全、加強盟國合作、鞏固善鄰關係，爲基本方針；它也如過去一樣，在外交上，以全國人民的意志爲旨歸，以經濟的威力爲後盾，藉以貫徹其主張。不言而喻的，外交是內政的繼續，蘇聯在內政方面既是團結境內各民族爲和睦的家庭，清算階級的對立，從事新社會的建設，它不能不是渴求和平的；沒有和平，它就無法安心地建設，更談不到戰後的復興。因此，「普遍裁軍」，「集體安全」，均由蘇聯爲首倡導，並不是偶然的。但蘇聯也明白，現代擾亂世界和平、挑撥世界戰爭的，主要是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及軍國主義，蘇聯對於這些和平的敵人絕不姑息，尤其是當它們的豬鼻企圖伸入蘇維埃花國的時候。同時蘇聯認爲『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兩種制度是可以並存的』；因此，它一再聲明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輸出革命，但當別國縱容法西斯細菌的繁殖，鼓勵軍國主義的生長，厲行帝國主義的擴張，加強壓榨

弱小民族，迫害民主自由的時候，蘇聯却不袖手旁觀，而是要仗義執言的。牽一髮足以動全身，差毫釐足以謬千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只因張伯倫、達拉第之流對希特勒德國採用綏靖政策，結果星星之火，幾乎燒遍了整個地球，蘇聯對這種歷史教訓，是非常警惕的。

蘇聯的外交是明朗、堅定而富於原則性。『我們主張和平並主張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關係，我們現在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侵犯我國的利益。我們主張和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鄰國保持和平的、親近的、善鄰的關係，我們現在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侵犯蘇維埃國家邊界完整性和神聖性的利益。我們主張援助那些遭受侵略並爲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恫嚇，並準備着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維埃國界神聖性的戰爭挑撥者的打擊。』這就是蘇聯當局所揭櫫的外交原則，蘇聯對此原則，至今信守不渝。當國際聯盟多少還可以作爲『遲延或妨礙爆發戰爭的某種制動器』的時候，蘇聯就毅然參加。當西班牙、阿比西尼亞及中國被德、義、日侵略的時候，蘇聯就實際上援助那些爲其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但戰爭的販子，法西斯的餘孽，爲超額利潤盤算的獨佔資本都力圖如何限制、削弱甚至摧毀蘇聯的威力，也有不少人把希望寄託在美蘇的衝突上，寄託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上，唯恐美蘇和諧，唯恐天下不亂，但蘇聯仍然向和平政策的途程邁進，努力實現其建設的計劃。『我們爲了最終解決這個偉大任務，必須有長久的和平時期與我國安全的保證，蘇聯酷愛和平的政策，並不是什麼暫時的現象，而是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迫切要求中產生的，……因此，對於可能出現任何破壞和平與國際安全的

策源地危險，或者對於任何種企圖破壞和平與國際安全的陰謀，蘇聯人民總是特別警惕的。」莫洛托夫氏這些話可以解析爲什麼蘇聯對伊朗、希臘、土耳其、西班牙和中國局勢表示親切的關心。這次戰爭對蘇聯的損失是巨大的，歐俄若干破壞不堪的地區，甚至一次五年計劃還不能完全恢復舊觀。蘇聯需要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它不願獨自成爲「繁榮的孤島」。蘇聯認爲『唯有憑藉加強並發展偉大同盟強國之間的合作，唯有憑藉制止合作的敵人與破壞份子，這才能達成包括解決德國問題在內的國際事務方面的有效的進步。』蘇聯爲國際和平、安全與合作所盡的努力不是徒勞的，更不是孤立無助的，因爲經過這次戰爭之後，世界民主潮流的澎湃，民族解放運動的昂揚，人民厭戰心理之加強以及蘇聯本身威力之增長，都是有力的保證。但若干強國的反動派無視這些事實，或者是害怕這些實現，在蘇聯的鄰近建立起反蘇的戰略地帶，佈置起反共的「衛生地帶」，無論任何一國在類似的情形之下，都要惴惴不安而憤然抗議的。雖然我們知道，美國金元的壓力相當重大，但它決不能防堵歷史的潮流，是可以斷言的。美國當權的人們決意要『阻止社會主義的發展，並且要把全世界開放，做美國資本主義廣漠無垠的大殖民地地區』，也決不會成功的，首先是因爲現在是人民的世紀，而不是殖民的世紀。同時蘇聯堅決支持新的、進步的勢力，這些勢力在許多國家向反動派與法西斯主義作戰過程中，已嶄露了頭角，這些由波蘭、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新的民主國家所代表的進步勢力，蘇聯決定予以各種鼓勵和支持。蘇聯在這些國家以其世界民主人士心目中影響和威望之增長，這或許就是帝國主義擴張派產生煩惱之一因。但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方酣的時候，蘇聯就已聲明它決沒有抱着把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國家澈底消滅或加以奴役的這樣的戰爭目的。蘇聯的政策自然不會追求過要危害希特勒的衛星國的自由與獨立的任何意

圖，那些衛星國都是小國，它們的人民都是被本國的犯罪政府拉進法西斯惡黨的戰渦裏去的。現在軸心國早已擊潰，這些國家的頑固的執政者都已下台，而其人民則順應世界民主潮流，勵精圖治，保衛獨立與自由，蘇聯對這些國家予以鼓勵和支持，是合乎邏輯的。蘇聯是主張各國的關係應當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原則之上的。斯大林曾經說過：『我們沒有而且也不能有這樣一種戰爭目的，就是強使那期待我們協助的斯拉夫人民和歐洲其他被奴役的人民來接受我們的意志和我們的制度。我們的目的是要協助這些人民的解放鬥爭來反對希特勒的暴政，而後讓他們有完全自由在自己的領土上隨其意志來建設自己的國家。絕不干涉他國內部事務。』但蘇聯片刻也不能容忍在東歐或西歐，在遠東或近東有反蘇的反動政府之建立。

如果說在戰爭時期各同盟國能够同仇敵愾、共抗敵人，而在戰後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的時候，反而齟齬叢生，矛盾百出，那顯然地有人在製造、散播不和的種籽，但蘇聯仍然堅持其世界和平與國際合作的方針。蘇聯認為：這次戰爭證明了在政治結構極端不同的國家間有着極端重要的共同利益，它們的相互幫助產生了重大的結果。蘇聯對這種國際合作極爲珍視。它將達到全世界的和平將在各個國家與各個社會制度之間進入和平的競爭。蘇聯認為任務不僅在於贏得戰爭的勝利，並且要使新侵略和新戰爭，縱然不是永遠，而最低限度也要在長久時期內沒有爆發的可能。共產國際的取消，是蘇聯願與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合作的有力表示。戰後蘇軍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業已復員，國家預算中保留的軍費，還不及英、美的一半（請注意到蘇聯領土與十四個國家接壤，邊界達六萬五千里這一事實），是蘇聯願意長期和平的有力措施。許多人把蘇聯外交的每一動作看作是神祕而不可解，是矛盾而不一致。其實蘇聯從其立

國以來的外交總是循着一定的方針，歸納起來說，就是：和所有國家維持邦交，不問它們的政治制度如何；和所有的一切國家保持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合作，而以雙方自由、平等與獨立，兩種制度並存為基礎；和任何國家締結同盟，以保護雙方防禦侵略行動為目的；斷然摒棄帝國主義的擴張，不干涉別國的內政。這些便是蘇聯成立以來三十年間整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顯然的，在現階段，蘇聯是希望盟國對其人民奮不顧身地把歐洲文明從法西斯暴徒手裏拯救出來這一貢獻，加以應有的重視；對於敵國所加於蘇聯的空前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之損失，畀予適度的賠償；以及給予它以和平建設的安全環境。可是今天若干強國的當局，恰恰是有意地無視蘇聯這些要求，這或許就是目前國際事務上意見分歧的最大原因之一。美國前駐蘇大使台維斯先生說得對：『沒有蘇聯，我們的共同勝利必已遭到嚴重的危險。沒有蘇聯的合作，不會有我們計劃的長期持久的和平。兩者都是自明的。假若我們在以公平對蘇，對我，對其他國家的基礎中與蘇聯合作，在建立為共同利益的消弭戰爭的長期和平中，蘇聯必是不可估量的力量與偉大的勢力。以別的方法臆測蘇聯，以別的方式或地位對待蘇聯，那就是使我們自己的全世界甘冒許多本可避免的危險與災害。』那末盟國應當怎樣對待蘇聯呢？美國「新聞週報」編輯約欽斯騰氏（Joseph M. Jochims）回答了這個問題：『蘇聯用埋葬共產國際一舉表示它業已斷念於進行世界革命，而願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的了。我們能够做的報答，至少該是一切對蘇聯重新干涉的計劃的埋葬，並且永遠向那「交通阻隔線」的愚蠢而危險的念頭決絕。這樣，我們可以滿足蘇聯的國防安全感，而這個正是一個永久和平的必需前提！』



# 戰後的法蘭西

張明養

## 一 新生的法蘭西

法蘭西第四共和(French Fourth Republic)已於今年一月間正式誕生了。這一「第四共和」將發揮並光大其過去自由民主的傳統，而在此後動盪不安的新世界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進行，法國自被德國佔領之際，斯麥茲(Smits)老將軍曾對歐洲的前途，發表非常感慨的看法，尤其對於法國的復興，深置懷疑。他說：「歐洲已在完全變動中。我們所熟悉、我們所出生以及我們所把它作母大陸而從那裏得到重大利益的歐洲已經消逝了。以前的地圖已慢慢捲起來，同時有一幅新地圖正在我們面前慢慢展開。……歐洲方面之強大國家行將消滅，這是一種獨一無二的事實發展。在歐洲近代史中，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情勢。歐洲五大強國中將有三國消滅。法國是早已完了，即使能夠從新抬頭，也須經過極長時期的努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對英帝國議會協會的演辭）

可是正在斯麥茲發表演說的時期，法國的抗敵勢力在國外戴高樂與國內地下共產黨的領導下，而有長足的發展，終於配合着盟軍的開闢歐洲第二戰線，把法國從納粹的佔領統治下解放出來。由於法國人民的團結合作，新解放的法國很快地走上復興的大道，而成爲目前世界五強之一。在美國前副國務卿威爾斯(Summer Welles)所主編的「和平指南」中關於法國的一章中，開頭有這樣幾句話：「自從第十世

紀以後，法國就是世界的大國之一。法國毫無疑義的為歐陸的最大國家，並為西歐文化的中心，已有數世紀之久。……』（見 *An Intelligent American's Guide to the Peace*, P. 39），我們現在可以確切的說，新生的法蘭西第四共和一定能繼續這光榮傳統，而在戰後新世界中發揮其重大的作用。

## 二 第三共和的滅亡

這一新生的法蘭西第四共和，是經過極嚴重的考驗而纔誕生的。回顧過去歷史，法蘭西數次共和國的成立，都曾經過類似的慘痛經驗。第一共和是在大革命運動中誕生的（一七九二年），但不久即為拿破崙第一所摧毀，法國又在專制的統治下過了半世紀之久。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又產生法蘭西第二共和，可是不久即因拿破崙第三的復辟而夭折。到了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後，第三共和又於一八七五年出現於歐洲大陸之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一年（一九四〇年七月），約有七十年壽命的第三共和就在納粹鐵蹄的侵略下壽終正寢了。

第三共和的滅亡，主要的原因雖然為德國納粹的侵入法國，但是法國國內的大資產階級却不能不負着很大的責任。本來法國的數次革命，都可說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三次共和的政權，全操在大資產階級的手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人民陣線政府受右派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而下台後，法國政權即全操於大資產階級的手中。而這個反動的政權却鼓勵了希特勒更大膽地實行其侵略的政策。

達賴第（Daradier）所領導的法國政權，其主要的目的不在於企求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與世界和平的維持，不在於對蘇對捷互助協定的履行，而在於綏靖納粹的德國，組成反蘇的世界陣線。一九三八年

九月達賴第與張伯倫勾結一起，簽訂了慕尼黑協定，犧牲了她的同盟國家捷克。這種背信負義的行動，連法國軍隊中的保守軍官也悲憤抗議。有一個將軍把他所有的勳章交還政府，並為法國的背信折斷他的軍劍。法國工人舉行了一次總罷工，對「慕尼黑人物」(Men of Munich)提出嚴重的抗議，達賴第政府即以嚴酷的手段加以壓平。自後達賴第政府即全以鋼鐵卡脫爾(Comité des Forges)之命是聽，在外交上綏靖德國，對集體安全制度怠工，在內政方面則極力壓迫反政府的勢力。到了德蘇不侵略協定(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成立後，達賴第政府即立刻宣布共產黨為非法政黨，把共產黨議員解除職務，這正是希特勒在德國所早已實行的政策。可是達賴第政府的這一行動，並不能阻止希特勒的發動侵略戰爭。而法國最後由於對波的盟約關係，却不能不宣布對德作戰。

在法德戰爭狀態存在以後，達賴第政府還夢想利用蘇芬戰爭，把這次戰爭轉變成為反蘇的戰爭，可是他的企圖失敗了，德國的侵略劍頭於一九四〇年五月轉向法國。當時法國政府還以為有堅強的馬其諾防線可以固守，可是一個多月的時間，法國就簽訂了投降協定(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將法國三分之二土地給德國佔領，這樣，法國就分成「佔領區」與「非佔領區」二個區域。法國這次很快的崩潰，實由於法國的大資產階級不肯犧牲自己的利益，而寧願受納粹的統治，並與之作合，以保全其巨大的資產與勢力。所以法國的滅亡，顯然由於德國的征服，可是法國的大資產階級實要負極大的責任。

在「非佔領區」內，貝當元帥(Marshal Pétain)在維琪(Vichy)建立起政府，自為國家元首。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的國民議會中，通過了一個議案，將政府權力全部授予貝當。七月十一日貝當發布二個憲政法案，廢除一九七五年第三共和的憲法，而成為一個獨裁的統治者，這樣有了約六十五年壽命的

第三共和就從此滅亡了。維琪政府在其存在的期間內，維納粹主子之命是聽，貝當政府提出了「家庭、勞動、祖國」的口號，來代替第三共和之「自由、平等、博愛。」當時在維琪政府統治下能够公開活動的政黨，也祇有法西斯色彩極濃的二個政黨。一為杜里奧 (Joaques Doriot) 所組織的法國人民黨 (French Popular Party, P.P.F.)，一九三六年即已成立，專以反共親德為其主要目的。一為戴安 (Marcel Déat) 於一九四一年所組成的全國革命陣線 (National Revolutionary Front, R. N. F.)，以促進法德合作為其政綱。不過這個傀儡政府經過四年的統治，而在盟軍登陸歐土以後，也就隨着瓦解了。

### 三 法國的解放

法蘭西第三共和雖然由於納粹鐵蹄的侵略與法國國內大資產階級的出賣而滅亡，可是法國人民的精神並沒有死亡。當德國佔領法國以後，愛國的法國人民即在國內國外進行保衛祖國及反抗納粹的鬥爭，終於賴着盟國的幫助，解放了法國，成立法蘭西第四共和，在歐洲大陸上重復飄揚起「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

法國國內的抵抗運動，在貝當政府對德簽訂投降條約以後，即已開始進行，不過最初的發展非常遲緩，以後則日漸擴大。抵抗運動中有二個重要的勢力：一為「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為無數政治意見不同的男女所組成，由共產黨領導；一為「民族解放運動」(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是各種不同政治傾向之人民的聯合。此外還有五六個重要性較次的團體，如「解放團」、「戰鬥會」、「北方解放會」、「民事與軍事組織」等等團體。參加這一抵抗運動的，包括左翼與中間的政黨，如共

產黨、社會黨、急進社會黨、人民共和黨、民主聯盟 (Democratic Alliance) 及共和聯盟 (Republican Federation) 等黨派，其中自以共產黨的勢力為最大。這些黨派組成了全國抵抗會議 (National Resistance Council)，指揮反納粹反維琪的運動。他們並成立所謂「內地軍」(French Forces of the Interior, F.F.I.)，從事軍事的鬥爭。所以盟軍登陸之後，法國就能够迅速的獲得解放。

同時在法國國外，抵抗德國的運動也在戴高樂的指導下積極推進。戴高樂將軍在看到法國準備投降以後，即逃往倫敦，發出呼籲，號召主張繼續作戰的法國人同他團結一起，對納粹誓死鬥爭。他說「法國祇打了一次敗仗，但並沒有輸去戰爭。」英國邱吉爾政府即承認戴高樂為「自由法國」(Free France) 的領袖，幫助他組織軍隊。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戴高樂組成了法蘭西民族委員會 (French National Committee)。蘇聯即於九月二十六日予以承認，羅斯福總統也於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租借法案得適用於法國政府。到了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自由法國」又改稱為「戰鬥法國」( Fighting France)，更表明出戴高樂政府的存在意義。

盟軍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登陸北非，維琪政府的軍隊當即投降，組成北非政府，由吉羅 (Giraud) 將軍負責，與盟軍站在一起，對軸心軍隊作戰。到了一九四三年一月的卡薩勃朗卡會議中，由於羅斯福總統的拉攏，戴高樂與吉羅見面，商談合作，經過數月的談判，二個海外的抵抗勢力始行合併，於同年六月三日組成「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Frenc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此委員會隨即為英美蘇等國所承認，從此法國的抗敵勢力就更形強大。

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三日，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稱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 (G. P. R. F.)，隨着盟軍

的登陸歐洲與巴黎的解放，此臨時政府即自北非遷到巴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聯合國正式承認臨時政府，等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後，法國纔重新獲得完全的解放。

#### 四 第四共和的誕生

在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遷回巴黎以後，即擴充其組織基礎，包括抵抗運動的各方面人物，同時臨時諮議會(Provisional Consultative Assembly)的組織也大為擴大，使能代表各方面的政治意見。臨時政府曾頒布數種命令，處理維琪政府時代的法律，而恢復第三共和的許多法律。至一九四五年五月與九月先後舉行市鎮的選舉。到了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又舉行一次全國總選舉，組成國民製憲會議(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這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以後法國第一次舉行的全國大選，婦女也在歷史上第一次參加選舉。結果在五八六個製憲會議的議員中，共產黨得到了一五一席，人民共和黨得一五〇席，社會黨得一一三九席，左翼勢力佔着極大的優勢。新議會成立後，仍一致選舉戴高樂為臨時政府的領袖，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一月，戴高樂政府爲了要堅持通過龐大的軍事預算，爲共產黨與社會黨所反對，終於辭職下台，而由社會黨的古恩(Felix Gouin)組織新政府。

在製憲會議選舉的同時，臨時政府又叫全國選民投票決定是否廢除舊憲法而重製新憲法的問題，結果投票贊成草擬新憲法的票數爲一八、五九七、〇〇〇票，反對的僅佔六九七、八九四票。他們反對舊憲法的出發點，各不相同。在保守的右派人士看來，舊憲法下的政府組織極不穩定，在第三共和約七十年時期中，就有一百餘個政府之多，從一九二〇年以後，就有四十二個政府，因此他們主張草訂新憲，

增強行政權，使不致受立法議會過分的牽制。在左派的人士看來，舊憲法為資產階級的憲法，對人民意志的限制過嚴，而參議院的權力頗大，對於衆議院行使權力，時予妨礙；而且這次大戰以後，時勢已完全不同，憲法中不但須涉及政治問題，而且對經濟社會問題也該有所規定。（可參考 *The French Constitutional Problem*, by Pierre Sibbe, *Fortnightly*, June, 1946）在這樣情形下，就有百分之九十六的選民均要求製定新憲法。

新選出的製憲會議經過五個多月的研討，終於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以三〇九票對二四九票的多數，通過新憲法草案。這是所謂「新人權宣言」，是五年來法國抗敵運動的思想結晶。依照政府規定，新憲法製定後須提交全國人民投票複決通過，但在五月五日舉行的憲法公民複決中，却以一百萬票之差被人民否決了。這次憲草被否決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中右派的反對，戴高樂與人民共和黨都號召人民投票反對，因憲草中規定設立一院制，代表人民的立法機關有完全控制行政機構之權；同時憲草中有「財產權由法律規定」的一條，而大資產階級則主張財產權應在憲法中規定保護。由於中右派的聯合反對，憲草終於被否決了。

第一次憲草被否決後，政府即於六月二日舉行大選，組織新製憲會議，重行起草憲法。選舉結果以人民共和黨佔優勢，獲得一六三席，共產黨與社會黨的議席均較上屆略為減低。選舉揭曉後，由人民共和黨皮杜爾（Bidauld）組織新政府，製憲會議亦即加緊製憲工作，完成後，於去年十月十三日提交全國人民複決。戴高樂派雖仍極力反對，但由於人民共和黨的投贊成票，終於獲得通過。不過這次投票的人數並不很多，投贊成票的佔選民百分之三六，投反對票的佔百分之三一，而放棄投票權的也佔百分之三

二。至此法蘭西第四共和的憲法終於產生。

新憲法通過後，而於十一月十日舉行國民議會 (National Assembly) 的選舉，結果共產黨成爲最大的政黨。各黨在國民議會的席次分配如下：共產黨一八六席，人民共和黨一六三席，社會黨一〇四席，左翼聯盟 (包括急進社會黨) 六三席，自由共和黨及其他右派共八二席。(見 *The Fourth French Republic*, by E. J. Knapton, *Current History*, February, 1947) 同時十二月初共和議會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的選舉，也以共產黨佔優勢。共產黨本來要求出而組織政府，但因人民共和黨的反對，遂由社會黨雷翁勃倫組織純社會黨的臨時政府。到了今年一月十六日二院議會選舉社會黨員歐禮和 (Vincent Auriol) 爲第四共和的第一任大總統。歐禮和就職後即依憲法規定，任命新總理組織政府。共產黨爲議會中的第一大黨，本該出而組閣，但由於人民共和黨的反對，歐禮和即任命社會黨的賴瑪迪 (Paul Ramadier) 出而組織聯合內閣。於是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就完全成立了。

## 五 第四共和的新憲法

我們要瞭解戰後法國第四共和的發展，不能不對新憲法的內容有概括的說明。因爲這一新憲法是法國當前各派政黨政治思想調和的結晶，對於此後法國政治發展的動向有着極大的關係。

新憲法除了序文外，共分十二章，一〇七節。序言中的原則，可說是一篇「新人權宣言」，其中除重申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時人權宣言所賦予的自由與權利外，並迎合新潮流的需要，列舉政治經濟與社會各種新原則。其中重要的有：在政治方面，法蘭西共和國遵守國際公法，反對侵略戰爭，在相互條件下



限制國家主權，以組織並維持和平，放棄以前壓迫殖民地的政策。在經濟方面，凡屬全國性或獨占性的企業與財產均為公衆的產業。在社會方面，每人均有工作義務及獲得職業的權利，每人均可加入職工會，工人可參加關於工作條件及企業管理的集體談判之權，有依法規定罷工之權，婦孺及老弱有受醫療及休息之權，兒童與成人有受各種教育之權。這些原則把戰後的世界新思潮完全匯集於新憲法中，由此可以看出法國將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新民主國家。

新憲法關於政府組織的規定，是採取議會共和制(Parliamentary or Assembly Republic)。關於這一問題，左右派間的爭執極為激烈。戴高樂派與人民共和黨的一部分議員主張成立總統共和制(Presidential Republic)，總統擁有極大的權力。去年五月間被否決的憲草，是完全採取議會共和制，議會祇有一院的組織，權力極大，而結果則被公民否決。現在所通過的憲法雖仍為議會共和制，但這已是二派意見的調和，即議會仍採二院制，國民議會與共和議會，不過共和議會(即參議院)的權力已不如第三共和憲法下參議院那樣大了。共和議會的權力祇限於審議法律案及發表意見，不復能對國民議會權力的行使，予以很大的限制。這是二方意見調和的結果。除了國民議會與共和議會外，憲法尚規定設立經濟委員會(The Economic Council)與法蘭西聯邦議會(The Assembly of the French Union)。前者對全國經濟措施提供意見，後者則為法蘭西聯邦(由法國本部、海外各省與領地及各協同國 Associated States 組成)的諮詢機關。

憲法關於總統、內閣及議會間的關係，大致與第三共和憲法相同。總統有選任內閣總理之權(第一次憲草無此權)，不過此總理人選須經國民議會投票信任以後，方可正式任命。內閣係向國民議會負

責，而不對共和議會負責。如果在十八個月內國民議會對二次內閣投不信任票以後，政府可徵求議長同意，而解散國民議會。這些規定與第三共和的憲法都稍有不同，在此新憲法下的法國政府，也許能比以前較為穩固。（法國第四共和憲法全文，載 *Current History*, Feb. 1749）總之，第四共和的新憲法具有許多的優點，是法國一五〇年中十四種憲法中最佳的一種，至於將來的成效如何，則尙有待於以後實行情形如何來決定了。

## 六 政黨勢力的消長

法國是一個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戰前就以政黨林立聞名世界。經過這次大戰以後，雖然政黨勢力的消長與分化很大，但仍然有許多黨派存在。這些黨派的活動，對於今後法國政局的演變，有着極大的關係。

目前法國勢力最大的政黨，當推共產黨。它在國民議會與共和議會所佔的議席，均超過其他政黨。法國共產黨在戰前的勢力本來不小，當此次大戰爆發後，達賴第政府即把它解散。因而轉入地下活動，由於它積極從事抗敵的工作，即獲得國內多數人民的擁護。共產黨的基礎全建築在工人羣衆的身上，擁有極大勢力的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Travail, C. G. T.*），即在共產黨的勢力影響之下。共產黨的戰後政治主張，仍爲擁護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各黨共同通過之全國抵抗會議的綱領。在賴瑪迪內閣中，共產黨佔有五個閣員，在此後法國政治中，共產黨自將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該黨的重要領袖爲多萊士（*Maurice Thorez*）、杜克羅（*Jacques Duclos*）與加香（*Marcel Cachin*）等人。

與共產黨勢力不相上下的是人民共和運動黨 (Mouvement Republicain Populaire, M. R. P.)。這是戰後新出現的政黨，其前身爲人民民主黨或天主教社會黨 (Popular Democratic or Social Catholic Party)，這是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一個政黨。在戰爭期間，由於人民共和黨的努力參加抗敵運動，與共產黨社會黨合作，所以勢力迅速發展。人民共和黨原來含有很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但是在法國解放以後，由於左傾勢力的膨大，法國的大資產階級即極力扶植人民共和黨，以與左翼的勢力相對抗，因此在去年六月間第二次制憲會議選舉時，人民共和黨就得到較多的票數。在今後的數年中，人民共和黨將在皮杜爾與許曼 (Maurice Schumann) 等領袖的領導下，而成爲法國右翼最大的政黨了。

法國的第三個大黨爲社會黨。社會黨在戰前本爲一個大黨，但目前則由於政策的搖擺不定，失去了許多的信徒。較左的投向共產黨，較右的加入了人民共和黨，因此在每次選舉中，其選票總一次比一次減低，不過當共產黨與人民共和黨勢均力敵的局勢下，社會黨却佔盡了便宜。去年雷翁勃倫曾組織純社會黨的臨時內閣，今年一月社會黨的領袖奧禮和又當選爲大總統，賴馬迪則組織新政府，其中社會黨黨員佔八人之多。但是這種情形是暫時性的，一等到共產黨與人民共和黨的均勢破裂時，社會黨就不會再有這種倖運了。

除了上述三大政黨之外，還有數個較小的政黨。急進社會黨 (Radical Socialist Party) 本是第三共和國最大的政黨，但是由於戰前該黨擁護慕尼赫綏靖政策，戰時並有若干領袖與納粹德國合作，因此戰後的勢力已大形降低。自由共和黨 (Parti Republicain de la Liberté, P. R. L.) 是最反動的政黨，含有濃厚的法西斯色彩，以反共爲其主要的政綱。該黨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由數個右翼小政黨的份子合組而

成，連戰前法國法西斯領袖洛格 (Colonel de la Rocque) 的「火十字團」的份子，也包括在內，領袖為雷瑪羅米 (Jules Ramaromy)。他們在表面上提出了三個 R (Reconcili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的口號，而實際上則反對社會化，擁護資本主義制度，是比人民共和黨更右傾更反動的政黨。此外尚有民主與社會抵抗同盟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Union of Resistance, U. D. S. R.) 及獨立共和黨等小黨派。

## 七 經濟建設與莫南計劃

法國新生之後，在經濟方面亦即從事新的建設。在這次戰爭中，法國經濟方面的損失極大，但由於新政府的領導有方，全國工人的努力生產，若干工業已很迅速地恢復到過去的狀態。臨時政府遷回法國以後，即根據抵抗會議的共同綱領，將若干重工業、信用機構與公用事業收歸國營，社會主義化的經濟計劃已逐步開始實行。

法國政府爲了推進經濟建設起見，現已採用了一個莫南計劃 (The Mornet Plan, 其摘要可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英國經濟學者)。莫南計劃在開頭一章中，即列舉戰時法國損失的慘重，過去的生產水準比各國低，對外的經濟依賴頗大，戰後如不積極從事現代化，則安全無法保障，而法國也將更形衰落下去。

莫南計劃的原則，爲各種經濟活動應密切配合起來，並規定目標如下：至一九四六年底恢復一九三八年的生產水準，到一九四八年年中恢復一九二九年的生產水準（比一九三九年水準超過四分之一）；

到一九五〇年，生產水準要到達比一九二九年的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關於一九四七——一九五〇的生產目標，莫南計劃列舉六種「基本資源」的生產與建設目標如下：

	單位	一九二九	一九三八	一九四七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一九五〇
煤	百萬噸	五五	四七·六	五五·五	五九	六三	六七
電氣	十億瓩時	一四·四	三〇·七	三六	三〇	三三	三七
鋼	百萬噸	九·七	六·三	七	九	一〇	一一
鐵	百萬噸	一·八	〇·七	一·三	二	二·五	二·七
水泥	百萬噸	五·三	三·六	六	八	一一·五	一三·五
農業機械	〇〇〇		二·七	一八·三			
運輸							
鐵路	百萬噸	三四	一三三	一六〇	一九〇	三三〇	二四〇
航路	百萬噸	五〇·三	四五	二六	四〇	五四	五九
公路運輸	〇〇〇噸		一、〇〇〇	一、〇六〇	一、三三〇	一、三三〇	一、四〇七

此外關於農產及非農業的生產，也定下了具體的計劃。不過上面所預定的生產數字，如煤與鐵鋼等的生產，尚不够供應國內實際的需要，因此還須從國外輸入。由於這一關係，法國對於魯爾的未來管理及薩爾之經濟的合併的問題，極為重視。

法國由於貿易的入超，每年需要大量的外匯，而外匯又是法國所極感缺乏的，因此即計劃推廣輸出，預計一九四七年的輸出貨值為一、五〇〇億法郎，到一九五〇年增加至二、六五〇億法郎。一九四七

年法國的國家收入暫時估計爲三〇、〇〇〇億法郎，到一九五〇年則可增加至三七〇、〇〇〇法郎之多。

莫南計劃是法國經濟建設的四年計劃，如果能够順利實行，那末四年以後，法國的經濟就可以比戰前更爲發達了。

## 八 東西二大勢力的橋樑

法國自從納粹的鐵蹄下獲得解放，並很迅速的強盛起來以後，其在外交上的地位也更顯得空前的重要。原來這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形勢已起了基本的變化：德義是戰敗了；東歐各國都從貴族地主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成立新民主政府；英國對歐的傳統均勢政策也完全破滅，而社會主義蘇聯在歐陸的勢力，則有驚人的發展。在這一歐洲新形勢下，法國外交的動向，實對整個局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新生的法國也就成爲東西二大勢力極力爭取的對象。

美英二國的保守勢力，極力拉攏法國，使法國成爲歐洲防蘇的前哨站。在抗德時期的戴高樂政府，本來全受英美政府的支持，但等到法國解放，臨時政府遷回巴黎之後，由於法國國內地下抵抗運動勢力的強大，法國政府的組成份子隨即起了重大的變化，英美已不能憑藉過去的關係而完全左右法國的外交政策。但此種事實的發展並未使英美的保守勢力灰心，相反的，他們更加緊拉攏法國。例如在去年五月法國第一次憲草被否決之後，美國即與法國簽訂金融協定（五月二十八日），美國企圖藉經濟援助的方式，而影響法國的政治，因爲在金融協定簽訂之後不久，正是法國舉行第二次製憲會議的選舉（六月二

日），結果人民共和黨的票數比第一次選舉大增，皮杜爾即起而組織政府，在外交上時與英美採取一致的態度。至於英國，尤其是反動勢力的代表者邱吉爾，更公開倡導組織西歐集團，建議德法聯姻，組成新十字軍，以與蘇聯相對抗。英國的工黨政府雖然沒有像邱吉爾那樣公開主張組織反蘇的西歐集團，但其拉攏法國的工作則非常努力，到了今年三月四日就成立了英法同盟，以防止德國的侵略，保障二國的安全。

法國政府對於英美拉攏的用意，並不是不明白，但它之所以接受英美的伸手，全爲着它自己的利益打算。法國深知處在國際三大勢力鬥爭之間，祇有堅持自己的中立地位，而不投靠任何一方，纔能保持於彼有利的形勢。法國固不拒絕英美的拉攏，但在另一方面，也不投入反蘇的運動。遠在一九四四年，法國即與蘇聯訂立了同盟，解放以後又與蘇聯訂立貿易協定，獲得蘇聯糧食的接濟。法國政府當前的外交政策，是使法國作爲東西二方的橋樑，而其外交目標的重心點，則在如何防止德國的復興，再度發動侵略。法國國內除了少數的人士外，都在這個大目標下一致團結起來。法國大多數的人民絕不會接受西歐集團的觀念，因爲西歐集團的主要目的，不在防德，而在反蘇，這與法國的國家利益完全衝突。所以三月間簽訂的英法同盟，並不能視爲西歐集團的初步實現。法國的目的是在同英國、蘇聯以及東歐的波蘭、捷克等國，結成更多的二國同盟，造成一條防止德國復興的安全網，以保障新生第四共和的安全。這是法國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法國各大黨所能一致擁護的外交政策。要是法國能够切實執行這樣的外交政策，則不但可增強其國際地位，並可促進各大國間的團結與世界和平。

## 九 戴高樂不能阻止第四共和的發展

法國是新生了，第四共和也已誕生了，它正朝着新的道路邁步前進。但在新法國前進的道路上，並不是完全平坦而毫無絲毫障礙的。法國經過這次大戰後，全國極大多數的人民均已覺醒過來，而代表金融資本家利益的反動勢力則已日漸滅落，可是反動勢力統治了法國數十年，勢力根深蒂固，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根絕得了的。因此在第四共和誕生後不久，右派的勢力又復團結起來，企圖推翻第四共和。右派的勢力現在已找到一個重要的領導者，那就是對法國解放極有功勳的戴高樂將軍。在這次對德作戰中，戴高樂領導着海外的抗敵力量，從事對德作戰，本為法國人民所一致擁護，這從勝利後戴高樂第一次回到法國時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情形，即可證明。但是戴高樂回國以後，並不能完全瞭解法國人民的需要，更不肯接受新時代的潮流，因此在去年一月就被逼下台。戴高樂對於兩次新憲草，都堅持反對，號召人民投反對票。他反對立法權的擴大，而主張提高行政權，實行變相的獨裁政制。可是他這種倒退的企圖，在全國人民一致的反對下，終於失敗了。

自從今年三月十二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援助希、土防止共產主義的驚人演說以後，法國的右派份子得到了鼓勵，戴高樂也就出來領導這一反第四共和的運動。他倒處發表演說，組織「人民團結運動」，使反動的極右派政黨團結起來，並拉攏人民共和黨的右翼黨員以及社會黨的動搖份子，企圖分化社會黨、共產黨和人民共和黨的團結，使法國形成分裂的局面。戴高樂所領導的「人民團結運動」的政治主張，在四月七日戴氏在斯脫拉斯堡的演說中，有明白的宣示。他在演說中提出四個基本要點：（一）改



革憲法；(二)促進勞資合作；(三)在各殖民地推進積極的進步政策；(四)在外交方面加緊與英美合作。這明顯說明戴氏在國內方面反對第四共和的新憲法及戰後工人所爭取到的新利益；在外交方面加緊對殖民地的統治，並與英美合作組織反蘇的西歐集團。戴氏並在演說中說過：「新的暴政再起，威脅全世界或世界之一部分，美法二國必能攜手合作，反對此一暴政。」戴氏的言外之意是再明顯也沒有了。

戴高樂憑藉其解放法國的功勳，在國內有大資產階級的支持，在國外有邱吉爾與杜魯門的聲援，其所領導的「人民團結運動」，實是第四共和前進道上的一個重大威脅。不過我們就法國國內的形勢來說，戴高樂運動的前途是不可能有多大的發展的，因為法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已經覺醒起來，只要擁護第四共和的勢力能堅強團結，倒退的戴高樂決不可能因抗敵有功而即獲得法國人民的擁護，正如投降納粹的貝當元帥決不能因其先前的功勳而不受法國人民的唾棄一樣。

# 戰後的德國

宦鄉

## 一 戰敗的德國

希特勒德國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正式向蘇軍及美英聯軍分別投降，其全國國土即為美蘇英法四國軍隊所分區佔領。各國佔區的劃分大體上依照投降時各國軍隊所已經到達的界綫而定——譬如，蘇軍在五月二日時業已到達易北河東岸和薩克森尼亞區(Saxony)，所以後來劃分佔領區時，即以易北河東及薩克森尼的全部劃給蘇聯；但易北河出海港口的漢堡和基爾運河出海港口的基爾，却於五月三日為英軍先行攻取，而魯爾區域一向是由英軍擔任總攻，所以這些地方都被劃作英國佔區；美軍在對德總攻勢中所擔任的是萊茵區及巴伐利亞，所以這一地帶就歸美國佔領；至於法軍，則只在薩爾區有些表現，但因雅爾達決議（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中曾經規定：「三國已經商得同意，如果法國願意的話，三國當邀請它承受一個佔領區，并參予管制德國委員會，作為第四委員，關於法國所佔領區域的範圍，將由有關四國政府經由她們的代表在歐州顧問委員會中共同商定，」所以後來由英美兩國佔區中劃出一小塊來，加上薩爾，作為法國的佔區。

佔領雖然分區，但管制却希望統一協調。因此，雅爾達決議又規定：「成立一個中央管制委員會，來執行互相協調管理控制的工作，委員會由三（或四）國的最高司令官組成，總部設在柏林。」在戰事結束之後，柏林雖然是蘇軍所解放，且在蘇軍佔區中心，但蘇軍仍然遵守雅爾達決議，把這個德國首都

交出來，由盟國共同佔領。這個世界的第四大都會也被劃作四個佔領區，分別由英美法蘇四國軍隊控制，不過蘇軍所控制的區域比較面積最大。

一般的說法，都認為英國得到了德國最主要的工業區；蘇聯得到了農業區；美國所得到的是次等貨（包括農工業）；而法國則只吃剩人家吃剩的東西，外加一個美麗的葡萄園。這四個區域的更具體情況如左：

蘇軍佔區——德國東北部，面積四萬六千三百方英哩，人口二千二百萬，為德國糧食生產的主要區域，但土地不如西部南部肥沃，所以農產品能輸出者不多。此外，這一區域中出產佔全德總產量百分之十四的煤，百分之十二的鐵以及百分之十二的鋼。

美軍佔區——德國南部，面積四萬二千五百方英哩，人口一千七百三十萬，全區出產之鋼鐵僅各佔全德總產量百分之二，有些小工業和農業，但都不够自給自足；不過，本區中擁有慕尼黑、斯圖加特等有名的納粹發祥地帶，以及巴伐利亞的田莊和風景區，為一重大特色。

英軍佔區——德國西北部，面積三萬六千六百萬方英哩，人口二千萬，糧食極度缺乏，但所產的煤佔全德總產量百分之七十八，鐵佔百分之七十二，鋼佔百分之七十二，較歐洲任何地區更富潛力。

法軍佔區——德國西南部，面積一萬六千八百方英哩，人口二百四十萬，糧食也是不能自給，不過產煤佔全德總產量百分之八，鐵及鋼各佔百分之十四。

除了分區佔領之外，德國的東西部領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西部，歐洲最大鐵礦所在地的阿爾薩斯、洛林，重行劃入法國版圖，恢復了一九一九年的情狀。在東部，則波茨坦宣言（一九四五年八月三

日)有這樣兩個決定：其一，「蘇聯毗鄰波羅的海之西部邊疆，應自但澤灣東岸之一點，迤東經勃朗尼斯堡哥達普之北，以達立陶宛、波蘭共和國以及東普魯士疆界之會合點；本會議并在原則上同意蘇聯政府之提議，即哥尼斯堡城及上文所述之鄰近地區最後讓予蘇聯，由專家勘定其實際疆界」；其二，「三國政府領袖一致認為在波蘭西部邊境未定前，以前德國東部領土，即自史溫曼德以西之波臣的海沿奧德河至與尼斯河西段會流處，再由尼斯河西段至捷克邊境，包括經本會議決定不歸蘇聯管轄之東普魯士，包括以前的但澤自由市區域，均由波蘭政府管轄；且為達到此種目的，應不得視為蘇聯在德佔領區中之一部份」。這樣一來，德國的東部邊疆將以奧德河及尼斯河為界，在普魯士軍人傳統的發源地——東普魯士，則被分割為二：一交波蘭，一交蘇聯；至其西部邊疆則除薩爾外，大致恢復一九一九年的情狀。

德國最後疆界的確定，尚須經過和會的一番手續，方能成為合法化，但大體上看去，儘管現在美國對德波邊界提出異議，將來的和約也許不致把波茨坦宣言變動得太厲害的。而況在事實上，這二十二個月來，波蘭已經開始遵照波茨坦宣言中的另一決議，把奧德河尼斯河以東的幾百萬德國人分批驅逐出境遣返德國，另將波蘭人移入居住。在這種情形之下，除非盟國共同決議，再把波蘭人遣回波蘭，允許德國人重返故居，否則要變更德波邊界，恐怕於事於勢都沒有可能。

除掉波蘭之外，捷克和匈牙利也在分別遣送各該國內的德國人民返回德國。這大批大批的德國人被遣送的結果，就使得難民問題成為今天四個佔區的嚴重負擔。

波茨坦宣言中，決定了盟國管制德國的政治經濟原則。關於政治者，其要點為：「一、解除德國全部武裝，剷除或控制可以用作軍事生產的一切德國工業；二、使德國人民確信軍事上已完全失敗，而不

能逃避他們自己加於本身的責任；三、摧毀納粹黨和它附屬及監督的機關，確保此等機構不能以任何方式復活，逮捕審訊所有納粹戰犯，一切納粹黨徒及對盟國持敵對行為者不准擔任公職及半公職，也不准在若干重要私人事業上，居於負責地位；四、準備使德國的政治生活得以在民主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准許并鼓勵德國各地一切民主政黨的成立；五、使德國得在將來的國際生活上，參予和平合作。」關於經濟者，其要點爲：「一、禁止一切武器軍火之生產，嚴格管制一切與作戰經濟直接需要有關物資之生產，消滅因卡迭爾、辛迪辛、托拉斯及其他獨佔集團；二、德國應保持一不超過歐洲國家平均生活水準之生活水準（所謂歐洲國家意指聯合王國及蘇聯以外之一切歐洲國家），凡超過此水準之生產能力，將按照盟國賠償委員會所擬并經有關政府批准之賠償計劃將其遷移或予摧毀；三、佔領期中應視德國爲一個經濟單位，其富源應平均分配，以減輕佔領者的負擔，所有輸出之收入應儘先補助輸入，其不足之數由各國共同分擔；四、蘇聯所提之賠償要求，將以遷移德境蘇聯佔領區物資、德國在國外之適當資產以及西方區域遷移之工業設備中抽取百分之十，獲得滿足；工業設備之遷移應儘速進行，自宣言公佈日起六個月內決定遷移數量；決定後兩年內完成遷移。」根據這個經濟原則，四國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又成了一個以工業生產爲指標的德國生活水準的協議，規定在管制期間，德國鋼鐵產業不得超出一九三八年年度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九，鋼百分之五十一，鋅百分之四十，鉛百分之四十六，機械百分之十二，化學製品百分之四十，電力百分之六十。

這些決定都是在盟國戰時團結合作精神尙未喪失殆盡的時候得到的，等到戰爭一結束，勾心鬥角的權力政治恢復起來，於是每個決定都變成行不通的東西了。首先，波茨坦宣言中關於政治部份的決議，

在英美佔區中，有的全未實行，有的陽奉陰違，有的全不澈底。其次，英美佔區中的種種措施，使蘇聯發生一種「管制德國非為消滅戰爭，實是準備新的戰爭」的印象，從而蘇聯的態度也趨於強硬。第三，各個佔區當局，各自按照本國國內的政策與利益厘訂其在德國推行的政策：蘇聯按照她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想改造其佔區的社會經濟機構；英國按照工黨所謂「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來推行佔區中主要工業國有化的運動；美國提倡自由企業和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法國佔區則反映着法國本國混亂而一切在試驗中的情形，同時法國深怕德國經濟統一的結果會引起政治的統一，引起德國的再度強大，堅持經濟政治的分裂德國運動。——凡此各自為政的情形，使得每個德國被佔區各自形成一個政治經濟的特殊形態，各區之間宛如隔開一道又深又闊的鴻溝，難於踰越。第四，以上這些因素就造成了經濟上的各自孤立；按德國的四部份來說，以前是互相依存，人貨交流異常頻繁密切的，現在它們被迫得不能不仰給於自己區內供求不相適應的資源了，四區內沒有一區能充份獲得製造它所需物資的原料，德國全境迄今還沒有統一的貨幣、金融與會計政策，物價各區不同，區與區間的貿易又小又不規律，往往經過軍事統帥長期商談以後纔能按照以貨易貨的辦法進行，甚至交通與運輸也感受到佔區界限的障礙——這些情形所造成功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當然是到處發生經濟蕭條，到處發生經濟混亂了。

四區各自為政的情形，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以後，變成了三區各自為政，因為在十月十九日，英美兩國簽訂了一個英美兩佔區經濟合併的協定，自本年一月一日起實行。這個合併運動發動於同年五月，原擬邀請法國參加，但法國提出「必須先行解決魯爾問題——承認國際共管魯爾」為交換條件，英美——尤其英國不能接受，所以最後只好讓法國置身事外。英美這種行動的結果更加深了「分裂德國為東西兩部

」，同時也更加强了英美與蘇聯兩大勢力之間的互相仇視和猜忌。

毫無疑問地，英美佔區合併運動是違反了波茨坦宣言的。在六月間，美國更進一步撕毀了波茨坦宣言的賠款部份，停止蘇聯由美國佔區中搬遷賠償項下的物資；不久英國也照樣辦理。接着，貝爾納斯又發表了他那有名的斯圖加特演說，根本否定德國東部新疆界的永久性。這兩下子一來，東西對壘的僵局從此形成，德國問題的解決就變成「難於上青天」的艱鉅工作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召開的莫斯科會議，當然在每個問題上都互相矛盾衝突，而無法獲得明朗的進展。

## 二 美英佔領區

在美英佔區經濟合併以前，兩國的政策雖然在基調上完全相同，但在執行上却多少有些差異。舉其最重要者言之，英國會把佔區中的煤礦「社會化」，接着又在一九四六年夏季把製鋼業收歸軍政府管理，貝文并且還發表正式申明，說要把化學及機器工業都加以「社會化」并取消德國卡迭爾及各種獨佔組合的特權。這一點，即令真的實行，也不會是怎麼澈底的；英國本國一年半來推行社會化的經驗已經足夠給我們明確的啓示了。但，縱使是稍為沾染了一點點干涉主義氣息的政策，也為美國所激烈反對，不僅是因為美國在立國的基本理論上反對干涉私人經濟和自由企業，實在更是因為美國獨佔資本與德國各種獨佔集團都有二十年以上的血緣關係，德國獨佔集團的解體就會直接間接地損害到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基本利益。所以，兩區合併之後，美國即以全力阻撓英國的「社會化德國基本工業」政策的實施。結果畢竟還是英國屈服，從去年十月以後，英國政府就把這計劃擱了起來。

事實上，美英兩區經濟合併的實施，佔便宜的還是美國，因為在他們經濟貧乏的佔領區以外，現在加上了廣大富饒的魯爾油田和萊茵區鋼鐵（據統計，在過去一年半當中，這兩個區內的工業生產已恢復了戰前的百分之十（鋼），至百分之三十五（煤），英軍政府正以全力謀生產的增加）；而且爲了使兩區在三年之內完成自給自足起見，兩國同意各撥一億二千五百萬鎊來作復興經費。至於英佔區的行政費用（每年達八千萬鎊！）如何辦法，則毫無下文。這樣一來，不啻是在英國既有的重擔之上，更加上一層負擔。

美英佔區中第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大眾的貧困和財富的集中，其惡劣的程度，甚至較之一九三二年——經濟恐慌達到最高峯的一年——還有過之無不及。據英區社會民主黨領袖馬荷博士的論斷：「整個英美佔區中的德國人，百分之十是大富翁；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是勉強能維持『人的生活』的農民；百分之二十五勉強能免於飢餓；其餘百分之四十就全靠軍政府的救濟過日子，每天在飢餓線上掙扎。」美國名經濟學家斯泰因堡加以解釋道：「最末一等的德國人包括戰爭中被炸毀家屋的，和由蘇聯、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地被驅逐回國的，簡直是一無所有，連住的地方都要公家供給，吃更不用說了。第三種德國人是指的工人及雇員，每天可以得到一千二百七十五卡洛里熱量的分配食糧；不過比難民好一點的是，還有房屋好住。第二種德國人是指農民，唯一的家屋財產還勉強保持完整沒有損失的德國人。最上層的百分之十的人則幾乎全是納粹份子及其幫兇幫閒，他們在戰爭期間靠戰時經濟的實施發了橫財，在今天軍政府管制之下，不僅沒有受到審判（除極少數極少數以外），反而搖身一變，成爲軍政府最歡喜運用的工具，從而得以保全其財產，并任意揮霍。」



根據這些說法，可知德國納粹時代的階級構成，迄今在美英（法國亦然）佔區中仍然被保留着，絲毫沒有改變。所謂肅清納粹之說，雖然時常見之於各該國的官方文書——尤其美國軍政府經常以「肅清了多少多少納粹份子」自誇，可是，事實證明，這全是假的。以美國佔區而論，據「民族雜誌」編輯伐耀氏的報導，到一九四六年底為止，共已查出納粹黨徒六十萬名，其中受審判刑者不及二十四人，百分之十五輕輕處罰一下了事，其餘百分之八十五完全無罪釋放。至於這些納粹黨徒們的財產則一點未動。尤其令人感到不滿的是，被處罰的多半是些納粹小鬼，大頭子一個也沒有處分過。最近，美國軍政府更把肅清納粹的工作交給德國人自己去擔任，而這些被選的德國人不少是過去納粹法庭的法官（竟佔總數三分之一強！）。在這種情形之下，今後的肅清納粹工作，其效率將更見低微，不言可喻。英區的情形也差不到那裏。

不僅納粹沒被肅清，就連德國的軍事潛能還被保留着。如這次莫斯科會議中蘇外長莫洛托夫所指出的，截至今年年初為止，西部佔領區一千五百五十四家應予拆除的工廠中，只有三家折除了。在英軍佔區中，製造坦克、飛機、大炮和其他軍火的工廠只消滅了百分之七。英美把規定應該消滅的軍需工廠，宣佈為「中立化」，就在這三個字的掩蓋下面，牠們原封不動地保存着。此外，英國并被迫正式承認還有八萬一千名德軍迄今尚未解除武裝，另有若干德國「軍事部隊被用來在船上清除德國領海以內的水雷。」

在經濟上，簡直沒有確定的政策。美國佔領德國一年多，除對運輸交通系統略作修理外，一事未做，而在等待德國和美國的私人企業家自動投資恢復生產，可是對幣制、原料種種問題全無打算，結果

弄得這般企業家們裹足不前。英國佔區雖把煤礦及煉鋼業收歸公有，但軍政府從不會替工人好好解決衣食問題，以致工人情緒低落，生產大見減少。本年二月還曾發生魯爾區工人大示威的現象，迫得英軍出動鎮壓。美英官方對於佔區的經濟蕭條，不先自反省，却把全部責任推諉到蘇聯的不合作上。據說蘇聯佔的是農業區，但是蘇聯不肯把農產品運到西方來。其實，德國東北部雖然確是農業區域，但因地瘠之故，產量并不特別豐饒；而在戰前，西部德國的糧食也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靠外國輸入的。

在政治上，佔領之初，爲了安全的要求，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組黨與工會活動等自由，一概都被嚴格限制。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限制纔逐漸放鬆，政黨的組織與活動跟着公開起來了；但工會的組織和活動，在美區中仍然受到重重阻礙，雖然在英區中稍稍比較自由。一九四六年春季，美英兩佔區并且還實行選舉，美國且在所佔巴伐利亞、符吞堡、赫森三省中通過憲法草案。夏季以後，德國人已被許成立區與邦政府，其官員由軍政府委派。

現在德國所有的黨派，撇開若干小政團不算，大致有四個：

第一是社會統一黨，爲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的左翼所含併組成，在柏林與蘇軍佔區中頗起領導作用，但在美英佔區中却被各方歧視壓迫，無法抬頭。它的綱領主張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它的勢力原係由地下抵抗活動中崛起，仍力求保存團結所有民主與工人集團的反法西斯傳統，迄今業已取得若干職工會與工場會議的領導權。

第二是社會民主黨，事實上即過去社會民主黨的右翼，現在擁有美英佔區中很多的黨員。他們的政綱宛如英國工黨，主要地是希望按民主漸進方式完成農村改革與社會化經濟。他們認爲威瑪共和國的失

敗是由於中產階級的不擁護，所以竭力倡導一種中產階級能够適應的社會主義。

第三是基督教民主（或社會主義）聯盟，爲以前「天主教中心」及「巴伐利亞人民黨」的份子合組而成。它的主張非常複雜，沒有一定統一意見，甚至因時因地而異旨趣。有人說它「在柏林時爲了與社會統一黨競爭，它是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在漢堡它是保守的、資本主義的；在科倫它是舊教的；在慕尼黑它又是反革命的；在蘇聯佔區它却是提倡聖經中的原始共產主義的。」總之一句話，它的目的是希望把一切右翼的勢力、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團結在一起。正是因爲它的內容太複雜的緣故，它的組織鬆懈，政綱矛盾到了極點；但也正是因爲它力圖包括右翼各派的緣故，所以它在各區都得到相當數量的擁護者。根據去年十一月的教議會選舉紀錄，它在英區中得到百分之三十七的選票，美區中百分之五十、蘇區中百分之二十四，和法區中百分之五十五的選票。由這裏，我們不難看出它是深得美法兩區的軍政當局的支持的。

第四是自由民主黨，爲德國目前最保守的政治集團，由以前「民主黨」與「德國人民黨」的最右翼份子所組成，贊成恢復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具有很濃的國家主義色彩，不過人數和影響都小。

去年西部德國幾次選舉的結果（包括柏林在內，但蘇軍佔區除外），證明德國的政治右傾。在美法兩區，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最多，社會民主黨次之；在英區，社民黨第一，基民聯盟次之。原因有六：其一、由於美英佔區軍政府宣傳暗示的結果，一般選民深怕左派政黨是企圖以暴力奪取政權的；其二、美英佔區中一般人太窮困了，每天都有凍餒之虞，一方面不大對政治感興趣，另一方面又以爲既然美英軍政府最歡喜右派政黨，就投它一票，也許它可以要軍政府多改善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三、由於納粹十幾

年反共反蘇教育和美英輿論反蘇宣傳的影響；其四、女人及天主教徒百分之八十投右派政黨的票，男人和清教徒百分之七十五投左翼偏右的政黨的票，而今天的德國，還是女人和天主教徒居多；其五、警察、中產階級和商人之在四十五歲以上者投右翼的票，工人及雇員之在三十至四十五歲者投左翼的票；其六、美英天主教把救濟物資（特別是糧食、食物和衣着）交由教會及天主教民主（或社會主義）聯盟去分配散發，他們就對教徒和盟員儘先發給，所以天主教特別容易得到人民的投票。

以上就是美英佔區的全貌：一面是大眾的貧困，一面是佔領軍和少數德國納粹富翁的窮奢極慾；一面是肅清納粹及軍國主義的工作執行得極不澈底，一面是軍政府不僅用盡方法保存舊的階級構成，而且鼓勵獨佔集團的活動；一面是經濟上社會化政策的怠工，一面是對保守的右翼的、甚而是反動的政團和個人的支持。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納粹死灰復燃的結果。

戰敗之後的納粹，一直在等着美英與蘇聯的分裂和不合作，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他們纔能夠東山再起。假如盟國的戰時團結繼續保持，那他們便只有死路一條。不幸這一年多以來，美英蘇之間不僅沒有合作，而且美英還有「爲準備新戰爭而管制德國」的意思。於是他們在美英佔區中大肆活動起來了。據美英權威記者的報導，目前美英佔區中至少有三種納粹地下組織存在着，工作着，而且聲勢都相當浩大。一個是有約一萬五千黨員的團體，由納粹軍人所領導，專門從事破壞盟國交通線；一個是專門負責破壞工廠工作的團體，在英區中最高爲活躍；另一個是由一部份鐵路及輪船工人所組成的，專事延遲煤的輸出。除了這許多指定的任務之外，所有納粹組織的一般任務大體有三：其一、破壞肅清納粹的工作，保證所有與納粹運動有密切關係的人能夠繼續擔任公職；其二、偵查德國官吏的公私生活，并威

脅他們爲納粹效忠；其三、潛入盟軍所控制的工農業機關服務，以便在將來盟軍撤退時加以控制。

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間，美英軍政府曾經捕獲好幾百「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有的混跡在工廠中製造武器零件，有的擔任納粹地下組織的交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經費都是取給於西班牙、阿根廷和其他接近德國的國家的公私銀行。二月間還曾發生過一次一羣青年高唱納粹國歌行過英軍政府，而絲毫沒有受到干涉的事情。由這些，可以看出美英佔區中隱憂是何等嚴重了。

### 三 蘇聯佔領區

蘇聯佔區的情形，完全與美英佔區不同。當蘇軍初進入德國的時候，軍隊紀律不怎麼好，對德國人的報復也頗爲殘酷，但一二個月之後，蘇軍當局開始整飭軍風紀，停止報復行爲了。

搬移東部德國工廠設備的情形也是一樣。當一九四四年紅軍首次進入德國國境之後，立即着手拆運機件，當時幾乎是無論什麼機器都拆了拿去。但自去年春季以後，蘇聯即停止拆運，除軍需工廠以外的工廠。據莫洛托夫的報告，自一九四五年六月至本年一月，蘇聯已依照波茨坦決定，在自己佔區中，把屬於軍事工業及其他被禁止的工業約七百三十三家中，拆除了六百七十六家。站在消滅德國軍事潛能上說，蘇聯的做法是完全對的。

對於納粹殘餘的肅清，蘇聯尤其特別重視。蘇聯軍政府一開始就把最主要的納粹首領及其最主要的合作者逮捕起來，加以審訊和懲罰，至於那些小的或被迫脅從的，則給予他們以充分的機會自新。蘇聯并且把東部的教育制度加以嚴格整理，使再教育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使教育機會眞眞能爲全體而不是

少數特殊階級所享受。

但更基本、更重要的，是蘇聯爲了保證納粹主義永不再起而發動的社會大改革，把東部德國社會的階級構成整個地改變了。東部德國（其實西部德國也差不多）的統治階級，包括大地主（即所謂容克世家）、反動官僚和德國勢力核心的金融工業機構的所有人和經理人，因此，蘇聯軍政府的第一步計劃就是嚴格施行土地改革，把半封建鄉村地主貴族的土地，凡在二百五十公頃以上（每公頃合我國八十畝）者，其所有土地一概無條件收歸國有，分給無地農民去耕種。每家農民所分得的土地沒有一定，一般是五公頃，土質較劣森林地帶，則分得較多。每公頃的地值約二千三百馬克，九折作價，九年還清；對山波蘭、捷克被遣回國的難民，則延期至三十年還清。分得土地的農民除應交出約百分之三十五的收穫，按官價賣給糧食局外，其餘的收穫一任農戶自由處理。蘇聯軍政府和德國當局都沒有意思強迫農民實行集體農場制，但卻竭力鼓勵合作經營，鼓勵農民們把個別的小經濟單位變成合作或較大經營單位。同時，各當局又以法令禁止「不在地主」的存在，以防若干富農偷跑到美英佔區而把土地交給其友人或代理人經營。此外，軍政府還特設一個稱爲「農民互助社」的機構，協助分得土地的農民解決農具、種子、住宅及其他問題。經過二十個月的分配，土地改革工作大體上可說已告完成，每個農民都意識到他們現在已經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作爲一個社會階級——特別是統治階級的——容克世家，從此便成了歷史的陳蹟。農業生產在戰事結束後一年，業已恢復戰前水準。

蘇軍佔區中的重要工業，都已收歸公有和國有。高據控制地位的大商業，如果不是爲納粹黨徒所有（或有密切關係），就是屬於獨佔集團的分支機構。對於這些商業機構，軍政府曾於前年要薩克森尼省的

人民投票決定，用三種方式加以處置：有些應收歸國有；有些應由佔區當局保留；有些則應出賣，而將售賣所得充作救濟該區貧民的費用。原有的經理人有的還被繼續雇用，但他們現在是代政府代人民服務，而不是代某一私人獨佔集團的利益服務了。此外，蘇聯當局又努力使工人組織職工會和工場會議，參加工廠的經營和管理，這作用不僅在提高工人的工作情緒，而且在根本打倒經理人階級。

爲了防止通貨膨脹，也爲了制止有錢人像美英佔區中那樣窮奢極欲地濫用，刺激黑市的存在，蘇軍政府在全佔區中實行凍結存款、限制提存制度。凡存款少於一千馬克者，一次可提三百馬克，餘款均予凍結。這個制度迄今未變，但軍政府所希望的兩點目的是確實辦到了。

軍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儘一切可能維持充份就業。據美英觀察家的報告：佔區內目前就好像一個緊張萬分的蜂房，工人經營着工廠，農人經營着田莊，西方佔區中失業飢餓的行列，在東部簡直根本看不到；眼前甚至還發生勞力不足的現象，雖然大量的女工被雇用了。在西方佔區中所痛感的原料燃料恐慌，在蘇軍佔區中也全告解決。軍政府從波蘭輸入大量的煤，從蘇聯輸入棉花、羊毛、皮革及其他的原料，而以製成品作爲交換。消費品工業受到特別鼓勵，其程度恐怕是西方任何一個佔區中所不會有的。工人生活很受重視，雖然談不到什麼十分好的生活，但是衣食四個字是辦到了；而且由於工人有權參加企業管理之故，工人感覺到這工廠也是他自己的事業，所以生產效率提得相當高。現在的工業生產力據說已經恢復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了。

蘇聯本國所行的計劃經濟制度，也在德國佔區中具體而微地實行着。所有雇用工人達十名以上的工廠，都經登記并奉命報告其每年需要原料以及可能出產的數量，交由柏林的一個中央工業管理委員會統

籌供應及銷售的辦法。凡爲蘇軍生產的工廠，由軍政府自行管理。凡前經決定拆運但後來又留置下來繼續開工的工廠，則被認作蘇聯在德國的財產，由一個新成立的「蘇聯工業總公司」管理。總公司下另設棉織物、化學、機械、石油、公用等公司來經營各部門的業務。這種辦法告訴我們，蘇聯正在德國設立一套國營和公營的工業卡迭爾，正如同她在她本國所已經設立了多年的。將來即令德國成爲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對於這種卡迭爾制度恐怕也無法取銷吧。

在蘇軍入德之初，曾經把柏林的銀行全部加以封閉，資金一律沒收，撥歸「蘇聯對外貿易銀行」。一九四六年九月，軍政府特撥一億五千萬馬克的資金，把柏林「信託銀行」恢復起來，由德人在蘇聯籍董事監督之下開始營業。其任務爲辦理并發展德蘇之間的以及四個佔區相互之間的貿易，并處理對外匯兌業務。

上面所說的種種基本社會經濟改革，目的都是爲了從根本上消滅納粹餘孽，防止納粹死灰復燃。其根本出發點是與西方佔區當局根本不同的。

在促成上面這些改革的時候，德國共產黨及奧托·格羅特和爾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左翼，曾經盡了很大的幫助，因此很得到蘇聯軍政府的支持和奧援。在事實上，軍政府一開始（自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起），就准許自由與民主黨派活動的存在。這兩個黨在去年三月終於合併了，成爲社會統一黨，獲得了蘇軍佔區人民的信任，在去年十月的選舉中，獲得平均票數的百分之五十，只有柏林除外（僅獲百分之二十弱）。蘇區中其他右翼黨派都在基督教民主聯盟之下組成統一陣線，但只得到選票中的百分之二十四強。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社會統一黨提出一個德國民主共和國的憲法草案，主張「德國應該是一個不可分的統一民主共和國；行政權應該賦予沒有被褫奪選舉權的男女投票人用普選、平等、直接、秘密投票所選出來的一院制國會，再由國會選出以總理為首的共和國政府；禁止一切私人壟斷集團；規定一切土地、礦源、自然生產力都收歸國有；凡超過一百公頃的地產，其超過之數必須交給國家支配而不得索取任何酬報。」一星期後，美軍佔區三省也提出三種細節上雖稍有不同但本質上却毫無不同的憲法草案，主張「德國領土和各省應該在自願聯合的原則上成立一個聯邦；行政權仍賦予一個總統和包括兩院的國會」；并宣佈形式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英法佔區中還沒有任何憲法草案提出來。但形勢是很明顯的，這兩種憲法草案代表着德國政治思想和政治勢力的兩個極端，也反映着美英與蘇聯兩大勢力對於未來德國的看法的距離實在很大很遠。

在行政上，蘇聯的佔領政策，一開始就是將行政權力托付給反納粹的德國人民，并使他們在處理內政上具有廣大權限。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新的民主地方政府相繼成立。從十月二十日起，省議會與縣議會也相繼以民主方式選出。到去年十一月，各省已自選省長，省議會也通過了省憲。雖然軍政府的一切權力迄今仍高於一切，但佔區內的德國人民比較他們在美英法佔區中的同胞，是享受了比較大的民主權利了。

#### 四 法國佔領區

關於法國佔領區中的情形，很少報導，其詳細情形，殊難明瞭。根據零碎的材料綜合看去，大體上

可以得到如左的結論。

第一、法國的佔領政策在基本上是以「只賺錢、不蝕本」為目的。像英國那樣一年佔領費要化上八千萬鎊的情形，法國人無論如何是不肯幹的；事實上，飽受戰禍的法國也實在擔負不起。

第二、法國佔領區在所有四個佔區中是面積最小、人口最少的一區。它最大的資產就是薩爾煤礦區。此外，該區的主要出產為肉類、牛奶、酒、煙和水菓。法國的經濟政策，首先就是把大量的煤斤運往法國，而只留少量給佔區中的若干經過嚴格選擇的工業；據去年的統計，法國所運回國的煤幾乎佔到整個薩爾區產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其次就是大量把佔區中出產的木料、紙張、化學藥品、紡織品、食物、鋼鐵、皮革製品，搬運回國。在這些東西當中，百分之二十是作為賠償用的，其餘的按價償付。

第三、為了達成這個儘量搜括的目標，法國軍政府不得不盡可能抑低當地德國人的生活水準。以工業製品中的消費品而論，只有五分之一是保留着給德國人用；粥少僧多，所以限定煤礦和鋼鐵工人纔能享受這個權利。普通的德國人連洋釘麻繩之類的東西都無福消受，更談不到皮鞋衣服之類的東西了。至於食物分配量，也是四區中的最低的。蘇聯佔區德人可得一千六百卡路里熱量的食物，美英佔區可得一千二百卡路里左右，但法佔區則只能得到九百到一千左右；其結果就形成了法國佔區中普遍的貧困和不安，黑市橫行，國民道德墮落殆盡。

第四、在政治上，法國對德國人絕不信任，一切行政上的重要位置都由法國人擔任。在美佔區中，平均每一萬德人有三名美國官吏管理；在英佔區中加到十名，蘇佔區的情形與英佔區大致相同；然而在法佔區中却增加到十八名。法佔區中從來沒有辦過選舉，也沒有計劃到將來到底怎樣處理這些佔區，但

像薩爾區則法政府儘量鼓勵法國平民移住（事實上，法國已採取種種步驟準備把薩爾和法國合併）。法區中，是保守的右翼天主教政黨最得勢；肅清納粹的工作也未切實着手。

第五、法國所最怕的是德國的復興，因此法國竭力主張德國未來政制採聯邦的形式，并且希望德國最主要的魯爾工業區由國際共管，其產品應大量移作賠款，以免移向重行武裝之用。

## 五 德國往何處去？

上面所描繪的一幅德國全圖，除了東部已經走上軌道之外，真是混亂可怕到了極點。今天的德國，表面上雖仍統一在柏林的美英法蘇四盟國管制委員會之下，而其實，它已分裂成了東西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兩個世界：立國的基本精神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乃至思想體系不同；其距離之遠，正如南極之於北極。東部雖然不無受到蘇聯的影響，但階級構成已起變化，新生的民主力量已大見堅強；西部則已變成了美英獨佔資本的殖民地，土著獨佔集團已因國際的奧援而保持住其統治者的地位，并開始重行活動，至工農大眾則每日三餐不繼，更無餘力在政治上發言。蘇聯雖然照着自己國內的政治理想統治德國，重建德國，但她到底顧到了德國絕大多數民衆的利益；美英不僅沒有顧到人民大眾的利益，却在儘力拉住德國獨佔集團，企圖組成西方反蘇的聯合陣綫。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德國不是四強試驗合作的理想地區，而是互相磨擦引起緊張局勢的地區；德國本身是分裂得這樣厲害，恐怕合併在一起是很困難很困難的了。

德國究竟走向何處去呢？是走向受美國獨佔資本羽翼的新法西斯主義？是走向與蘇聯接近友善的社

會主義？抑或是如同英美某些自由主義者所殷切希望的，走向「政治上採用美國式民主，經濟上採用蘇聯式計劃」的英國式社會主義？這問題沒有人能答覆。

# 戰後的義大利

胡 今

## 一 法西斯主義戲劇性的收場

誰都知道，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建立，早於德國，其聲勢也烜赫過一時。然而，「玩火自焚」，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崩潰，也早於德國，並且崩潰得更淒慘。至於義大利在戰後的處境，雖較德國好一點，但也極為黯淡。

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是成立於一九二二——二五年，比一九三三年登場的希特勒政府，幾早十年之久。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成長的社會基礎，及其獲得政權後施行的對內對外的殘暴侵略政策，跟希特勒納粹的一套，沒有什麼基本的區別。在某種意義上說，墨索里尼的成功，還顯然給了希特勒的野心以莫大的示範和鼓勵的作用。

「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這句名言也適用於義大利。墨索里尼登台後，便以法西斯修約派的第一個的挑戰者自居。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墨索里尼對內實行反動的獨裁和對戰爭的準備工作，就已經做得相當成功了，他的挑戰姿態也擺得十分明顯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墨索里尼在其御用的國會（上院）的演詞中，開始提出了修改凡爾賽和約的要求。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在南卜爾斯復作獅子吼，攻擊戰後所分配的「領土的荒謬」，說：『如果和約中某些條款不變更，要言改造歐洲是不可能的。』他當時的這個要求，是十分明白的，他要替義大利在巴爾幹、非洲以及小亞細亞擴展領土，取得

一條自由的道路。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嚴重的影響，和希特勒在德國奪得政權以後，法西斯修約派的挑戰行動，更推前了一步。一九三四年六月墨索尼里和希特勒在威尼斯的會晤，就是兩大法西斯戰爭的獨裁者建立聯合的外交政策的嘗試。一九三五年，當希特勒還剛剛撕毀了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但在重整軍備的程序尚未完成的時候，義大利便以進攻阿比西尼亞而開始行動了。法西斯的侵略戰爭也遂以正式開始。一九三八年四月，義大利又併吞了阿爾巴尼亞。一九四〇年六月義大利正式與希特勒德國結成軸心集團。迨法國敗降，義大利宣佈參戰，兵不血刃的成爲對法的戰勝國之一。接着發動非洲索馬利蘭之戰，由利比亞侵入埃及。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再突襲希臘，企圖與納粹平分巴爾幹。乃好景不常，墨索尼里過分膨脹了而實則外強中乾的法西斯侵略政權，在非洲和希臘開始遭遇了慘重的打擊了。後來被希特勒拖着鼻子參加進攻蘇聯之戰，更使墨索尼里的政權一蹶不振，而陷於崩毀了。

我們追溯一下「鼎盛時期」的義大利，其睥睨一世的氣概，確實相當令人側目。在地中海，義大利擁有着南北兩岸的軍事基地，據多特喀尼斯羣島足以扼住土耳其與希臘的咽喉，控制着自達達尼爾海峽至黑海的通路；再據的里雅斯特港及阿爾巴尼亞，足以把亞得里亞海變成羅馬的內湖，使東南歐國家的對外貿易不得不向它低頭。同時，義大利自索馬利蘭、阿比西尼亞、利比亞至地中海西岸築成的堅實連鎖，又足以控制紅海，予英國交通生命綫以嚴重的威脅，並造成有利於義大利插足中東的會合決戰的形勢。確定的，如果義大利在這一軍略綫上有所成就，再加上希特勒縱橫歐洲至進攻蘇聯的勝利，德義侵略集團實不難成爲歐非兩洲龍蟠虎踞的統治中心。

但是，法西斯主義終不能逃脫其歷史的定命，作爲法西斯戰爭陣營最弱一環的義大利可就最先崩潰

下來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這一叱咤風雲的「英雄」，在軍事失利和國內反法西斯各階層大聯合的反對下，被迫下台，由巴多格里奧出組新閣，直至盟國登陸義大利南部，攻佔羅馬，駐義境德軍被擊毀後，整個法西斯政體便完全瓦解。此時墨索里尼且不能以身免，在米蘭被憤怒的人民武裝所處決，暴屍三日，被迫以血來償還血債。同時，義大利作爲戰敗國之一，也爲盟國所佔領，及實行軍事管制，須與其他歐洲附庸國如保、匈、羅、芬等國一樣，等待和會的制裁。

義大利過去的「光榮」，至此烟消雲散了。盟國在其所締結的對義、羅、匈、保、芬五個前軸心附庸國的和平條約中，給予義大利的制裁，最爲苛刻。義大利除須負擔三億六千萬美元的賠款（償付希臘、南斯拉夫和蘇聯各一億美元，償付阿比西尼亞六千萬美元，此外盟國在義境財產的損失也須作相當的賠償）以外，還得喪失本國領土的一部和殖民地的全部「其中的里雅斯特港由國際共管，威尼西亞朱力亞（Venezia Giulia）及亞得里亞灣諸小島割予南斯拉夫，布羅加天達（Brigantide）和其他邊境地區割予法國，多得喀尼斯島（Dodecanese）割予希臘，全部非洲屬地在一年內由四大強國處理之」，而且對它的軍事力量加以嚴格的限制，陸軍僅得保存十八萬五千名，輕騎兵六萬五千名，海軍與空軍各二萬五千名，減縮到遠不及法國和西班牙的程度，使義大利回復到一八六一年立國時的情景。這樣的和約，對於義大利人民也許未免是過於苛刻的，可是，義大利人民深知這是歷史給予法西斯義大利應有的報應和懲罰，他們只能忍痛吞下這件苦菓，讓將來義大利的民主的再生，來撫治其創傷。

義大利法西斯主義這一興衰存亡的悲喜劇，正可謂是爬起得快，垮倒得也快，強盛得那末顯赫，崩潰得也這末悽慘，與其他軸心侵略者德國和日本的下場一樣，是現代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對歷史的反

動和對人民的殘暴的一幕最富教育意味的戲劇性的大好演出。

## 二 戰後政治經濟的混亂和黯淡

由於歷史的和社會經濟的條件的差異，及其所受盟國管制的影響的不完全相同，戰後義大利的政治經濟情況，比起軸心的其他兩國——德國和日本來，也顯示着幾個不同的特點：第一是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基礎不若德國的堅定，比之日本也等而下之，這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指義大利國內支持法西斯對內反人民統治和對外實行侵略政策的大資本獨佔勢力、經濟潛力和政治強制力，不及德國和日本強大，另一方面是義大利國內對抗法西斯統治和奴役的人民的民主力量，不若德國和日本的微弱。因此，當義大利對外侵略的冒險受到打擊和削弱時，立刻便同時在國內受到民主勢力地下政治的武裝的反抗力量的夾擊和蠹蝕，而不能不最迅速的崩潰下來，並在法西斯主義統治的廢墟上建立起較為強大的民主新政權來。

第二是義大利戰敗後由英美兩國所佔領，並實行管制，英美兩國對義大利的管制政策，在維護義大利保守勢力的統治一點上，大體步調一致，故戰後義大利民主化過程，便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與日本同樣的強大的外力的干涉，而無法正常發展起來。第三，一方面是民主勢力的相當強大，並已隨義大利的解放而掌握着政權，一方面是外力的干涉，使義大利保守勢力得以迅速增強，因此，義大利便不免陷於長期的政治動盪之中，同時義大利的經濟復興也不免處於極端遲緩和困難的局面之下。

我們先來檢視一下戰後義大利的政治經濟的演進狀況吧——

在政治方面，戰後義大利政治情況表現在初期的是民主勢力頗見抬頭，後來即漸漸衰退下來。法西



斯主義的被清算，不僅未能貫徹，而且還或明或暗地依附在保守勢力之下滋長起來。

在戰後初期，替代墨索里尼組成的對內不願消除法西斯勢力、對外則仍與納粹德國維持同盟關係的保皇黨巴多格里奧政府，終於一九四四年六月被包括社會黨、共產黨、民主黨、自由黨和基督教民主黨共同組成的民族解放委員會，領導全義大利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和反巴多格里奧運動的鬥爭所推翻，由受盟國支持的波諾米出面組閣。但不到幾久，左翼各黨派進行組織新政府商談，又迫使波諾米辭職，由行動黨領袖巴里組成六大政黨的聯合政府，開始推行民主進步的內外政策。至此時為止，義大利政治危機已獲一大轉捩，如能繼續下去，義大利民主化過程必能完成。無如巴里政府的政策引起了義大利金融寡頭和保守勢力的頑強反抗；同時，組成聯合政府的各黨派也開始發生裂痕，基督教民主黨及自由黨起而指責巴里內閣左傾，要求解散民族解放委員會；各地法西斯勢力復乘機發動暴亂；於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巴里內閣只得辭職，由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加斯貝里組織新閣，以迄於今日。加斯貝里內閣最初原係仍由六大政黨共同協議和參加組成的，但後來就變為純粹的右翼政黨的保守政府了。固然，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義大利舉行公民投票，表決君主政體之存廢時，選舉結果是君主政體被人民否決了。同年年底舉行地方選舉，結果又是民主政黨獲得頗大的勝利，如在六月選舉時擁有全國選民二千二百萬票中的八百萬票最大多數的督基教民主黨，而今損失了十一萬多票，由共產黨躍居了首位。但是，儘管如此，加斯貝里內閣依然排斥社會黨與共產黨參加內閣，繼續執行其右傾政策。以擁有如此龐大力量的政黨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義大利政局當然不得不要陷於動盪不安的泥淖中了。

在這動盪的政治局面下，有幾個因素加深了義大利的政治危機：一、是對法西斯主義及其勢力的清

算，已由左右兩翼日益擴大的鬥爭所代替，法西斯的黨徒、軍官和某些自由職業者，依舊逍遙法外，且肆無忌憚的從事各種公開活動。二、是盛行於歐洲的企業國有及土地改革的運動，並沒有在義大利推行，曾經支持墨索里尼政權的金融寡頭，據倫敦「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仍然是「富有得不可思議」，而且「大部份是沒法與義大利的自由黨相交結」，大土地的所有權與特權階層也絲毫未動的存在着，古代最殘酷的剝削農民的制度——所謂 *Metrage* 者，繼續被保持下來。三、是組成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各政黨，分化極烈，基督教民主黨、行動黨、民主黨等不用說已經不再支持各黨的聯盟，就是社會黨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宣言以後，它與共產黨的合作，也早就被動搖了，義大利兩大思想陣營的鬥爭隨之加劇起來。這樣的結果，是很明顯的，義大利趨向右傾，同時也便利了法西斯主義的保存和抬頭。這種情勢，在由具有濃厚法西斯主義色彩的強尼尼(Giannini)所領導的「人民陣線」(Fronte dell'omo qualunque) 的日漸膨脹的事實中，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實際上，「人民陣線」已變成了義大利一切右派勢力的大聯合陣綫了。

強尼尼曾公開呼籲：「祇有資產階級才能創造工作的條件，組織它，指導它，並給義大利人以生活。這些資產階級是由大小企業家、金融家、商人等所組成（他已同時指出個別的人名來，如義大利的實際主人，大金融企業家陀聶罕尼、比列里和巴列蒂等人）。應該是他們統治國家，而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強尼尼是不是號召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呢？一位自由民主同盟書記愛彌兒·派特里西，在他向人民陣線會議成立的祝賀詞中這樣說：「我們所有的不幸的原因，是跟蹤着勝利軍隊的足跡之後，我們的國家被一羣獵狗與狐狼所侵入。這些叛徒們二十年來進行着圖謀背叛我們的祖國，他們已

經在它的廢墟上，在災難與貧困之上站起來，將他們的爪牙深入到我們國家的受難的身體中去，而且正在散佈怨恨。」派特里西在這里所嫉恨的「獵狗與狐狼」是指什麼？不言可知，但他所指的二十年的「祖國」又是誰家的天下呢？人民陣綫的木質和任務，由此可看得明白了。我們知道，人民陣綫的組織，曾經在義大利，特別是保守的義大利南部，很快的擴展開來，到去年底止，已經有三數千個單位了，它決不僅僅包括大部份的右翼各政黨在內的。同時，這也是當然的事，即現行義大利政府是被人民陣綫所支持着的。

其次，說到義大利的經濟狀況，這與義大利的政治情勢是不可分割的，後者一定要反映到前者上去。也就是說，義大利的政治局面，是混亂和動盪，而表現在經濟領域上的也是如此。

義大利經濟遭受戰爭的打擊和法西斯國內政府與納粹同盟者的摧殘，當然是很深重的。但是，集中在義大利北部的重工業却依舊保存了下來。而且，根據義大利政府與聯總代表所共同擬訂的經濟復興計劃，義大利政府相信可以在十七個月內（自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底）復興它大部份的重要企業，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來恢復鐵路、汽車、海洋及空中的運輸，復興電氣及機器製造業，並且可以確保農業經濟所必需的機器、工具和化學肥料，某些部門甚至可以恢復輸出。

然而，事實上，義大利並未能順利的實現它的理想。據顯然比較誇大的估計，農業至今僅能恢復到戰前生產力的百分之六〇·五，工業也只能恢復到一九三八年百分之六十。其中煤的供應最爲惡劣，嚴重的影響了工業。據義大利報紙統計，自一九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一月，義大利平均每月祇獲得二十五萬噸煤。據義大利工商部長葛龍基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報告，上述數量輸入的煤再加上國內生

產的煤，兩者祇佔義大利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許多中小企業，都因煤及電力的缺乏，紛紛倒閉，即大企業亦處於停工的威脅下。此外，還引起了鐵路交通的減縮和停頓，蔬菜出口也停止了，國內小麥的分配也感到困難。

物資的缺乏，加上支付英美軍佔領費（義大利政府前致巴黎外長會議的備忘錄中確定了這數目為一萬億里拉，按一九四六年二月以前的市價折合美金約為一百億元，同時，英美軍政府還發行軍用票，以付給軍餉、一切機關人員的薪水及為他們工作的義大利工人的工資，並用以購買原料），使義大利財政極感困難，招致了幣值的低落與物價的高漲。一九四六——四七年度的財政預算，歲出為三千四百一十億里拉，而稅收等歲入僅為一千四百八十億里拉，差額達一千九百三十億里拉。但由於物價繼續高漲，還未至一九四六年底，財政部長勃登即宣佈實際歲出在七千億里拉左右，則差額當為四千億里拉以上。義大利政府原擬藉發行公債，以求彌補，可是截至今年二月的第二週止，公債祇售出二千三百億里拉，其無濟於事，至為顯然。於是，義大利政府便不得不仰賴發行，以資挹注，而通貨膨脹物價暴騰也就不免了。在一九四二年，義幣發行額為七九、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四五年八月間即達四一七、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增加五十倍之鉅。以視今年度的財政情況，發行額當必還要劇增，物價增漲亦至驚人。照一般必需品的官價標準，一九四六年生活指數增加為一九三八年的二十九倍，但黑市盛行，實際倍數當超過發行額約五十倍而有餘。另一方面，一般工資與薪水收入，則僅增加七至十八倍，生活之艱苦由此可知。不僅如此，失業人數的劇增，是顯而易見的。據一九四六年一月份的不完全的統計，義大利已有二百五十萬失業業者，主要是冶金工業、建築業和紡織業工人。

今年一月間，義總理加斯貝里訪問美國，獲得了一億美元的借款，約合義幣一百餘億里拉，這自然於義大利戰後經濟不無裨益，但決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何況，今後義大利還須負擔賠償的支付，困難必更嚴重。不過，這不能說義大利的經濟潛力不足以迅速改善其經濟狀況，從事戰後復興，其所以至今仍表現那末困難的原因，不在於此，而在於義大利政治未能臻於民主安定的境地，並實行經濟的民主改革。反之，由於義大利金融寡頭大企業家及大土地所有者依然掌握着對政治經濟的支配權力，並故意以怠工和破壞手段，造成經濟金融的混亂，來打擊政府的民主趨向，這樣，義大利的戰後復興工作當然就要困難重重了。

### 三 盟國對義政策及義大利的前途

義大利政局的右傾，及由左右兩翼政治勢力鬥爭所引起的動盪，以及經濟上的混亂、貧困與衰敗等現象，跟英美佔領當局所採取的對義大利政策，是密切相關的，或者可以說，前者是後者的必然的結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盟軍發動了進攻義境德軍以後不久，英美蘇三國會於莫斯科會議中，決定成立盟國義大利管制委員會，並通過「關於義大利的宣言」，其要點共有七項：（一）義大利政府（指巴多格利奧政府）應容納各階層反法西斯的代表，以使它更加民主化；（二）義大利人民有權利成立反法西斯政治團體，並須恢復人民的言論、信仰、集會與出版之自由；（三）法西斯政權所產生的一切組織機構，概予封閉；（四）所有法西斯官吏或法西斯份子，須一律排除於行政機關與社會團體；（五）法西斯政權下所

有政治犯，須一律釋放，並予以大赦；(六)地方民主機構應予建立；(七)法西斯罪犯、戰爭罪犯、或嫌疑犯，須予以逮捕或提交審判。這七項決定，無疑的與其他處置德日戰敗國的國際性協議一樣，對於消滅法西斯主義，重建戰敗國民主政治的偉大目標，是完全相適應的，對於世界和平的締造，也是很有裨益的。可是，不容諱言，正如其他處置戰敗軸心國的決議一樣，這一決議也並未能貫徹執行起來。

英美政府對義大利政治民主化的政策，可以從它們當年對義王及巴多格里奧政府的態度上，得到一般的說明。當時有一位義大利反法西斯的歷史家薩爾羅米尼，在美國「民族週刊」發表一文，對義大利的政治形勢這樣說：「墨索里尼是義大利「被佔領區」裏納粹的橡皮圖章，國王愛麥虞限則是義大利解放區裏盎格魯撒克遜的橡皮圖章。」同時，他並根據美國及其他各地報導，指責義大利英美軍政府支持巴多格里奧政府保存法西斯勢力，而却多方阻撓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活動，認為「英國爲了王朝的原因，決心拯救薩伏亞王室，美國則贊成某種法西斯主義繼續存在，作爲防範共產主義的堡壘。」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紐約前鋒論壇報上，又登載薩爾羅米尼與其他義大利名流波吉斯、皮亞納、比亞迪、陶斯喀寧尼及文杜甲等抗議盟國對義政策一文，對二月二十二日邱吉爾首相在下院所發表認義王和巴多格里奧「迄今仍爲義大利合法政府」的演講，抨擊至烈。他們列舉事實證明薩伏亞王朝是支持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的有力支柱，反對盟國強迫義大利人民繼續蒙受這王室統治的恥辱。同時對於巴多格里奧企圖繼任，及盟國阻止義大利人民自由選擇其本身政府形式一點，也表示極大的憤慨。

後來的種種事實，證明薩爾羅米尼等民主人士的指責，絕不是一種過慮。義王的統治竟能維持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公民表決，不是偶然的。巴多格里奧政府確會讓給了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各政黨聯盟建

立其聯合政府，可是巴多格里奧政府時代保存法西斯主義勢力及集結其他一切保守勢力的政策，却一直承續下來，迄未被清算。特別在目前，其情勢的所趨，更加容易看得明白了。

英美當局對義大利的經濟管制，不僅不願協助義大利從事經濟的民主改革，且不願使義大利在經濟上自立起來。各種對義大利徵用資產、限制貿易、搬運物資等措施，嚴重地損害了義大利經濟的復興工作。

去年五月，義大利政府提交巴黎外長會議的備忘錄中，指出：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盟軍共計徵用了義大利一千九百個工廠企業。全義大利勞工聯盟的機關報（*Lavoro*）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曾這樣寫道：『協約軍當局常常爲了軍隊的需要而把整個工廠企業徵用去，如水泥工場、磨粉廠、麵包廠、機器製造工場、紡織廠等等。有時軍隊祇需用其中的一小部份就夠了，然而這些工廠却全部被佔用着。協約軍當局還常常把沒有損壞的或一部份損壞的工廠的原料、機器、零件等搬運一空，絲毫不顧這種行動對於今後義大利的工業將發生怎樣的後果。這種徵用行爲，大大妨礙了經濟復興和復員工作。』

英美當局曾屢次聲明將放寬對義大利輸出入貿易的管制，並給它與其他國家發生經濟關係的自由。然而，事實上，列入英美當局違禁輸出入貨物表的貨物，一直還是那末的多，包括煤、棉織物、皮革、米、油脂、肥料、蔬菜、乾菜，以及其他許多對於義大利輸出入貿易具有頭等意義的貨物。同時，義大利也沒有和其他國家締結商業協定的自由。

不僅如此，英美當局還擁有無限制地搬運義大利各種機器設備、貨物和生產品的權利。特別是英國，運用這種權利最爲廣泛，其巧取豪奪的程度，甚至使美國報紙也紛紛責難起來。去年三月間，一位

義大利著名參議員曾向「海外新聞」社的代表，訴說英國人強佔鋸木工場，砍鋸義大利樹木，以及在軍用藉口下徵用托斯干、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等地的硝石工場的事情，他憤慨的說：『如果這種傾向再繼續下去，英國人將把義大利變成「地中海的印度」了。』

這樣，義大利在政治上民主勢力未能自由發展，法西斯主義仍得潛滋暗長起來，同時，在經濟上昔日支持法西斯政權的金融寡頭的支配特權又未稍動搖，英美當局的對義經濟管制是把義大利經濟置於其附庸的地位，那末，義大利前途的黯淡和危機重重，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可以說，我們在德國西部，和在日本所看見的盟國的管制政策，及這些國家的危險趨勢，我們在義大利也大體看見了。現在，義大利和德國日本一樣，法西斯主義正在廢墟上漸漸的重新站了起來。一方面那受到了慘重打擊的法西斯主義，現已被一種新的國際性任務——反蘇反共，誘導着，鼓勵着；一方面剛從法西斯奴役統治中解放出來的人民力量，却受到極大的壓抑和摧殘。一種由此產生和擴大着的失望、不滿、憤慨、報復的情緒，又成了法西斯主義再度發榮滋長的肥沃土壤。總之，在那劇變了的歐洲的邊緣上，義大利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也並未消失啊！



## 戰後的東歐諸國

邵 冲

### 一 東歐各國歷史的轉換

本文所論的東歐各國，係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等七國。這些國家，即今日一般認為「蘇聯勢力範圍」，或邱吉爾指稱為「東歐鐵幕」的國家。這些國家幾乎佔着歐洲東部全部的一大片土地，佔全部歐洲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其社會政治經濟及對外關係在第二次大戰之後都發生了歷史上劃時期的轉變，予戰後整個歐洲局勢以重大的影響。正因這樣，東歐各國各方面的演變，成為全世界所深切注視的一大目標。

正如在全世界範圍的意義上一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連續掀起的兩次世界大戰，也使東歐各國在現代歷史上劃分成兩個嶄新的時期。一般的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東歐各國中世紀式的帝國、戰爭、合縱連橫的興衰演變史，自後東歐各國中，有的新興，有的獲得了國家獨立的完整身份，但是它們都沒有一個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建設大道，獲得現代意義的獨立主權，而依然成了帝國主義列強國外市場與統治霸權的角逐場所，成了現代歐洲中一個落後、貧窮、受搾取、被奴役的不幸地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歐各國所造成的局面，卻完全不同了：東歐各國不僅已從亡國大禍和殖民地地位解放出來，重新取得了原有意義的舊的國家形式和獨立主權，而且建立起了嶄新的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迅速走向復興的建設坦途。

例如波蘭。它建國於九六五年，爲東歐各國土地最廣、人口等於法國之衆的王國。因其在地理上處於歐洲強國的衝要，而一直爲封建地主貴族王朝所統治，阻礙了現代建設的發展，便成了遭受俄普奧帝國瓜分三次之多的最不幸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統一之波蘭共和國」成立，其領土並藉凡爾賽和約而獲得了擴展，儼然成爲中歐緩衝英法德蘇之間舉足輕重的國家。但由畢蘇斯基領導建立的政權，是半法西斯的軍事統治，對內加強了封建地主貴族軍閥對經濟政治的支配，以致造成「農業技術落後，百分之七十的波蘭農民，甚受痛苦，而且地主對土地的封建的壟斷，使大部份農民成爲『過剩人口』，過着奴隸的而不是人的生活」（波斯里谷：「波蘭現狀及危機」）。另一方面對外則成爲英法的附庸，建立過反蘇的所謂「防疫綫」。一九三五年後，繼畢蘇斯基而上台的斯朱格萊里資政府，更向半封建半法西斯的軍事統治前進了一步，且居然與希特勒互通聲氣，當希特勒佔奪捷克蘇台德區時，趁火打劫，搶奪捷克德申區，並唆使匈牙利進兵捷克。結果，波蘭引火自焚，被德國所吞併，實理所當然。但波蘭的覆亡，只永遠葬送了波蘭的舊統治政權，而却燃起了波蘭人民的解放火炬。一方面由勞工黨、社會黨、農民黨和民主黨等共同領導的地下武裝對德軍展開了殊死的游擊戰，並組成了民族解放委員會，進行恢復國家政權的工作；另一方面波僑留俄愛國同盟，亦於一九四三年在蘇組織了「考斯杜什科」師、「唐布羅夫斯基」師及「杜拉烏古特」師，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在蘇聯紅軍協助下，與國內游擊部隊一起解放了波蘭。波蘭解放後，戰時組織的國民會議，立刻改組成臨時聯合政府，主要仍由原來在戰時共同組成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四大政黨民主集團（愛國同盟分別參加到勞工黨和社會黨去）所主持，另外爲履行雅爾達宣言擴大政府基礎的規定，並容納了由流亡倫敦的米柯拉齊克所領導的波蘭農民黨，及承認了

民族統一政府的政綱的勞動黨。其中只有波蘭農民黨，代表着封建地主貴族和大資產者的利益，進行破壞和分裂民主政府的工作，以圖重建戰前波蘭的舊統治政權；但今年一月十九日波蘭大選的結果，波蘭農民黨完全慘敗了，四大民主政黨的集團獲得票數百分之八〇·一，而波蘭農民黨祇得到百分之一〇·三，民主獨立的波蘭共和國正式建立起來了。

捷克·早在中世紀就建立過波希米亞王國，但旋即為奧匈帝國所併吞，其真正的建國史，應自第一次大戰以後算起。不過，捷克現代建國的歷史，雖然短淺，却自始即為東歐各國中唯一充滿民主朝氣的資本主義工業發達的國家。一九一五年捷克人民在馬沙里和貝奈斯領導下，宣布獨立，建立自由捷克時，曾發表「捷克斯拉夫民族獨立宣言」說：「我們承認接受現代民主主義的理想，在若干世紀來，它正是我們的民族理想。……捷克是個民主共和國，它將努力使國家永遠進步，人民應有更大的信仰自由、科學、文學和藝術的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會與請願自由。」一九一八年，捷克國民會議自奧匈帝國解體中奪得政權後，即根據「獨立宣言」建立現代國家，並曾通過「土地改革條例」，將四百餘萬畝土地，重新分配給一百餘萬農民，同時藉奧匈帝國遺留給它的特別豐厚的生產條件（承受了帝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重工業，就中以斯科達軍火廠為最著名），大大的發展了資本主義。但捷克的舊民主主義建國，自不能避免一般舊民主主義國家所發生的缺點，即在政治上，捷克的民主還不是建立在各階層人民由下而上的廣泛基礎上；在經濟上，捷克的工業和金融也完全受着少數獨佔組織的支配，並與英法資本密切聯系着；在外交上，捷克與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結成的小協約國，也不免被外國帝國主義所播弄，直至慕尼黑會議時，捷克竟成了張伯倫達拉第「綏靖政策」的犧牲品，後來希特勒進一步挑動世

界大戰，首先便佔了整個捷克，捷克也陷於東歐各國同一的亡國命運了。然而捷克也在淪陷後展開了有力的游擊戰爭，直至獲得解放的勝利。一方面貝奈斯總統，在巴黎成立捷克民族委員會，對德宣戰，並組成了一個軍隊與盟國並肩作戰；另一方面，在國內則由社會黨、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組成地下組織——國民會議，領導着十餘萬強大的人民武裝，與德國幾十個師搏鬥。一九四四年十月，捷克國內地下組織派遣三個委員到倫敦和貝奈斯臨時政府商談合作問題，結果雙方同意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民主政府。一九四五年三月捷克解放後，貝奈斯總統即返祖國，與各政黨共同組成聯合政府，並實行工業國有化的政策。去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了一次全國大選，使捷克民主聯合政府更形鞏固。解放後的捷克，走向新的民主主義的道路了。

南斯拉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塞爾維亞王國，聯合門底內哥羅王國，和從奧匈帝國割讓的一部份領土而成立起來的，其建國史與上述捷克斯拉夫一樣短淺。但南斯拉夫建國以後，却沒有走向民主建設之路。那時南國的國家制度，雖然形式上是個立憲王國，但實際上，自從亞歷山大國王一九二九年政變以來，就實行着軍事法西斯的獨裁政治。塞爾維亞的貴族、大地主和資產階級，佔有着支配的地位。同時，南國經濟每個重要部門都控制在外國資本之下，就中法國資本尤其會佔極大的優勢，因而在國際政治關係中，南國也作為小協約國的一員，受着法國的播弄。這樣，南斯拉夫就成了德國侵略的對象，在一九四一年四月招來亡國之禍。但是從淪亡的第一天起，南國人民就展開了對德佔領軍的游擊戰爭。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農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組成了民族的統一戰綫，在共產黨領袖狄托將軍的領導下，組織了五十萬衆的强大游擊隊，與三個師團的德軍作戰，不到二年，便建立起面積廣達一萬九千英

里，佔全國領土五分之一的解放區來，並在那裏成立了「人民政府」。一九四四年十月南斯拉夫解放後，南國的新的民主的聯合政府，便在「人民政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國舉行大選，由人民意志表決了廢除君主立憲政體，創立聯邦人民共和國。次年一月底憲法正式制定，共和國誕生，由狄托任總統，實行社會經濟改革。

羅·馬·尼·亞正式建國於一八五九年，後歸土耳其保護，至一八七七年始乘俄土戰爭的機會，宣布獨立。第一次大戰後，羅國自奧匈帝國取得了一大塊土地，並自革命後的俄國奪取了比薩拉比亞，領土擴大一倍以上。羅國為君主立憲國，由封建地主貴族支配，對德經濟依賴極深，曾為法國領導下的小協約國的一員。一九三六年以後，納粹勢力侵入，國內名為「鐵衛團」的法西斯組織也大大擴展起來。一九四〇年九月，國王加羅爾不得不任命「鐵衛團」領袖陸軍部長安多尼斯哥組織內閣，實行法西斯獨裁，並隨即宣佈與德國合作。同年十月納粹正規軍開入羅國，十一月羅國便參加了「德義日軍事同盟」，成為德國的附庸國。但羅馬尼亞的這種法西斯化發展，引起了國內原有各民主政黨及廣大人民反政府的鬥爭。羅國加入德國附庸國後，人民鬥爭更發展到了武裝的階段。在一九四一年——四三年間，在北部山嶽地帶建立了游擊隊，得到社會黨、共產黨和農民陣綫有力的支持，而飛快的擴展起來。一九四四年八月蘇聯紅軍攻入羅國後，國王加羅爾一世發動政變，推翻了安多尼斯哥政府，一面派代表到莫斯科簽訂降書，一面任命沙那德斯古將軍組閣。次年三月六日，由農民陣綫領導人格羅沙博士組織包括共產黨、社會黨、農民陣綫和無黨無派人士的聯合政府。當時，有兩個保守色彩的山瑪尼烏領導的國家農民黨和巴拉蒂安領導的民族自由黨未能入閣，形成政府的反對派。直至去年一月，根據莫斯科會議的決議，羅國

政府實行擴大，才容納了兩個反對黨領袖各一人入閣，任不管部閣員，並定期舉行普選。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普選結果，羅馬尼亞的民主政黨聯合陣綫獲得了勝利，民主政體正式代替了君主立憲政體。

保加利亞建國極早，遠在紀元前七世紀末，於十至十二世紀末盛極一時，嗣即漸衰，至一三九三年爲土耳其所征服，直至一八七七——七八年俄土戰爭後，始獲獨立。它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參加在德國一邊，遭受了兩次的民族災禍（還應該加上一次，即在一九二二——一三年發動巴爾幹戰爭，遭了慘敗，割讓領土），但在這次戰爭後却獲得新生了。第一次大戰後國王腓迪南因戰敗遜位給太子鮑里斯，但鮑里斯仍繼承其父的親德政策。最初，曾由農民黨組織溫和改革的憲法政府，實行土地改革，修好鄰邦。一九二三年六月陸軍實行政變，推翻了斯丹姆波利斯基憲法政府後，鮑里斯便正式建立獨裁統治，取消議會制度，解散民主政黨，實施使保加利亞完全隸屬於德帝國主義利益的政策。歐戰爆發後，保國表面上宣布中立，實際上則更加趨向於納粹德國，終致簽訂了軸心同盟公約，對英美宣戰，只在德國侵蘇後沒有派兵攻蘇。但跟羅馬尼亞一樣，保加利亞人民也發動了對反動親德王室和納粹駐軍的地下武裝鬥爭。一九四二年以勞工同盟爲領導，組織了包括民主黨、自由黨、急進黨、企業主、農民、知識份子及退伍軍人等各階層的祖國陣綫，宣布「政治鬥爭綱領」，號召人民爲建立新政府及反抗納粹勢力而奮鬥。當蘇軍進入保境後，祖國陣綫即起而組織新閣，對德宣戰，向蘇求和，重建蘇保間的外交關係。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舉行公民投票，複決廢除帝制，建立共和。祖國陣綫政府即一面進行社會經濟的民主改革，一面準備選舉國民議會。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大選舉行，祖國陣綫大獲全勝，並得英美蘇的正式承認。

匈牙利原為奧匈帝國的一部，第一次大戰後匈牙利被分割，領土自三十二萬方公里減到三萬六千方公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匈皇查理遜位，宣布共和。次年三月且一度成立共產主義政府，旋被推翻。至一九二〇年三月遂又恢復帝制，以霍爾第為攝政，實行軍事法西斯獨裁制。希特勒德國興起後，霍爾第政府隨即投奔，參加「防共協定」。歐戰爆發後，霍爾第允許納粹軍通過匈牙利開赴羅馬尼亞。德軍攻蘇，匈牙利並會派大兵助戰。但經不起蘇軍反攻，匈軍十四個師團完全崩潰，一九四五年四月蘇軍解放了全部匈牙利，由匈牙利各民主政黨組織臨時政府，首先實行土地改革，摧毀了大地主和教會僧侶的支配地位。同年十一月舉行國民大會選舉，由小地主獨立黨、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民族農民黨組成聯合政府。翌年國民大會通過法令，宣布匈牙利為民主共和國，以迄於今。其中佔較多議席的小地主獨立黨大部為保守的右派份子，他們反對左翼各黨，企圖改變國內的民主政策和對外政策。但左翼各黨——包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民族農民黨和匈牙利職工會的政黨聯盟，取得了聯合政府的領導權。最近報載匈牙利小地主獨立黨領袖因圖謀推翻政府罪被捕，今後匈牙利民主共和國的基礎，當然更要鞏固起來了。

上述東歐各國中，隨着它們各自不同的歷史的社會的發展條件，在兩次大戰期間的演變情況，不甚相同，但有一個基本的共通點，即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都迅速的走上民主主義道路。

## 二 東歐各國的政治趨勢

東歐各國解放後，都一致的紛紛舉行普選，由全國人民的意志來取決它們所要建立的國家制度（即

國體和政體），然後由選舉出來的佔着最大多數票數的政黨來組織聯合政府，主持國家的事務。一般的說，這一政治趨勢，是合於現代民主主義（議會政治）的常軌的，而且差不多都係接受幾次盟國（英美蘇）共同商議的原則約束，如波茨坦、雅爾達和莫斯科會議等個別的或一般的規定——「歐洲任何解放國家及前歐洲軸心衛星國家，應根據民主的要素選舉廣大的代表組織政府，並保證人民有他們自己的意志，去自由選舉他們所願望的責任政府」的決議來進行的。因此，也就可以說，東歐各國的政治趨勢，是在適應資本主義英美的民主觀念與社會主義蘇聯的民主觀念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然而，儘管如此，這却不是說，東歐各國人民意志的表現，及其對責任政府的自由選舉，是毫無主動性的原則性的歷史性的，只遵循着別人指定的軌道和別人的主觀願望，來決定它們可能的政治生活。不，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它們循着一般的民主主義常軌前進，走向嶄新的民主主義的前途。這個嶄新的民主主義的內容和性質，既不是英美式的民主主義，也不是蘇聯式的民主主義。它們拋棄了過去的君主立憲政體，不復容許半封建半法西斯統治的恢復，封建地主貴族的特權固被剝奪了，大托辣斯金融寡頭的特權也遭受重大的打擊，而由勞工、農民、中小企業家、自由主義者、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政黨或政黨聯盟取得了國家的管理權和統治權。這雖顯然不是英美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接近於蘇聯式的民主主義的，且有順利地逐漸蛻變到與蘇聯式民主主義的可能。然而，就現階段說，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東歐各國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於蘇聯式的民主主義，私有制度還被承認着維持着，私有經濟還佔着統治的地位，在政治上共產黨以外的各種保守和自由色彩濃淡不一的政黨還有重大的權力，政府的形式不是蘇維埃，而是各黨的聯合政府。要由這樣階段的民主主義到達蘇聯式的民主主義，決非短期間內的事。



在東歐各國的政治趨勢中，由戰時的地下戰鬥政治團體或國民會議，到解放後初期的臨時政府，再到大選後所建立的正式民主共和政府，居於領導地位的，無疑都是共產黨，或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政黨。

例如在波蘭，有波蘭工黨(P.P.R.)，它是在一九四二年由一羣前波蘭共產黨黨員以及其他農民領袖和知識份子發起而在地下組織成立的。在波蘭淪陷時期，該黨領導組織了游擊戰爭，成爲聯合地下國會——人民議會——的所有政黨和創建波蘭人民武力——人民軍——的發動者。波蘭解放後，波蘭工黨在聯合政黨集團中亦佔據着領導的地位。在後來的聯合政府中，雖然係由社會黨領袖摩拉斯基充任總理，但在內閣二十一位部長中，波蘭工黨佔了六個閣席，並且這六個閣席都是重要的部門，如公安、工業、商航、收復區國外貿易和供應等部；此外，波蘭工黨總書記戈摩卡，還充任了副總理，中委柏曼充任了總理秘書，中委莫澤柳斯基充任了外次。今年一月十九日波蘭舉行國民會議選舉，結果由波蘭工黨領導的四政集團獲得票數百分之八十以上，佔國民會議議席四百四十四席的三百九十四席，其中又以波蘭工黨居多，由其出而組織新閣。

捷克斯拉夫的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即成爲捷克國內最強大的政黨之一。在戰前一九三五年最後一次選舉中，共產黨在國會的三百議席中佔三十席，成爲全國第四個大政黨。捷克淪陷後，捷共領導組織民族戰綫，對德作戰，當時民族戰綫的政治綱領，即主要是靠捷共重要領袖來領導執行的。光復後，捷共在政府中佔着幾個相當重要的職位，包括副總理、內政部長、宣傳部長、教育部長、社會福利部長等。去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大選，捷克共產黨計獲得總數七百三十一萬票中的二百七十萬票，比第二大黨（國家社會黨——貝奈斯總統領導）的票數還多了一倍，因而捷共便在內閣中佔了五個重要的職

位。

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戰時英勇奮鬥及戰後領導建國的事蹟，早已以其領導者狄托的名字，聞名於世界了。由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聯合政府成立，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選後人民共和國創生止，狄托將軍都一直擔任元首，與其他民主黨派合作。

保加利亞共產黨勢力素來極大，遠在戰前數年，保共（勞工同盟）即着手組成愛國的民族陣綫，與親德王室及納粹勢力相抗爭，而於鮑里斯政變後，遭受極大的恐怖壓迫的打擊。歐戰後該黨又組成祖國陣綫，進行鬥爭。而於蘇軍進入巴爾幹，對保宣戰時成立祖國陣綫政府，由共產黨員巴夫羅夫任攝政委員之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首次國民會議選舉，以共產黨為首的祖國陣綫獲勝，由共產黨領袖，前著名第三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任總理，在全部二十個閣席中共產黨獲十席之多。

羅馬尼亞共產黨的影響，不若上述各國之大，但仍是各民主政黨集團的積極領導者。去年十一月十九大選結果，民主各黨獲勝，共產黨佔七十席，與社會黨居首的七十八席，自由黨的七十二席，農民陣綫的七十一席，相差無幾，而為第四大黨。

匈牙利共產黨在廣大農民、青年、職工中的潛勢力極大，並為左翼政黨聯盟的中堅。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國民大會選舉結果，反對黨小地主獨立黨獲得較大議席，並由該黨領袖菲倫茨任首相。自後以迄於今，匈牙利政治即在兩大勢力劇烈鬥爭中，頗形動盪。但匈共立刻組成了各民主黨的聯盟，逐漸克服了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性。

以上是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治地位日在增長的事實。這事實是從粉碎納粹佔領者和半封建半法西斯國

內統治者的殘酷鬥爭中演變而成的。經過大選之後，這個事實更是強固而不可動搖的了。但是，雖然如此，東歐各國共產黨絕對的完全的統治權力的建立，還是相當長期間以後的事。到現在為止，它們的政治地位的鞏固和強大，還有賴於其他民主政黨的合作，它們目前的政治指導原則也還限於一般民主主義改革的範疇。這就是說，東歐各國的政治情況，至今還沒有跳出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階段。這可從東歐各國新型政府的內容（聯合的民主政府和憲法），和處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的政治綱領，看得出來。

波蘭勞工黨的主要政治綱領，可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該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呼聲」的社論上，得到一個輪廓的認識：「本黨自從發表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宣言起，時刻不能忘懷者，是早日實現本黨政綱，使由文字變為事實。農民分得了土地，政府掌握了重要工業，這是證明我們新的人民政權並沒有落空，而且還按照既定目標，勇往直前。」這個政治綱領，與其他波蘭民主黨派所揭櫫的，如合符節。如民主黨一九四五年十月舉行大會時決議的綱領說：「除了農業改革之外，國家控制工業中的主要部門是民主的一大勝利。」農民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大會上決議說：「在土地改革、工業國有化、軍隊民主化和普及教育的實施中，以及在工人和農民大眾與勞動知識份子的更進一步的密切而友好的合作中，大會看見了走向加深和增強民主的徹底勝利的唯一道路。」誰都知道，實行土地重分配和重要工業國有，以摧毀封建制度，解除大資本壟斷，而沒有取消私有制，基本上是不悖於資產階級性民主改革的原則的；而且這種改革還是主要基於清算封建地主貴族和大資本壟斷集團的叛國反民主行為而進行的。至於戰後波蘭新政府的產生、產生方法（選舉）及其內容，則是根據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所通過

的民主憲法的規定來組成的。這部憲法的民主主義精神可與有名的魏瑪憲法相媲美，主要係以法國憲法為藍本制成。但這部憲法後來被畢蘇斯基獨裁政府所竄改和撕毀。戰時波蘭各民主政黨組成的地下國會，就立即重新承認了它是今後波蘭唯一合法有效的憲法。去年一月十九日的國民會議選舉，即根據這部憲法關於「用普遍、直接、平等、不記名和比例代表制投票產生立憲國會」的條文進行的，並在大選後由獲選各黨組成聯合政府。這更可以證明波蘭的民主主義還是源本於第一次大戰後的民主憲法而來。

捷克整邦建國史就充滿着民主進步的氣氛。它與波蘭一樣遠在一九二〇年就制成了一部民主憲法，但比波蘭更幸運，捷克有兩個開明進步民主的開國元勳：馬沙里和貝奈斯，後者繼承執行着民主建設的責任。因此，捷克解放後，最穩定而和諧的由各民主政黨聯合組成的政府，便立刻出現。雖然去年五月國會選舉後，新國會和政府中的最大政黨，再不是貝奈斯領導的國家社會黨，而是共產黨，但貝奈斯仍被擁為總統，捷共的政策是繼續鞏固現行各民主政黨的聯盟和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不過，捷克為東歐資本主義最為發達的唯一的國家，而所有重要工業部門的企業主在淪陷時大都叛國事仇，與納粹掠奪者合作，戰後這些叛國企業主和納粹財產被清算，沒收為國有後，這將為捷克迅速走向社會主義提供了最成熟的條件。有人說：除蘇聯以外，捷克斯拉夫將首先實行社會主義，決非虛語。

南斯拉夫的民主發展，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目前的政權不是由戰前的政權蛻變而來，而是從反抗名為君主立憲、實即軍事法西斯獨裁政治的鬥爭中成長的，同時目前的政權又是自始主要由強大的共產黨所構成，因此，表現在新憲法和新政府上，也是東歐新民主主義中更前進了一步的。例如新憲法第六條關於政權的政治性質的規定說：「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全部政權均始於人民，亦屬於人民。」

人民得以自由選舉的國家政權代表機構——各人民委員會來實施政權。這些人民委員會是由反抗法西斯主義和反動份子的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地方人民委員會，上至各人民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及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之中產生和發展出來的。」顯然的，這在東歐各國憲法中是看不見的。不過，我們還不能認為這部憲法是社會主義的。憲法第十九條稱：「土地屬於耕種的人。」又憲法第十四條稱：「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內的生產工具，或為全民的財產即在國家手中的財產，或為人民消費合作社組織的財產，或為私人或法人的財產。」可見新憲法還是建立在承認私有財產制的基礎上的。現在狄托領導的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也還是各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自然，不消說得，南斯拉夫也已有更快的走向社會主義的充分基礎。

此外，保加利亞的民主發展，雖由最強大的共產黨，及其首領季米特洛夫領導着，作強烈的社會經濟改革，但保加利亞經濟落後，其當前的急務是鞏固祖國陣綫政府，解放農民，復興和發展工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更是如此。該兩國的共產黨在國會和政府中的地位，都落於其他民主政黨之後，匈牙利且由反動的小地主獨立黨佔着最重要的政治地位，各民主政黨的合作還有待鞏固，社會經濟改革還有待加強，就是說，它們還急須向民主主義加速前進。

故大體說來，東歐各國的政治趨勢，還只是體現着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的社會經濟的發展規律，以不齊一的程度，進行着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完成着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

### 三 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

東歐各國民主發展的另一面是經濟的民主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和工業國有化。這是東歐各國民主主義高潮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也是東歐各國民主主義不同於舊民主主義的基本內容的表現。一般說來，東歐各國的社會經濟狀況，都還停滯在半封建的小農業生產階段，而其現代大工業及金融寡頭資本的發展，先天的就與外國資本不可分割，不是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獨立發展，而是加強了外國資本的支配。在納粹德國佔領時期，東歐各國封建地主貴族及大企業金融寡頭，大都與德國合作，出奴入主，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因此，東歐各國解放後，人民民主力量獲得了政權，就立即對叛國者實行清算，將他們的土地和企業財產加以沒收，土地分配予農民，工業收歸國營，同時，對於大小地主擁有的多量的土地及重要企業部門，亦實行廣泛的有償的重新支配和收歸國有。而這一改革的結果，肅清了反民主的或叛國的法西斯勢力，掃除了違反人民利益的壟斷特權，使政治民主獲得了堅實的保障，把國民經濟推向復興繁榮的自由發展大道。

解放後東歐各國實行的這種經濟改革與過去第一次大戰後曾一度實行的，無論在規模上或性質上都迥然不同。在第一次大戰後，東歐各國實行的土地改革，雖然規模相當廣泛，但那只是統治階級在不損害社會制度（封建制度）和大地主貴族僧侶的利益（封建剝削）原則下，為緩和農民的革命情緒，給予農民一些讓步和改良而已，實際上這些改革都變為有名無實，沒有土地和缺乏土地的最大多數農民並未得到土地，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和超經濟剝削依然維持着，廣大農民的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毫無改善。現在則不同了。土地改革是根據廣大農民的要求、利益和經濟條件來實行的。封建地主貴族王室僧侶的土地壟斷和封建的或超經濟的剝削，連根被挖除淨盡了，農民普遍的獲得了平均而足夠的土地，並在農業

技術和經營上得到了國家有力的協助，他們第一次取得了政治地位和社會生活的改善。至於工業國有化運動也是如此。那不是新興大企業金融寡頭和封建軍國主義統治層，爲着整軍經武，加速資本累積，或便利與外國資本支配勢力合作，而利用國家力量來推行的；而是新興的人民民主政權，爲鞏固其政治地位，掃除大企業壟斷及其與外國資本支配勢力的結合所造成的民族工業自由發展的障礙，保證國民經濟的復興和繁榮得以迅速完成，人民就業與生活得以迅速提高來推行的。

現時東歐各國的土地改革，是全面性的。其特點如下：（一）一般言之，凡是屬於大地主的土地，都交給勞動的農民，而被分配土地的地主中，凡被控出賣祖國，與希特勒佔領軍合作而爲害本國人民的地主，其土地均毫無報酬沒收；但參加過抵抗佔領軍的解放鬥爭並有相當功績的地主，則仍可有一部份留給他（比如匈牙利，可留給他的土地達三百畝之多）。（二）土地改革整個的是爲了全體農民的利益，對地主的土地和農民的土地有截然不同的態度。農民的土地，縱然超過了農民及其家庭所能耕種的限度以外，仍然留給農民；但如地主的土地，雖然他也只有這麼多的土地，則予以沒收。這在過去則並不如此。（三）土地改革是着眼於農民的利益，而不是像在過去那樣是着眼於地主的利益。根據這個原則，在實行有償的土地分配時，對地價的償還，不是由地主居奇壟斷而故意抬高的地價來規定，而是以勞動農民即新的主人所能負擔的數目來決定。同時，農民不祇是付給國家很少的地價（由國家轉付給地主），而且這筆支付的款子還不是在分到土地後就一下子付出，而是在他們已經把土地經營得很有條理之後，才付這筆債款。（四）廣大農民還可在許多方面得到國家的協助。許多必需的生產手段如牲畜、機器、農具、種籽等，在德國佔領期間損失很大，一時農民無力恢復和取得，國家就有計劃的協助農民解決。同

時國家還協助農民組織合作社，以便共同銷售其生產品，共同購買都市工業的製成品，避免遭受中間商的剝削。國家並舉行低利貸款，使農民不受高利貸的盤剝。(五)在土地改革中，農民不再是像過去那樣只被動的而是主動的聯合起來，在國家支持之下，親自執行土地分配和耕作。

這樣澈底而民主的土地改革，必然改變了長期停滯在封建半封建農業經濟階段的東歐各國的面貌，使農民生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例如匈牙利，在土地改革以前，匈牙利一八四個大地主擁有九六二、〇〇〇畝土地，八六九個中等地主擁有一、三六〇、〇〇〇畝土地，另有三九七六個地主亦擁有一、五三〇、〇〇〇畝土地。但現在，土地大到三〇畝的農莊祇有十三個，而且這些土地都是留給在抗德鬥爭中卓著勳績的人們使用。在匈牙利全國，被沒收及用款子購買的土地，約有四百萬畝。在六十六萬一千個貧農之中，分到土地的有二七七、七九〇個農業工人，一五七、一二七個僱農，一三三、二八〇個土地很少的農民，五二、九三四個小地主，及三九、八六九個農村手工業者。每一個新的田主，平均得四·五至五·五畝的土地，足夠維持一家四至五個人的生活。結果，匈牙利的土地改革，使農村不患不均了。過去的幾千個封建大地主的土地，現在是由幾十萬農民共有了。而且，在這種土地改革運動中，組織了三千二百個委員會分佈在全國各地工作，委員會的委員是好幾萬農民，他們第一次積極參加了政治生活。

在波蘭，十五萬戶沒有土地的農民和僱農也已第一次不是種植主人的土地，而是自己的土地了。土地改革後，得到土地的農民，連他們的眷屬在內，共約有二百萬人之多。

在南斯拉夫，在戰前南國貧農三三七、四二九人，僅佔有土地五四〇、三六九公頃，而同時二百零



八個大地主却佔有土地三八九、八二六公頃，大地主多為德國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現在土地改革實行的結果，已將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歸為農民所有了。同時，為協助農民組織的各種合作社，也蓬勃的發展起來，至去年春季時，僅消費合作社就有七、三四八單位，參加的農民會員共達一百二十萬人。在移民中間，共同耕墾與生產消費合作社，亦有欣欣向榮的趨勢。

在捷克，德國人大地主、匈牙利人大地主和捷克與斯洛伐克民族叛徒等所有的土地都被充公無償分配予農民。單是德人大地主被沒收的土地就達六百四十萬英畝之多，其中有一半是適於耕種的土地。以二十五英畝土地為一單位來計算，已有十三萬個農民家庭獲得足夠的土地。僅在斯洛伐克省就有八萬至九萬家農民獲得這種耕地的分配。

其次，東歐各國的工業國有政策也執行得頗為澈底。所有納粹德國遺留下來的、叛國企業家的、及其他大中等私人企業，都收歸國營，職工、技師和專家等都有權參加企業管理，執行國家的生產計劃。因此，東歐各國工業生產都大大的提高起來，甚至有些已迅速的恢復或超過了戰前的水準，職工生活及就業機會也大大的增進和改善了。

例如在波蘭。波蘭經濟在這次戰爭中損失極鉅，約等於戰前波蘭在四十年中的經濟投資數。但由於戰後實行了工業國營計劃，及得到了高度工業化的西部新領土——西里西亞、波默朗尼亞和普魯士一部以後，波蘭經濟便迅速的恢復和發展起來。戰前波蘭工業大部份為外國資本所壟斷，如據一九三七的統計，在波蘭的股份公司中，如電力公司外國資本佔百分之八一·三，電氣工業佔百分之六六·一，化學工業佔百分之五·九，礦業及五金業佔百分之五二·一。這些外國企業，在戰後都由新政府收歸國有。

其他國內私人的卡特爾和托辣斯也被消滅了，重工業和中等工業、水陸運輸和銀行，都根據一九四四年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七月宣言而轉為國營了。同時，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有二八八名工人被選出負責企業和工業聯盟的領導工作。截至去年底止，波蘭工業生產水準已達到了戰前的百分之七十。其中最主要的煤的開採量已超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五十，在電力生產方面且超過了戰前。在新收復區內，全部工業的五分之四恢復了生產，移居的人民達四百萬，即等於瑞典或丹麥全國人口。後來波蘭政府還擬定和執行着一個三年建設計劃（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這個計劃規定要使農業的工業波蘭變為工業的農業波蘭。在三年內，波蘭國民經濟的各部門不但要達到戰前水準，而且要大量超過它，預定國民收入到計劃的第三年要提高兩倍半，消費量也是同樣地增加。波蘭的民主政權，在產業國營和工人高度的生產熱忱等條件下，沒有人會懷疑這個建設計劃不能實現。

捷克經濟的戰爭損害也很大，計工業在物質上所造成的損害約達百分之十，而整個國民經濟的損失更達百分之五十，人民財產損失總計七十五萬萬鎊之鉅。但由於捷克保有較為強大的工業基礎，及民主政治的優良傳統，再加上國有化政策的貫徹執行，捷克工業和國民經濟的恢復也極驚人。捷克所有的銀行企業、私人的保險公司、各種礦場和基本工業都已收歸國營。其中礦業的百分之一百已經收歸國有，機器工業為百分之八十五，糧食工業百分之二十。就以捷克國內的全部來計算，已經有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收歸國有了，而這些企業，都是擁有四〇〇——五〇〇名勞動者以上的大中等企業。解放後的一年中，捷克工業生產即達到了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十五。一九四五年十月，被使用的生產力平均已到達百分之五十，在若干部門裏被使用的生產力百分比更高，如採礦業達百分之八十五，電力百分之七十，造

紙佔百分之六十五。至一九四六年四月，捷克工業復興最感缺乏的燃料生產，如煤的產量已達到了一九三七年水準的百分之九十，褐煤產量甚至超過這個水準，達到了百分之一一五。從今年起，捷克實行二年計劃的法規開始生效，依照這法規，戰前的工業水準不僅要恢復過來，而且還要超過它。

南斯拉夫在戰前整個經濟領域中，外國資本佔着壓倒的優勢——尤其是德國資本。南國的銀行、化學、冶金、電力、紡織和造紙工業，幾乎完全掌握在德國人手中。希特勒黨徒的勢力，在斯托雅丁諾維奇、茨維特柯維奇和柯羅塞奇的政權下，大大的擴展着，而茨維特柯維奇等人原就是大銀行家和獨佔資本家。南國解放後，這些德國人的和私人的獨佔企業都被沒收，而成爲南國新經濟發展的一大動力。至去年上半年止，南國政府即接管了全部工業的百分之八十二，而私人企業僅剩百分之十八。其中冶金工業，政府佔百分之八十七，化學工業政府佔百分之九十二，電力工業政府佔百分之九十五。南國有些地區，例如在工業方面最發達的斯洛文尼亞，大工業全部和中型工業的大部分，已爲政府所有。在解放後一年的復興工作中，許多主要的工業部門，就已恢復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六十至九十，其速度概可想見。

在匈牙利，工人組織領導的復興工業和運輸的鬥爭，也獲得了重大的成就。產業工人自己恢復了和開動了資本家所放棄的工廠，並且掌握了工廠事務的領導權。在破毀不堪和原料缺乏的困難環境下，工人從廢墟上豎立起了匈牙利工業。據估計，一九四五年的工業生產可以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到一九四六年夏季可達到百分之六十。

從上述幾個代表的例子中，可以清晰看見東歐各國土地改革和工業國有化的實行所引起的整個國民

經濟狀況根本變革的事實來。在戰前，東歐各國經濟，一般的都停滯在落後的封建農業經濟的階段，封建地主貴族僧侶階層壟斷着絕大部份的土地，實行着經濟的超經濟的封建剝削，使廣大農民陷於極度貧困與飢餓不安之中；同時，大企業金融獨佔集團則與外國資本勾結，造成國家地位半殖民地化的危機，加深社會經濟的附庸性落後性。但現在則不同了，東歐各國的封建地主貴族（王室）僧侶及大企業金融獨佔集團的特權已被剝奪，封建制度已被完全摧毀，外國資本支配勢力已被完全掃除，解放了約佔全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捷克農業人口則僅佔百分之五十以下）及勞工階層取得了政治主權，以最大的主動性和積極的生產熱忱，從事國家經濟的復興和發展的艱巨工作，建立民族經濟獨立發展和人民生活富裕的新國家。這一歷史性的轉變，不僅在東歐和整個歐洲是一個驚人的事蹟，在整個世界現代歷史上亦然。

#### 四 東歐各國與列強的關係

誰都知道，東歐各國跟蘇聯的關係極為親密，而與英美關係則甚惡劣。這種情形，同時又自然的引起英美與蘇聯之間日趨嚴重的猜忌和對立。在東歐各國的對外政策本身方面，基本上就有畸重畸輕的偏向：遠在地下抗德游擊戰爭時期，各國民主政黨特別是共產黨無論表現在它們個別的政綱上，或它們共同的政綱上，就特別強調着與蘇聯修睦邦交的要求，而對於英美兩國則有遜色；解放後，這種政策的偏向，更為尖銳化表面化。只有各國內保守的右翼政黨，才採取着完全相反的態度，但它們的力量和地位都很不足道，故不能轉移這個趨勢。再在另一方面，英美及蘇聯的對東歐的政策，也有軒輊。在英美一

面，對東歐各國的民主政黨集團一直嫉視極深，甚至公然使用外交上的干涉和不友好行動；反之，對於保守的右翼政黨，則卵翼（如英國之對各國流亡政府）、扶助、支持，不一而足。蘇聯的政策，就剛剛相反。這樣演變所至，不僅英美對東歐各國的關係一天天惡化起來，而且形成了英美蘇間日益深刻的外交對立之局。在戰時及戰後初期，由於英美與蘇聯的合作尚密，它們對東歐各國內政發展狀況不甚一致的觀點和要求，也還可經由國際性會議進行協商，取得調洽，如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及第一次莫斯科會議關於擴大東歐各國政府（特別是波蘭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民主基礎和實行自由選舉等等協議。但在後來，隨着英美蘇合作關係的弛鬆和惡化，對東歐各國的政策就各行其是，形成公然的對立了，如希南希保糾紛，美國飛機遭受南國攻擊，科佛海峽英艦觸雷，英美控告蘇聯干涉匈牙利內政，以及英美對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波蘭等國選舉的抗議和不承認等等一連串事件，都直接成爲英美蘇間舌辯爭執的因素。

現在值得研究的，是這一惡劣的關係，究竟怎樣造成的呢？有沒有改善的可能的途徑呢？

國際間正不斷流行着一種看法，這可以以邱吉爾的「鐵幕」說做代表。邱吉爾說：「蘇維埃前綫，是自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特利亞海的特里雅斯特近郊，並且還要一直向南，就在這一條綫上，蘇聯張起了鐵幕。幕後一片廣大的土地上，有東歐各國首都與許多古代國家與民族，差不多佔全歐人口三分之一，統統被同一個克列姆林宮中的『能人委員會』統制而管理着。」這種說法，簡直是把東歐各國視爲蘇聯的傀儡，東歐各國政治力量的變化，及其社會經濟的改革，都是由蘇聯一手造成，或軍事的力量所成。顯然這對於東歐各國是一種極不公正的判斷，同時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這種看法却流行得極爲

普遍，至少在英美決策當局是如此。

事情決不這麼簡單，而是包含着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廣泛原因的，甚至可以說這不僅僅是東歐各國本身的諸因素所造成的。譬如說：今日東歐各國所發生的變化，遠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就曾在東歐各國中的好幾個國家裏發現過，只是很快的被歐美資本主義強國用金元、糧食、和扶持各該國家的統治力量等方法撲滅了而已。還有今日東歐各國所發生的變化，正在同時期內，也在歐洲，以及亞洲，甚至是美洲，或多或少的同樣的湧現出來，像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和希臘，不都出現了強大的共產黨的力量，組成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並實行着某些同樣的經濟改革嗎？然則爲什麼偏偏對於東歐各國就應下那樣的判斷呢？或者說，在歐洲其他國家，譬如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希臘，並沒有像東歐各國那樣，共產黨的力量和地位一日千里的增長，舊統治力量和大企業金融寡頭的特權被剝奪得一乾二淨，及其對外政策偏向得日形極端。但問題是在：歐洲其他國家內的政治變化不若東歐各國那麼劇烈，英美各國在那里的影響和作用不比在東歐各國那麼微弱；而這只是程度的問題，事情本身則是一樣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援引政治思想素不偏左而至今仍得到英美的信任的捷克總統貝奈斯的觀點，來說明事實的真相。他在最近曾發表一題爲「戰後捷克」的文章刊於美國「外交季刊」二十四卷第三期，對於戰後歐洲民主主義的發展，作着這樣的估價：

「事實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大多數被侵略或作戰的歐洲國家中產生了一個國內的政治革命，同時大大地影響了經濟問題，並且使戰前的民主重建爲內容改變了的民主成爲必要。歐洲戰前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民主非常

有助於戰前獨裁政治的興起——最初是法西斯主義之發展，其後是納粹主義之發展。自由主義的民主應該改變，以與政治的民主必須轉形爲社會的及經濟的民主這一概念相呼應。

「始自法國革命時代的歐洲社會之內部的進化，與美國的革命的發展，有不得不然的差異。在歐洲，由自然狀況而生的國際政治的分離，在美國沒有歷史的根據。此所以歐洲社會內部民族的及民族性的發展，循着與美國進化不相同的範型，無論如何不能以美國的觀點和經驗去量度，一如美國情勢不能限於以歐洲的觀點去分析和判斷一樣。」

「第二次大戰把歐洲社會放在社會的再生搖籃內。美國一定會把現已發生的社會革命的變動之成果，視爲對於新歐洲較公平的組織之貢獻，視爲對於建立較公平而久遠的和平機構之貢獻；這種組織，這種機構，均以較良好的社會經濟狀況爲根據。重建的民主之社會化傾向，正在使這種組織易於成功。假如這個傾向，引致精神的和道德的價值之再評價，表現於新近加深和擴闊的民主政體上，則社會革命的變動之成果，也一定有助於整個人類道德的再生。」

在說到捷克本身的政治經濟改革和對外政策時，貝奈斯總統說：

「一部份捷克工業的國有化，不僅反映同時代的政治趨勢，而且與將來優良的進化狀況相一致。英國政治趨勢和法國的選舉結果，都證明社會主義的因素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正日漸增大其勢力。捷克共和國，在沒有任何壓力，沒有罷工、反叛及政治騷動的情況下，正在公開地光榮地準備着迎取這個發展，其所採取的方法是：使勞動大眾自覺其雙肩所負重大責任係此等社會經濟變動的結果。」

「隣邦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影響捷克經濟的改革，那是自然的。雖則如此，捷克現在是，將來也是，絕對獨立

的：它自有其政治的民主政府，自有其議會的民主政治。捷克正在走着它自己的道路，採用着它自己的方法和習慣。

「但是這並非說與蘇聯隔離；這不過表示它自己要努力建立一個民族的政策，一個可以滿足它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生存之需要與需求的政策。舉凡適合它的需求的，無論來自蘇聯，或來自美國、英國或其他國家，它一樣收買。在各個事件及任何時間上，它的行動一定站在它自己的捷克斯拉夫的立場上。」

貝奈斯總統的這個認識和政策的聲明，雖然不能完全作為概括東歐各國當局或政黨，尤其是共產黨的基本觀點，但作為政策的方向說，則與東歐各國現在所執行者相一致的。而且，捷克政治的變化和經濟改革底程度，決不比東歐其他各國為溫和，因此，連貝奈斯總統的這個觀點，也是足以反映目前東歐各國實際情勢發展的事實的了。然則，對於東歐各國變化事實在西方民主觀點上應有怎樣的評價，東歐各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應作怎樣的調整這個問題，就不能完全諉之於東歐各國本身的取捨，而主要應由西方列強作抉擇。無論如何，假如把東歐各國內部社會歷史及世界趨勢所不可避免地激發的變化，純粹用一種政治上的魯莽方式，非理智的判斷，或不是現實主義的態度，來一口抹煞，拒人於千里之外，是毫無用處的。



# 戰後的日本

金學成

## 一 戰後日本的歷史使命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前，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固無可疑義，但日本這個帝國主義國家和歐美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並不一樣，牠具有特殊的本質，這本質就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固然，如果祇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方面，即高度的獨占和金融資本，以及議會制度和工場勞動者的數量等等，好像日本與歐美帝國主義國家一模一樣；但是如果仔細看牠的另一面，即封建的土地關係和天皇制等等時，則日本又是一個落後的半封建國家。因此，我們如果把這種條件，全面地加以考察時，就可以知道牠的確是特殊的帝國主義國家，即上面所規定的「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

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特殊性，由下面的三個要素構成的，即：（一）天皇制；（二）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三）獨占資本主義。日本的天皇制是一種軍事的警察的官僚機構，牠一方面依靠地主階級，另一方面又依靠着資產階級，所以牠是代表着這兩個階級的利益，實行着有利於這兩個階級的政策；可是同時，天皇制又保持着牠本身獨自的作用，即絕對專制的性質。換言之，天皇制（其中最強力的要素便是軍部）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發動者，又是國內反動政治和一切封建殘餘的主要支柱。其次，日本的農村是完全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和榨取關係的支配之下，寄生的地主佔日本全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〇以上。他們從農民身上掠奪其收穫的百分之五〇至六〇作為佃租；因此，日本農村的生產力不能發展，

農業退化，把約佔日本全人口百分之五〇的農民驅入極度的貧困。在這裏，存在着日本農民最易被軍國主義的侵略宣傳所煽動的主要原因。再次，日本的資產階級，由於甲午、日俄、以及首次世界大戰這三次戰爭，和對殖民地及國內農工的榨取而獲得了鉅富，以致在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國富的大部份都被少數的財閥即所謂康采恩所獨占。日本的獨占資本主義至此雖已有着不下於歐美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但日本的資產階級仍借着天皇制的壓力，將勞工階級的經濟及政治的生活狀態，降低至殖民地勞工的悲慘程度，而絲毫不想有一點改善；由於這種極度的對國內勞工的壓榨，一方面與地主對農民的榨取相結一起，成爲國內消費力的極度萎縮，這裏就存在着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必然性。以上便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的封建的」這一特質的說明，同時也是日本軍事侵略的原因所在。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特別是戰事告終以來，世界史的方向顯然是直指着民主與和平，縱令達到這一目標，事實上還不免要走很多迂迴曲折的路，但這目標畢竟是人類一致的希求，了無疑義。特別是日本，遭受牠蹂躪過的國家固不必說，即使其本國人民，也因飽嘗了戰爭的痛苦，而在希望着和平與民主，這是戰後日本所負歷史的使命。

如何纔能達成這使命，很明顯，必須剷除前面所說日本的侵略的原因，換言之，必須推翻天皇制、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以及獨占資本主義這三點。可是戰後的日本是不是向着這種目標在前進？這裏可從三個角度去觀察，即美國的管制政策、日本支配階級的動向，以及日本人民的傾向；因爲事實上，投降一年半以來的日本歷史是由這三種勢力交織而成的，而且，由於這三種勢力消長的闡述，亦將替我們描出「日本往何處去」的這個遠景。

## 二 麥帥的管制政策

以麥克阿瑟爲執行者的盟國，其實是美國的對日管制政策，向着怎樣的方向走？關於這事，我們也不妨從構成日本帝國主義特質的三個基本要素加以觀察。

首先關於天皇制，麥克阿瑟的政策是，將日本天皇制加以一番「民主」的粉飾，而保存牠的實質。這點，可以從他對修改日本憲法一事上獲得證明。當一九四五年十月幣原內閣上台後不久，麥帥即曾聲明日本的舊憲法必須修改，當時曾引起多數日本人民的歡迎，一方面却也遭受了日本舊支配階級的猛烈反對，幣原和吉田相繼發表談話，說「大日本帝國憲法」根本不需要修改，只要運用得當便可成爲合乎民主和平這一條件的憲法，這就是支配階級恐懼失去其溫床即天皇制而露骨表示反對的明證。可是時間却證明了他們的恐懼是一種杞憂，因爲他們與麥帥幾度折衝與細心觀察之後，知道麥帥根本沒有逼使日本產生一部推翻天皇制的民主憲法的意思，因此，他們就回嗔爲喜，一變當初對修改憲法工作的怠工的態度，由幣原內閣正式命令其國務相亦即侵略戰中著名的贖武份子松本蒸治着手起草新憲法了。這個新憲法的起草工作亦沒有一個民主的人民代表參加固不必說，即使民主黨派所發表的憲草（如社會黨與共產黨），以及民主人民團體所擬的憲草（如高野岩三郎等），也根本沒有被參酌採納；這在憲法起草的方式上說來，就是一部十足的欽定憲法，正和明治天皇叫伊藤博文起草「大日本帝國憲法」完全一樣。可是代表舊支配階級的幣原內閣敢於這樣做，如果說沒有得到麥帥的暗示或容許，這是不可想像的事。這樣，新憲法的起草工作當然是很順利地完成了，不到三個月功夫，即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正式發表。

了依舊保持着天皇制的新憲草。同年五月，吉田內閣上台以後，即把這部新憲草一字不易地提出議會，即以這個通常的議會作為制憲機關，除了文字上略有修飾之外，幾乎是原封未動地在議會中通過而成立了，並且於同年十一月三日正式公佈，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起便要實行了。關於這部新憲法的內容，這裏沒有加以詳細評述的餘裕，並且世人指摘得也多了，可以不必細說；不過這部憲法的特質，我們却不妨說一句，<sup>就是</sup>東京帝大校長南原蕃於得意忘形時所說的「新天皇制的確立」。這話最能扼要地道破日本新憲法的特質。所謂「新」是指這部憲法的修辭上刁鑽的技巧，「天皇制」的本質並無變動，而且由於新憲法的制定，「新天皇制」已完全「確立」了。麥帥對於這部新憲法，謂為「走向世界和平之偉大前進」，其滿足的情形，可以想見。可是事實是不是「前進」，我也想無需乎多說，因為前面早已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特質之一的天皇制是侵略戰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實，裕仁天皇即是發動此次侵略戰的第一個戰犯，可是麥帥根本沒有提到過）；現在天皇制依然無恙，則侵略戰的原因就是根本沒有剷除，因此，顯然不是「走向世界和平的偉大前進」，正相反，是保留戰爭因素的「偉大」倒退。

其次關於日本的土地所有制，麥帥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對日本政府發出必須改革土地制度的命令，經過了大半年的功夫，日本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表了第三次的農地制度改革法案，因為麥帥表示極度滿意，所以雖有蘇聯代表及日本民主人士的表示反對，結果還是在議會中通過，而且獲得麥帥批准了。關於這個土地法的詳細內容，這裏不預備介紹，祇說一說牠的要點和其必然會產生的結果。其要點：（一）規定地主保有的農地面積為一町步（約等於中國的十五畝），惟北海道則為四町步；（二）地主所有農地超過以上規定時，由政府強制收買，每反步（約等於中國的一畝半）付日金七五七圓

五〇錢，並給以每反步日金一三〇圓的補償，所以地主被政府收買土地時，每町步可得八八七圓五〇錢的代價；(二)佃租須以貨幣繳納，其數額不得超過收穫物價格的百分之二五。依據這個土地改革所生的結果，第一就是依然有多數的寄生地主殘存下來，因為在日本全體寄生地主一〇七萬人中，三町步以上的寄生地主只有三四萬人，而一町步左右的小寄生地主却有七三萬人之多，而這大多數的小寄生地主由於這次的土地改革可以依然無恙了。一方面，地租既有收穫物的百分之二五，則作寄生地主依然是有很大的利益可得，當然不肯輕易把土地脫手讓給佃農或小自耕農了。由於這二個原因，日本的小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還是給保留了。這樣，有如蘇聯代表團新聞處長鮑和夫所說：「其對於地主的土地所有，仍在予以庇護，殊非真正民主的解決。」

再次關於日本的獨占資本主義，麥帥實行了怎樣的方策？麥帥於佔領日本後一個多月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發表了解散日本財閥的命令，其要點為：(一)持股公司及財閥同族所有的股份資產，都交給新設的持股整理委員會清理；(二)持股公司及財閥同族交出股份資產時，領取收據，等到股份資產處理完畢，掉換十年期限的政府公債，收據及公債，原則上均不得出賣、移轉、擔保；(三)財閥今後不得直接或間接參加一切經營；(四)股份資產公開時，從業員有購入的優先權，並限制股份一次收買的數目，以防企業的被支配。根據這個解散財閥令而得的結果，頂多只能解散幾個持股公司，不過把獨占性的大企業聯合組織予以分散，使日本財閥化整為零而已。其次，因為目前日本的金融機構還是完全操在財閥手中，特別是「日本銀行」還操在財閥的代言人保守政府的手中，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要根除獨占資本的勢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事實上，日本財閥也的確在繼續進行着獨占，無論是銀行、鑛山、肥

料、電力、造紙、造船、製鐵，這些大企業都還由高度的獨占資本掌握着。

可見麥帥的對日政策，是有向着加強日本民主的敵人即天皇、地主、財閥的勢力這條路線走去的趨向。其所以要走這樣的路綫，原因是很明顯的，就是要利用日本作反蘇的「戰爭跳板」，使其成爲聽命於美國的警犬。這一政策，至最近而益形露骨了，那就是麥帥總部發言人於三月二十五日宣稱日本須追隨美國向共產主義作戰。總之，麥帥的對日政策是美國的世界政策的一環，其方向是和後者不可分地具有密切關聯的。可是由於這樣的對日政策，日本的舊支配勢力却獲得了鼓勵，新興的民主勢力却不能不走着更艱苦的途程，也是很明顯的事。

### 三 日本支配階級的動向

投降以後的日本的政治情勢，爲了敘述上的方便，不妨依東久邇、幣原、吉田這三代內閣，而分爲三個時期。首先，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即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一天成立，至十月初崩潰的東久邇內閣，其應負的主要使命之一，爲各種戰爭機構的解散，特別是軍隊的解散。當時日本的軍隊中，猶有很多不能了解支配階級所以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苦心」的，他們不肯解除武裝，東久邇內閣利用天皇這塊招牌，極力宣傳投降與解除武裝都是維護國體，都是天皇的意志，結果總算平穩地達到了解散軍隊的目的。除了軍隊之外，各種軍國主義機關也陸續被解散了。日本支配階級的所以推舉出身皇族的東久邇組織投降後第一任內閣，無非藉此作爲號召，一以順利進行各種戰爭機構的解散，以達成爲保持天皇制而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這種目的，一以企圖藉此挽回人民因戰敗投降而起的對皇室信仰的動搖，想行天

皇制的輸血工作。日本支配階級的這個策動，在前一點上固然收得了預期的成果，可是在後一點上顯然沒有發生效力；正相反，日本大多數人民對於東久邇內閣的低能與保守，反而日益增加了反感。總之東久邇內閣連偽裝民主的手段都不具備，結果當然被麥帥所遺棄了。

於同年十月九日繼起組閣的幣原，因為是老獺的外交家，「漂亮」的帝國主義者，所以雖然對麥帥的命令有陽奉陰違之處，但畢竟沒有遭致他的厭惡，甚至相反地取得了他的歡心。幣原內閣成立以後，首先揭櫫國民的「解放」，廢止秘密警察，撤廢了思想取締法令，同時還釋放了政治犯。因此，自由黨、社會黨等積極準備着組黨，連蟄伏了多年的日本共產黨也能公開活動了。此外，更依照麥帥的命令，實行開放了思想及言論的自由；又在第八十九屆議會中通過了新選舉法、工會法、農地調整法，其內容固未必真正合乎民主主義的要求，但在表面上，總算依照麥帥的命令，實行日本的「民主化」，把婦女、工人、農民「解放」了。這些都是幣原內閣的前半期即一九四五年底為止的措施。在這個時期內，侵略戰中曾經中斷了的政黨運動又復活了。在同年十一月，社會黨、自由黨、進步黨依次成立，共產黨也以合法政黨的姿態正式出現，而協同黨以及其他小黨派也在同一時期揭起旗幟了。特別是十二月裏，因為八十九屆議會已決定即將依新選舉法實行普選之故，在議會中沒有議席的小黨派紛紛成立，一時曾達四百餘個政黨之多。可是等到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麥帥一發表肅清令，這許多產生不久的政黨即遭受了很大的打擊，日本政界的舊人固然有許多必須被追放，就是新成立的政黨的幹部也有許多人須被追放，幣原內閣內部也有堀切、松村、田中、次田這五個閣僚必須被逐，這樣，幣原內閣不得不於一月十三日實行所謂「改造」，以謀挽回垂死的命運。由於那次的肅清令，最受打擊的，是進步、自由、協同這

三個最反動的政黨；反之，社會、共產兩黨則反而因此增強了地位。幣原內閣的後半期，即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四月下旬崩潰為止，所作政治上最重大的措施，便是經濟緊急措置與實行普選這兩事。同年二月中旬發表的經濟緊急措置令，便是凍結存款，發行新幣，並且制限國民只能過每月五百日圓的生活，一時曾把已達六百餘億圓的通貨膨脹，收縮為二百億左右；可是不久，通貨還是日益膨脹，一點也不能收效，其結果，不過使大多數的勤勞大眾過着日益困難的生活，一方面却造成了一批所謂「新圓階級」的暴發戶。關於四月十日實行的普選，幣原內閣曾大事宣傳，說是內閣最大的使命，可是事實上，則因為幣原內閣實行種種包庇保守政黨及反動候選人的方法（如候選人資格審查的不公平，選舉費的不遵規定，以及縱容收買等不法行為），並沒有收獲公正的普選的效果。結果，自由黨當選了一三九名，進步黨當選了九二名。社會黨當選了九一名，共產黨當選了五名。不過即使從這種結果看，也可以窺知民主政黨的受人民擁護的程度，比了戰時固不必說，就是比了戰前也進步得多了。尤其是共產黨，當選的議員雖只五名，可是其所得的票數却達二百萬之多，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事實。除了上述之外，幣原內閣的後期，更有一件重要的政治工作，就是於同年三月六日發表了以「新天皇制」為骨幹的新憲法草案，關於這個憲草的內容，因為與後來吉田內閣所通過的差不多完全一樣，並且在前面已有說及，這裏可以再批評了。

繼幣原內閣之後，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登台的吉田內閣，從最初即被輿論指為幣原內閣的延長，因為吉田的受命組閣固完全由於幣原的力量，而從吉田乃至吉田內閣的性格看來，也完全和幣原內閣沒有兩樣。吉田內閣上台後的第一砲就是兩道文告，即「食糧非常時宣言」和「保持社會秩序聲明」。



前者的內容，說是要解決食糧的困難，必須全體人民和衷共濟，這在表面上是對日本人民的呼籲，實際上不妨謂爲向麥帥司令部的求援，至於由內閣本身來解決食糧的方策，當然完全是一張白紙，這事在日本人民方面固是大感失望，但在麥帥司令部看來却認爲非常得體，因此由美國運來了大批食糧。不過吉田內閣的獲得麥帥的同情，其原因並不止此，其更大的原因在另一個文告即「保持社會秩序聲明」。這一聲明的意義，不僅在明白表示了支配階級將對人民運動採取斷然的措置，主要還在向麥帥表示如果沒有美國的食糧援助，人民因飢餓而發生暴動是不可避免的事，這點，顯然博得了曾經彈壓日本人民飯米運動的麥帥的同情，結果，麥帥幫助吉田內閣暫時解決了食糧問題。食糧問題暫告解決以後，吉田內閣便致力於另一使命，即挾絕對多數的與黨議員以通過前內閣交下的新憲草。關於這個使命的達成，在吉田內閣是胸有成竹的，因爲在議會中既有絕對多數的與黨議員，同時這憲草是曾經獲得麥帥讚揚的，結果，除了文字上略有修飾之外，很順利地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下旬在第九十一屆議會中通過了。解決食糧危機與成立新憲法這兩事，固然順利地成功了，可是日益成爲日本勤勞大眾的重壓的通貨膨脹，却成了他們憤怒的對象。日本的「新圓」的流通額，在吉田內閣上台的時候不過五百億，可是到今年二月，不過半年多的期間，已突破一千億。一方面，工資和配給都沒有增加，五百圓的生活限制依舊，這樣，當然激成了日本勤勞者的熾烈的反感。先則有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勞動攻勢」，十一月的電氣罷工，繼之有今年一月底的數十萬人的「倒閣國民大會」以及預定於二月一日實行而遭麥帥禁止的全國八百六十萬人的大罷工。這些事實，顯然因爲日本人民的生存慾而起的對於擁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吉田內閣的反抗。吉田內閣的財政經濟政策，雖然遭受日本大多數人民的抨擊，可是牠並沒有改弦更張的意思，這點可從

去年十二月初至今年二月中旬的三次聯合內閣交涉，都因堅持不肯接受社會黨的撤換石橋藏相而告失敗的一件事而獲得證明。不但如此，相反地有益發增強支配階級的反動攻勢的傾向，這事可從吉田內閣在今年的第九十二屆議會中通過的預算而得證明。這預算爲一一四五億，其中分配給救濟失業與復興產業的經費只六十餘億，不過全部支出的十分之二，已可見其對於窮困的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漠視；一方面，又大量地提高了烟酒等間接稅，使他們在無形中又加重了生活費，由此更可見日本支配階級的代言人吉田內閣，是在怎樣加緊對勤勞者的壓迫了。

#### 四 日本民主勢力的展開

由上面看來，在麥帥的趨向保守的管制政策與支配階級的反動攻勢這雙重壓力之下，日本所負的歷史使命即民主化，已不難看出其遭受着重大的困難了。雖然如此，日本民主化的原動力，即日本民主勢力，却還是不斷地在成長着。關於這點，我們不妨從政黨和工運兩方面看。

戰後的日本政黨，其數目之多雖然打破了任何國家的記錄，但其中够得上稱爲日本政治的主流，却不過自由黨、進步黨、社會黨及共產黨四個黨。自由黨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成立，進步黨亦於同月十六日成立，前者爲政友會の後身，以齋藤武份子鳩山一郎爲總裁，後者爲民政黨の後身，以同樣是齋藤武份子的町田忠治爲總裁，這兩個首領後來都被追放。町田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麥帥發表肅清令後，即退出進步黨，由總務會長齋藤隆夫代行總裁的職務，該黨直到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才由幣原擔任總裁；鳩山則於同年五月四日被麥帥指爲齋藤武份子，脫離自由黨，同月十四日由吉田接受該黨總裁的職務。

這兩個黨，本質上都是反動的保守政黨，祇因牠們有財閥與地主支持，可以在選舉時收買選民，同時又有財閥與地主的代言人即幣原內閣的給與方便，結果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的普選中獲得了多數的議席，即自由黨的一三九名與進步黨的九二名。這樣在衆院全部議員四六六名中，已佔得了半數。可是如果與選舉以前兩黨佔三百餘個議席相較，還是衰退了，這點上，也可看出日本舊支配階級的代表，已漸次被人民所唾棄了。

社會黨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成立，黨首爲片山哲。該黨大體上可說是戰前議會中無產政黨的後身，可是後者在戰前議會所佔的議席，頂多不過十名左右，而這次普選的結果，却獲得了九一名之多。當然，社會黨的內部很複雜，有左右派之分，以西尾、平野等爲中心的右派，毋寧有反動的傾向，但從以社會改良主義爲本質的該黨全體看來，畢竟比自由、進步兩黨爲較近民主，這次普選中獲得了較戰前多至九倍的議席，不能不說是日本人民漸次覺醒的佐證。日本共產黨自日本投降後，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由出獄黨員德田球一、志賀義雄等發表「告人民書」，復於十一月八日舉行該黨全國協議會，十二月一日召開該黨第四次全國大會，並於同月六日選出德田球一爲書記長，從此，該黨即積極進行公開活動；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該黨重要份子野坂參三從延安歸國，於同月十四日由該黨中央委員與野坂參三連名發表聲明，說天皇制必須打倒，皇室存續與否，將來可由民意決定，並強調一切民主主義者必須迅速結成統一戰綫。這是日本共產黨所作歷史性的決定，由於這一決定，清算了德田等初出獄時所主張的暴力革命的路綫，適應了日本人民的現實需要，這事對於該黨的此後的發展上，具有極大的決定作用。結果，在一九四六年的普選中，獲得了五名的議席，可是其所得的票數達二百萬票以上。尤其是勞

動者、學生和醫師，對於該黨的投票率特別高，即有選舉權的勞動者中有百分之四〇，學生有百分之六四，醫師有百分之五〇，都對該黨投票。（據日本「調查時報」的統計）。由此可知，該黨在日本民衆中，已獲得了相當的支援。

以上是一九四六年普選時，日本各政黨的勢力情形。其後，雖有日本舊支配勢力在麥帥的默契之下對民主勢力的壓迫，可是這事反而促進了日本勤勞大眾的覺醒，和對於支配階級的偽裝民主的認識。現在日本投降後的第二次普選，即將於本年四月下旬舉行，其結果如何，固猶未分曉，但自由、進步兩黨可能佔得的議席，必較去年爲減，而社會、共產兩黨的議席亦必將較去年爲增，這是日本國內外一致的預測。

其次，說日本的工運。工運是民主主義化的基礎，所以檢討日本投降後的工運的消長，可以視爲日本民主化基礎增強與否的準繩。日本在戰前，被稱爲工會最盛的時代即一九三五年，工會數爲九一三，會員爲四二〇、五八九人。可是投降以後的情形怎樣？據日本「時事通信社」的發表，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底爲止，工會數爲一五、一七二，會員數爲四、一六八、三〇五人。其後據今年二月初的估計，加入工會的勞動者數至少有六百萬人。這一數字，和戰前的數字相較，顯然表示着日本民主化的基礎是在日益增強之中。

投降以後日本工運的指導機構有三個，即全日本產業別勞動組合會議（略稱產業別會議），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略稱總同盟），和中間派的日本勞動組合會議（略稱日勞會議）。在政治關係上，產別會議與日本共產黨有關，總同盟與社會黨有關，日勞會議則與山川均領導的民主人民聯盟有關。

從戰後日本工運的發展過程說，大體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爲自戰敗至翌年一九四六年二月，幣原內閣發表否認生產管理（即由工人主持經營生產）的聲明爲止；第二期爲自這個聲明發表以後，至同年七月吉田內閣以整理產業爲名實行大量解雇時爲止；第三期則爲自大量解雇至最近爲止的時期。第一期，也可說是工會的復活與無組織的勞動攻勢的時期；日本勞動者受了麥帥司令部的恢復工會、解散財閥、解放農民這三道指令的刺激，對於在戰時發了戰爭財，在戰後又實行「生產怠業」以行存貨的居奇屯積的資本家，訴之以下述的手段，即以新組成的工會爲背景，要求被解雇工人的復工，以行工廠的重開，並實施生產管理，以應付資本家的「生產怠業」，此外並要求提高工資，確立八小時工作制，實行經營的民主化等。特別是產別會議想出的鬥爭手段即生產管理，對當時日本的勞資糾紛的傾向，給與了甚深的影響，這種爭議方法迅速地波及了全國。第二期，也可說是資本家方面反攻的時期。即幣原內閣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發表聲明，指稱生產管理爲違法的行爲，必須加以「斷然的處置」。關於幣原內閣所發的這個聲明，產別會議所屬的工會表示了全面的反對，可是，總同盟的會長松岡駒吉却發表談話，認爲工人的參加生產管理，不應涉及經營，只能限於人事和工作。自此以後，參加爭議的人數雖見減少，可是參加爭議的工會數却有顯著的增加，並且工運漸漸具有政治的色彩，示威運動有了激劇的展開。可是這種激劇展開的勞動者的示威運動，終於在同年五月二十日遭受了麥帥的禁止。這事對於其後不久成立的吉田內閣，給與了鼓勵，即吉田內閣於六月十三日發表「保持社會秩序聲明」，說明有威脅社會秩序之虞的大眾運動必須取締，生產管理並非正當的爭議手段。日本資本家得了這個聲明的鼓勵，一齊開始了反動攻勢了。第三期，可說是資本家實行大量解雇，和工會方面實行猛烈反攻的時期。這時

期大概可包括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後，至最近爲止。在這個時期內日本資本家最初所取的反動攻勢，有一共通之點，就是把工會內處於指導地位的工人首先解雇，以謀工會的成爲無力，甚至變成資本家的御用工會。由於這一手段而取得預期的效果的固然也有，但大體說來，却發生了相反的結果，即工人反而因此能行內部的民主化，加強了工會的組織力。接着而來的資本家的反動攻勢，便是大量解雇，一方面，又唆使他們的代言人吉田內閣於第九十屆議會中提出了勞動爭議調停法，禁止公務員的罷工，并規定強制調停等手段。由於這樣的反動攻勢，反而促進了勞動戰綫的團結與統一。那就是說，本來具有對立意見的產別會議與總同盟，日漸走向共同鬥爭的方向，這事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社會黨發起的全國工會懇談會的舉行，而達到了成熟的機運。而且這個成熟了的共同鬥爭的機運，在其後二個月即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預備實行的八百六十萬人的全國大罷工這事上，表現了其具體的力量。雖然那次預定實行的大罷工，因麥帥的禁止而未能實現，但日本勤勞大眾的團結的力量，却使日本支配階級完全感到戰慄了。

## 五 日本往何處去

最後，我們不妨把上面所述，總括起來作一個結論，以爲解答「日本往何處去」這一問題之助。

日本所負「民主化」這一歷史的使命之達成，必須根本改革日本帝國主義的「封建的、軍事的」特質，可是由於麥帥司令部的溫微乃至保守的施策，以及日本支配階級的保守乃至反動的攻勢，顯然沒有能改革以天皇制、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獨占資本主義制爲構成要素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封建的、軍

事的「特質，這是日本乃至世界的不幸；但一方面，正唯因為這樣雙重的壓迫，反而日益促進了日本勤勞大眾的覺醒與團結。在這樣的現狀之下，我們可以測知日本的前途是：還須要經過相當的黑暗時期，而後能出現建立在民主勢力的基礎上的畫面，完成戰後日本所負的歷史使命。

# 戰後的殖民地解放運動

石嘯冲

##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殖民地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本質上講，跟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誰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乃是帝國主義戰爭（即掠奪的、攫取的、強盜式的戰爭），雙方都是爲了同一目的：瓜分世界、分割與再分割殖民地及財政資本的「勢力範圍」等等。』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戰爭的性質說，顯然不是再分割殖民地及財政資本的「勢力範圍」的掠奪戰爭，而是保衛民主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

由於這次戰爭是民主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英美蘇等國纔在戰爭期中幾次規定了戰爭的目的和政策，並且提出了進步的綱領。例如一九四一年的「大西洋憲章」，明白揭示出這樣的政治原則：

『兩國不自行擴充勢力、領域或其他。』

『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變更，兩國不願其實現。』

『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

一九四二年反軸心的「二十六國宣言」承認「大西洋憲章」是所有國家的共同憲章。

在「大西洋憲章」中雖沒有包括任何解決殖民地問題的方案，但它所揭櫫的一般原則，在某種程度



說，是可以應用到解決殖民地問題上去。就是說：依據「大西洋憲章」的政治原則，可能得到合理的處置殖民地 and 解決殖民地問題。「大西洋憲章」指出：『促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無論勝利或潰敗，對於貿易與原料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而兩國對各國現有的組織，亦當尊重。』『……使各國均能在其疆土之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之保證。』『兩國相信全世界各國，無論為實際的原因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須放棄使用武力。』

再如：一九四三年的「德黑蘭宣言」，它特別強調今後所有聯合國國家要共同創造一種和平，它說：『這種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

『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與積極參加……要消除暴政和奴役、壓迫和苦難。我們一定要歡迎他們，聽他們抉擇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的大家庭裏來。』

在一九四五年的「克里米亞會議報告」上，則揭示：『經由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底密切而繼續合作，以防止侵略並消除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戰爭原因。』

從這些歷史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出一般進步性的政治原則已被提出來，可是這種政治原則是否能被應用作為解決殖民地問題的原則呢？事實的答覆是否定的。

##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擁有殖民地的國家便着手於殖民地復原了。顯然它們忘記了在戰爭期

中，對殖民地人民所許下的諾言和親手簽訂的文告。

英、法、荷等殖民帝國不顧一切的復原了。殖民地人民大聲疾呼：結束帝國主義！自治！獨立！解放！反對帝國主義者復原！

擁有殖民地的國家進行復原工作，殖民地人民也開始作解放鬥爭。

首先，在東南亞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獨立運動。在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亞及緬甸各地，發動了武裝鬥爭。

日本潰敗後，越南宣布為民主共和國。在民主共和國成立前，二萬五千萬僑法越人，在巴黎組成了越南人民代表團，以「備忘錄」送致聯合國臨時委員會，要求允許越南獨立。一九四五年九月初，越南獨立鬥爭開始了。「越南獨立同盟」在河內發表「獨立宣言」，成立共和國臨時政府，從日軍手裏接管東京、安南以及印度支那各區。臨時政府主席胡志明向法方提出牒文申說：今後越南人民對法國的統治誓不接受。同時並聲明：越南人民準備在法軍開到恢復其「統治權」時，以武力抵抗。

接着，西貢越南人民的武裝部隊開始向法國僑民挑戰，要求法國當局結束在越南的統治。法軍在英軍和日軍援助之下，跟「越南獨立同盟」所領導的武裝開始了戰鬥。

與越南發動獨立鬥爭的同時，印度尼西亞人民也開始了解放鬥爭。印尼的民主派在爪哇的泗水成立臨時政府，宣布印度尼西亞為共和國。整個爪哇掀起了反對荷蘭復原的鬥爭。荷蘭政府接收代表普拉斯為印尼人民圍毆，重登英國巡洋艦上。英軍幫助荷軍鎮壓爪哇人民的反抗，在泗水展開了流血的戰鬥。戰火從泗水伸展到三寶壟、萬隆與巴達維亞。

民族解放運動的風暴，把馬來亞和緬甸都捲入了。在馬來亞北部的人民武裝與英軍進行血戰，吉隆坡以及馬來亞城市的人民，自動地召集民衆大會，選舉人民委員會，從日本的手裏接受各個機關，由地方的人民代表組成了人民委員會。值得說明的，人民委員會的組成，是用普選的方式，不分種族，不分男女，一律有平等的投票權。而代表的名額是按照人口多寡做比例。每一個地方選出的代表，先組成區人民委員會。然後再由區代表組成州人民代表會。馬來亞人民這次的普選，是他們歷史上的第一次。這樣的民主政權，也是馬來亞歷史上的第一次。然而，這樣的政權並沒有存在多久，就被英國統治者的血手鎮壓下去。迨馬來亞恢復了殖民地的「秩序」時，這裏出現了另一種的「自治」政府。

在緬甸，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緬甸人民自由聯盟」舉行一次民衆反英大會，它領導十萬人作反英的示威遊行，連續至兩日。他們高呼：「緬甸是緬甸人的緬甸！不是英國人的緬甸！」一致向緬甸總督要求實行自治，成立臨時政府，進行選舉制憲會議，制定憲法等等。但是，緬甸總督表示拒絕。「緬甸人民自由聯盟」却再接再厲地發動反英鬥爭，並宣布緬甸自決。

同一時期，近東同樣掀起了民族解放鬥爭。首先是猶太人的復國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即着手進行復國運動，猶太人不斷的進入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猶太民族主義領導者乃向英國政府呼籲：「打開巴勒斯坦大門！讓猶太人大量的進入！」這時，美國要伸足近東，乃向猶太人示惠，於是杜魯門總統向英國建議：允許十萬猶太人即時移入巴勒斯坦，最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國。但是美國的建議遭到了英國的拒絕。不久，美國又提議組織「英美聯合委員會」，以調查巴勒斯坦的未來地位。一九四六年，「英美聯合委員會」對巴勒斯坦決定了「由聯合國管制的託治方案」之後，猶太人獲

得了英美共同的「援助」，於是源源進入了巴勒斯坦。從此，猶阿兩族的衝突也加劇了。

埃及也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一九四五年九月，埃及學生大會的最高執行會議致函羅英國大使，要求英軍在「流血以前」立刻從埃及撤退。英軍如延緩撤退，將會引起流血！領導埃及爭取獨立鬥爭的，是埃及國民黨。在學生大會對英當局表示態度之後，埃及各大城市普遍的舉行示威運動，要求撤退英軍。英國政府拖延着，於是劇烈的鬥爭便展開了。

敘里亞和黎巴嫩爆發解放鬥爭，在聯合國舊金山會議沒有閉幕之前便發生了，法國當局要在敘里亞和黎巴嫩復員，因此一面與敘里亞進行政治談判，一面佈置復員軍事。一九四五年五月，法國巡洋艦載法軍五百人抵達貝魯特。敘里亞與黎巴嫩的人民，一致對法國表示抗議，發動總罷工。法軍砲轟大馬士革。隨之，敘黎兩國的反法鬥爭如火如茶暴發起來。中經英美出面干涉，法國不得不讓步，跟敘黎兩國談判，法國首先把在黎巴嫩入伍的軍隊移交敘黎兩國，並撤退在貝魯特所設立的參謀部與駐軍。這樣，敘里亞事件告一段落，但這與敘黎兩國人民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

### 三 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現勢

進入一九四六——四七年，全世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比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緊張。

首先，在印度各地爆發了反英運動。孟買十七萬紡織工人大罷工，數萬學生舉行罷課遊行，孟買居民連續暴動三日。在加爾各答數萬飢民舉行示威，在勒克瑙五萬飢民騷動，在納格浦爾印度陸軍譁變，在喀喇蚩發生暴動。整個印度在動盪中。繼之，英國組織一個內閣訪印團與印度國民大會黨及回教聯盟

在西姆拉舉行會議，協商印度獨立問題。在會議期間，回教聯盟表示反對印度各省及各邦的獨立聯邦計劃，他們要求成立「巴基斯坦」。因國民大會黨與回教聯盟的意見互異，西姆拉會議終告失敗。

但是，西姆拉會議的失敗並不是表示印度獨立問題被擱淺，反之，印度爭取獨立的奮鬥更加緊張。「印度呼聲」雜誌著論說：「印度的獨立，不能因西姆拉會議之失敗而受到影響。英國對印度只有一條路，就是無條件的放棄在印度的統治權。」

由於英國在印度保持着殖民地的統治權，所以纔造成了印度內部的困難。英國殖民者爲了維持在印度的統治，歷來是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一面准許由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組織「獨立」的政府，一面又喚使回教聯盟的反動的大地主堅持「巴基斯坦」，跟國民大會黨對立，讓印度永遠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中。

西姆拉會議失敗之後，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在加爾各答、東孟加拉與吡哈爾各地不斷發生流血慘劇，互鬥的雙方，死傷達三萬人，使印度獨立運動的情勢愈趨複雜。本年二月，英首相艾德禮發表了在一九四八年六月把印度政權交給印人的聲明；但是，英國所謂交出印度政權，究竟是否允許印度獨立，還是問題。

第二，說到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解放運動。一九四五年底，英首相艾德禮與荷印副總督范莫克進行關於印尼獨立的談話，英國竭力敦促荷印兩方恢復直接談判。不久，英荷共同擬定一個「開明計劃」，建議整個東印度羣島成立一個共和國，印尼人民有自理內政的權利，但須與荷蘭保持密切關係，在國防、外交及重要事務方面，仍須由荷蘭政府處理。印尼共和國總統蘇卡諾表示不能接受；同時，印尼社會主

義青年團及全印尼的一百三十個團體一致作蘇卡諾政府的後盾。準備為爭取「百分之百的獨立」鬥爭到底。

荷印談判失敗，在爪哇、泗水、三寶瓏一帶，荷印雙方的軍隊在激戰着，印尼的軍事力量不斷地加強，解放地區的範圍擴大，英荷軍的損失在三萬以上，而荷蘭對於爪哇的五一、〇〇〇方哩的面積僅能控制三八〇方哩；在泗水、吧城、萬隆等地方也只能維持部分的交通線；在全部一六四、一四七方哩面積中，僅佔七十六方哩強。一九四六年六月，印尼共和國向荷蘭政府提出「承認印尼共和國對爪哇及蘇門答臘兩地的主權與印尼自由邦憲法」的解決方案，但遭荷蘭政府拒絕，血戰又行開始。十一月中旬，經由英國基里安爵士的調停，荷蘭與印尼共和國在巴達維亞成立了「荷印協定」，協議組織印尼合衆國（United States of Indonesia），但須把印尼所有的島嶼分為三部分，即：(1) 印尼合衆國包括爪哇、蘇門答臘、馬都拉及其周圍島嶼；(2) 荷蘭正式承認印尼共和國；(3) 東印尼共和國包括峇厘島以東到新畿內亞間的島嶼——西里伯斯、希姆拉等地屬於荷蘭自治邦；(4) 婆羅洲屬於荷蘭自治邦。

這個協定是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分而治之」政策的運用，但荷蘭還無誠意接受。協定簽訂後，英軍撤退大部，荷軍還留駐着。於是雙方的軍事行動迄未停止。迨本年三月，荷蘭政府與印尼共和國再在巴達維亞簽訂協定，荷蘭承認印尼共和國在爪哇、蘇門答臘及馬都拉事實上的政權，並規定印尼政府在將來印尼合衆國與荷蘭自治邦中的地位。荷軍佔領區至遲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前逐漸併入印尼共和國的轄境。

這個協定實行之後，固可停止雙方的廝殺，但我們還不能認為這是印尼解放鬥爭的勝利，因為印尼

還未得到「百分之百的獨立！」

第三、越南的獨立運動：越南民族解放鬥爭一直在堅韌地發展着，從臨時政府成立之日起，越南人民就團結在「越盟」的周圍，全國各黨派各階層都在爭取獨立鬥爭中鼓舞着，越南人民武裝控制廣大的地區與法軍對峙。一九四五年三月，法越成立了臨時協定，法國承認越南有自治權，越南臨時政府允許法軍留駐二萬五千人。從這個時候起，臨時政府正式稱爲「越南民主共和國」，法軍開進越北。繼法軍開入越北之後，總督達尙里歐將軍撕毀了協定，法越兩軍衝突又起。達尙里歐表明法國祇承認越南有自治權，它的統治權祇能及於北緯十六度。

同時，達尙里歐另在交趾支那製造一個「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國」，硬把交趾支那在地域上跟越南共和國分開。他企圖利用這有經濟價值的豐饒土地來絞殺那年青的共和國。越盟反對，法越雙方進行着談判，共和政府主席胡志明親自率領代表團到巴黎的封騰布羅宮與法當局商談。商談數週，毫無具體結果。

與封騰布羅會議的同時，達尙里歐在西貢召開交趾支那「代表」會議，他御用這個會議對外聲明承認所謂「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國」，指明它與越南民主政府毫無關係，而具有獨立性。而法國政府亦表示承認這個政府。九月中旬法越成立了協定，協定的中心部分在交趾支那問題上，法國不承認交趾支那是越南共和國的一部分，雙方爭執，迄未獲得協議，最後，法方攫奪海防的海關權，軍事衝突再開始。直至本年，越南共和國始終以血肉爭取它的獨立。而法國對越南現在所採取的政策，仍不外是分化政策，法國殖民者對越南正以武力爲後盾的種種方法，壓迫越盟。新任駐越特派員波拉特對法軍訓令說：「先

擊潰叛軍，然後再在法蘭西聯邦機構內舉行談判。』

看形勢，法越戰爭還不是短期可能停止，而越南要達到完全獨立的目標，尚有一段很艱苦的途程。第四、埃及人民的反英運動：從一九四六年二月開始，埃及反英駐軍的鬥爭就展開了。英埃關係惡化，埃及各地發生暴動。開羅學生數千人舉行示威遊行，開羅市民總罷市，要求英軍立刻退出埃及。同時，埃及各地的騷動，此伏彼起。三月八日，埃及王法魯克派代表團向英方要求立刻撤兵，他申述：要英軍撤出埃及是埃及及人民一致的要求，如果英國不答應，全國勢必發生總暴動。

到五月初，英國政府乃對埃及表示英軍可以撤退，但須締結英埃軍事同盟，作為撤軍的交換條件。接着，英首相艾德里在下院宣布英軍決自埃及撤退。而保守黨領袖邱吉爾大表反對。他說：埃及是大英帝國保衛蘇彝士運河的主要根據地，放棄埃及，即等於毀滅英國在中東的利益，破壞在印度洋與太平洋間的交通，並切斷了大不列顛的生命線。六月初英國再度向埃及建議締結軍事同盟，埃及國民黨反對，英埃談判停頓。在開羅與亞歷山大港，埃及人民又發動大規模的反英運動。

由於埃及民族運動的壓迫，九月間英埃再進行談判修改英埃條約，但英國的企圖使埃及地位實際上毫無變更。他首先迫使埃及總理西得基同意英方所提出的草約。當該約非正式的條文發表時，埃及全國展開了罷課、示威遊行、罷市等抗議的怒潮。最後那個條約沒有簽字，西得基內閣倒了。可是英埃談判還是斷斷續續的進行着。本年英埃談判破裂，破裂的原因，是英國拒絕英軍退出埃及，並反對蘇丹併入埃及。埃及準備向聯合國提出申訴。三月底，英國為了緩和埃及人民的反英運動，把駐開羅的英軍全部撤退，調往蘇彝士運河駐防。英方決定在蘇彝士運河地帶維持陸軍一萬人、空軍四百名。



第五、巴勒斯坦的鬥爭：從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之後，這裏就形成了緊張的局面，表現為猶阿兩族的流血衝突，猶太人與英當局之間的衝突，以及阿拉伯人與英當局之間的衝突。

從表面來觀察，巴勒斯坦的糾紛祇是猶阿兩族的問題。在中東，阿拉伯人達三千三百萬，猶太人祇占六十萬，不及百分之二，但是巴勒斯坦原是猶太族的家鄉，在十六世紀初葉，纔淪於阿拉伯人之手。一九一七年的「貝福宣言」，使猶太人獲得一個復國的根據。一九四五年杜魯門總統允許十萬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的建議，更激動了猶太人回巴勒斯坦的熱望。一九四六年冬，猶太人世界大會在瑞士舉行，出席的代表包括六十六國，擁有會員二百萬，他們一致主張復國。

在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恐怖組織，如伊爾根黨、哈根納黨以及斯騰團，它們爲了反英反阿，都在積極從事地下活動。一九四六年七月炸大衛王旅館，造成流血慘劇，爲了安全防衛，巴勒斯坦政府每年要支出二千萬鎊。直至現在，英猶之間的關係依然緊張着。

再看阿拉伯族，戰後的中東，是阿拉伯人勢力之所在。巴勒斯坦是阿拉伯聯盟的根據地。由於中東的油源，阿拉伯統治地已成爲各帝國主義的爭奪的對象了。而阿拉伯族正挾此以自重，對猶太人的建國運動，當然是激頭激尾的反對。

因此，猶阿兩族的衝突有增無已，同時也反映英美在巴勒斯坦的鬥爭。現在美國不祇要從阿拉伯爭取石油和貿易權，而且要取得戰略據點。這跟英國在近東的利益是衝突的。美國爲了加強自己在近東的地位，它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阿兩族的聯合國家。而英國爲了鞏固其在巴勒斯坦既得的權益，猶阿兩族的對立，巴勒斯坦的分裂，對它是有利的；它希望巴勒斯坦至多是表面上的獨立，實質上必須

是英國的附庸。因此，英國對巴勒斯坦採取的政策，是挑撥猶阿兩族使它們永遠的衝突，以延長它在巴勒斯坦的統治。

然而，巴勒斯坦的緊張局面必須緩和，英國於本年二月向猶阿兩方提出一個新方案，主要的提議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五年託管制，俾能召開制憲會議，產生一部永久的憲法，而在託管期間，邀請猶阿兩族人士組織一個諮詢委員會，以協助英人主持下的巴勒斯坦政府。猶阿代表堅拒英國的新方案；猶太方面要求繼續增加移民，擴大猶太人的領土，建立猶太國；阿拉伯人則要求立即宣告巴勒斯坦為獨立國，停止猶太移民，並保護阿拉伯土地。雙方的爭執不已，以致問題無法解決。

但巴勒斯坦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解決的辦法，必須英國放棄它的兩面政策，必須美國停止它對巴勒斯坦的攻勢，然後把這個問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根據民族糾紛的原則秉公處理，使巴勒斯坦成爲一個獨立國，猶阿兩族是可以共同生活於民主政府之下的。

第六、菲律賓的「獨立」與內戰：一九四六年七月，菲律賓宣布「獨立」了。從獨立之日起，美國表明撤回在菲律賓的主權。但揆之實際，菲律賓是否獨立了呢？

首先要看美國在菲島所執行的政策。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曾發表一本格洛賽所作的「論菲律賓獨立」的小冊子，他指出：「菲律賓從解放以來，美國在該島所執行的政策，以及美國復員的目的，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與軍事上，都是照舊控制菲律賓。」本年三月，美國國會所通過的「菲律賓貿易法案」，使菲島在經濟上繼續成爲美國的殖民地。

今天統治菲律賓的總統羅哈斯，不是菲島人民選出的，而是美國當局麥克阿瑟指定的。羅哈斯在第十

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曾與日人合作，鎮壓菲島上抗日的人民游擊隊，他替美國老闆保護在菲島的產業。因此，美國當局支持他做總統，要他更對美國效勞。

羅哈斯執政以來，實行着反動的政策，引起全島的騷動。人民抗日游擊隊在菲島人民支持之下展開了反抗羅哈斯的鬥爭。從一九四六年九月起，大規模的內戰，在呂宋島中部發生了。

人民抗日游擊隊創立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在日軍佔領時期及美軍登陸以後，建有戰績，並樹立了地方民主政權。他們在菲島中部實行土地改革，獲得菲島人民的熱烈擁護。一九四五年二月，麥克阿瑟登陸，却繳了他們一部分的鎗械。之後，他們全部退入呂宋的山地。羅哈斯掌握政權後，以憲警控制各個地區，繼續執行繳游擊隊鎗械的政策。於是內戰在菲島燃燒着。

第七、朝鮮的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解放之後的朝鮮，存在着這樣在北緯三十八度以北是蘇軍的佔領區，以南是美軍的佔領區的局面。北部朝鮮由蘇軍控制，南部朝鮮由美軍控制。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決定朝鮮由中蘇美英四國託治五年。這曾經引起許多朝鮮人士的反對。

同時，在北部朝鮮與南部朝鮮，蘇美兩國執行着不同的政策。蘇方對朝鮮的奸逆一律拘禁起來，對民主勢力予以扶植，並認真的沒收敵逆財產，實行土地改革，發展工商經濟。而美方則儘量援用有經濟力量的奸僞，鎮壓朝鮮的民主勢力，對敵僞財產的處理，並不嚴格，而土地改革更談不到，因而經濟日萎，工商業凋敝，工潮嚴重。

南北朝鮮正向着民主與反民主兩個方向走，這充分反映美蘇遠東政策的不同。北部朝鮮已經有了民主政府，產生了「臨時人民委員會」這樣的中央機構，一切政治上的措施，都獲得了朝鮮人民的擁護。

反之，南部朝鮮的情形。適得其反，那裏的反對派得到美方的支持與庇護，倒行逆施，建立主義道路上去，美國從而保持着強大的管制權。因此，朝鮮還在半明半暗中，但民主的光明，照耀着廣大的朝鮮人民的眼睛。

第八、緬甸人民的獨立運動：緬甸人民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開始的獨立鬥爭，一直沒有間歇過。領導鬥爭的是「緬甸人民自由聯盟」。一九四六年六月，緬甸人民舉行一次五萬人的示威遊行，反對英國的高壓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英國對緬甸的政策，同統治印度及其他殖民地是一樣的，還是沿用舊方法從事鎮壓，愈益激起了緬甸人民的憤怒，要求獨立與打倒英帝國主義的呼聲響徹大地！「緬甸人民自由聯盟」爲了爭取獨立，號召緬甸志願軍動員起來，並發起百萬會員的徵求運動。緬甸青年響應這次號召，在一個月之間就有二萬人參加。

英國對緬甸的處理，有兩種意見：共產黨和工黨裏的進步議員，大都主張滿足緬甸獨立的願望，並承認緬甸志願軍爲緬甸軍隊的幹部。而保守黨的頑固分子主張對緬甸採取懷柔政策，對「自由聯盟」和志願軍加以鎮壓，允許緬甸在三年之後獲得自治領地位。

緬甸人民在鬥爭着，英國則用分化的手段，破壞緬甸的獨立運動。本年四月，它允許緬甸臨時政府總理昂山負責組織制憲議會，在七百五十萬選民中，「緬甸人民自由聯盟」及共產黨在制憲議會中，當選了二百五十名議員。

但同時，「緬甸人民自由聯盟」和緬甸共產黨却在緬甸中部納特慕克城成立政府，自組警察，自設

法院，並執行一切的行政權力。全緬農會更決議發動農民革命，組織紅衫軍，拒絕向臨時政府納稅，納捐，反對英印軍的壓迫，要求英國政府立刻承認緬甸的獨立。鬥爭，方興未艾。以上是世界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剪影。

#### 四 帝國主義的喪鐘響了

我們從世界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的剪影看來，可以總結的說，殖民地的解放鬥爭是不可遏止的，並且發展到與宗主國死拼的形勢，這種死拼，說明了殖民地人民在這樣戰爭中壯大了自己的鬥爭力量，和有着自己的遠大的政治目標。這與一九一八年以後的整個時期，完全不同。顯然是戰爭教育了殖民地人民，他們贏得了進步，自然要爭取解放。

再說今天的歷史環境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相比，沒有相同之點，因為那時主宰殖民地命運的是英法殖民集團，當前從事解決殖民地問題的，則是英美蘇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這顯示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鬥爭是處在有利的地位。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殖民地解放運動就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高潮，並且獲得了相當的勝利，雖然這些勝利還是初步的，但亦足以鼓舞各殖民地人民的奮鬥精神，使他們了解怎樣去爭取勝利。在檢討近兩年來的解放鬥爭中，一般的說，殖民地人民是更聰明了，不管宗主國用如何巧妙的方法欺騙他們，但他們終不為所動，堅韌的鬥爭着。而各個宗主國顯然放棄了直接鎮壓的方式，以允許「獨立」拖的方式，來緩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此外，他們更巧妙的實行分化政策，讓殖民地解放陣線破裂，甚至自相殘殺，從中扶植反動勢力，以削弱和打擊解放陣線的力量。比如：法國在越南所採取的，荷蘭在印尼所採取的，英國在印度、緬甸、巴勒斯坦所採取的，美國在朝鮮、菲律賓所採取的，便是典型的例子。

最後，應該指出的，殖民地人民解放鬥爭還在發展着，在爭取着獨立自由的殖民地人民，已經不是帝國主義壓搾的對象，而是以實際行動掙脫桎梏的自由主人了。

這是：說帝國主義的喪鐘響了，任何強國還想維持殖民地制度，或企圖用新方法奪取殖民地，最後必然自食其果！

(完)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新中華叢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各國情勢（全一冊）

◎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新中華雜誌社

發行人 顧樹森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1520B





(13439)

1655474